

軍四字從之

甲子上御幄殿閱試武舉人弓馬 詔州人陳裕特補進武校尉充廣東經略司指使賜紫羅衫銀束帶以本司發到武藝程試合格也 起居舍人任申先兼權中書舍人 尚書倉部員外郎章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乙丑詔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省山免審量許磨勘省山大臨子也初以補治三陵堤堰改京秩例當削官趙鼎以故家特有是命

丙寅以平湖賊及虔州諸盜德音降湖廣江西二十一州死罪以下囚徒杖並放時潭柳鼎澧岳復循梅惠英廣處吉撫汀南雄州荆南府南安臨江軍皆寇所蹂踐及軍行所歷州州被賊之家驗實與免科差及拖欠積欠各二年虔州強盜並依格追納賞錢免拘籍田產除已出賣外如子孫見存驗實給還應民田官中見拘作營田者許請認歸業應緣捕捉防托團結海船人戶實曾立功之人並量度推恩

丁卯故特進申國公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己未詔書也初議取惇卞親戚在朝者併黜之趙鼎請黜子孫而不及親戚上曰仲尼不為己甚如此行遣酌中翌日以惇孫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傑知婺州太府寺丞僅提舉江東常



平茶鹽公事給事中廖剛封還勅黃言傑僅賢否固未論蓋未聞  
方暴其人之罪惡以正典刑而擇官以處其子孫者也娶為名郡  
傑以宮祠得之不謂之遷可乎監丞平出纔當通判耳僅提舉一  
路號稱使者非遷而何臣恐天下有以議政刑之得失號令之不  
常如此何足以示勸懲臣願姑依以降指揮與僅等在外合入差  
遣毋令太優庶解中外之惑事干國體臣不得而默乃詔二人並  
與在外宮觀中興聖政史臣曰理能正于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  
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為之也必有害  
常醜正者取三綱九法汨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之不  
泯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哉理在其心者固  
先之矣紹聖二奸為國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淮東宣撫使  
高宗誅姦于既死其得撥亂反正之理乎

韓世忠妻秦國夫人梁氏卒詔賜銀帛五百兩匹 尚書駕部員

世忠故有是命後二日詔沂中落階官為密州觀察使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遣行張浚以沂中助世忠事詳見三月乙亥趙密事內右朝奉大夫王約

監行在交子務 詔諸路常平司於管下客旅會聚州軍權置市

易務候事平日罷用都省奏也

已未遣樞戶部侍郎劉寧止往鎮江總領三宣托司錢糧尚書右

僕射張浚言所用錢糧雖各有立定窠名及專委司漕臣應辦自來

多是互相占吝不肯公共那移因致闕乏動經旬月深慮生事望

於戶部長貳內輸那一負前來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應辦故

有是旨寧止請諸路監司州縣事干錢糧如有違慢許臣奏劾重

寘典憲內通判以下一面對移沿邊州縣依條取勘從之寧止申請在是



月丙寅

辛酉樞主管侍衛馬軍公事解潛魚樞殿前司帶御器械劉錡魚  
樞提卒宿衛親兵以楊沂中出戍故也 是日韓世忠自淮陽引  
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于金  
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率一烽每之  
至是城中卒六烽劉倪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援于江東宣  
抚使張俊不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  
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  
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趙雄樞世忠碑云攻淮陽且暮且下會詔  
班師王亟還此與趙姓之遺史所書不同

按世忠實以無援而退非得城而不取也今從遺史碑又云大敗  
敵衆暴屍三十里恐亦不然蓋雄所撰碑第據當時功狀不參考  
他書故也 今不盡取 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督行府悉授田居之上聞  
詔州縣存恤之毋令失所 詔州縣存恤  
在四月丁未

壬戌詔折彥質兼樞參知政事 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言兩路  
州縣官有蠹政害民賊污不法之人乞許本司一面對移事重者  
放罷具事聞奏從之 直龍圖閣江東轉運使向子諲陞秘閣修  
撰子諲赴都堂稟議上召見進職遣還 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江  
淮屯田誠財用之本然使兵民並耕則不能無侵擾之患臣愚以為  
必無願耕之民然後使揀退之兵如此則軍民兩得其宜於事為  
當詔送都督行府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明州從所請也中書  
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與求繳詞頭他書不載今以與求  
今以趙需劾申先章疏修入與求  
乞宮觀改提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 詔臨安府民間僦舍錢  
不以多寡並三分中減一分白地錢減四分之一 是日觀文殿  
大學士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於內殿前一日綱入國門趙鼎  
奏已有旨內引然來日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宮中每日食後畧  
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自可引對鼎對曰陛下  
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上  
諭綱曰浚自當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  
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  
之

丙寅詔諸軍器甲漸已足備自今置到軍器寺並於內軍器庫樁  
管雖奉特旨亦許執奏

是月加封梁瀘州刺史陸弼為靈濟昭烈王弼咸陽人天監中卒  
於郡還葬射洪之白崖山下因廟祀焉後又加助順佑德四字十  
三年五月加助順二十  
三年二月又加佑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三

紹興五年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耆戶長顧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旱用都省請也

封吳才人母孺人張氏為咸寧郡夫人弟世景蓋並補承信郎

壬申徽猷閣待制樞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屬郡守趙承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銳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鼎曰陸如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 武功大夫薛紘落致仕克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吳玠請也 詔知昌川文正論知懷



安軍呂協中知中江縣鮮于戢知鄴縣程果知小溪縣高岑各進一官以潼川諸司按令審擇所部守令功狀以聞故有是命 觀文殿李士知紹興府孟庾乞許便宜從事詔遇邊机調發軍馬不可俟報者權許便宜行訖以聞俟過防秋如舊

癸酉右朝奉議郎淮西宣撫司幹辦公事韓元傑知濠州用劉光世奏也濠州自建炎以來就命寇降寇為郡及是始用文臣

甲戌大理評事諸葛行仁獻家藏書籍萬有一千五百卷詔補其家將士即一資行仁辭乞為父愷愷通直郎仍舊致仕從之 尚

書省言封州引試奉人差石迪功即陳煥充考試官不應格詔本路漕臣特降二官 詔進士唱名依故事令館職殿上侍立用秘

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請也

徽閣待制提卒江州太平觀季陵

卒於廣州

乙亥上御射殿賜進士江洋等

洋初見三年三月

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

時石修職即黃中對策言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西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念及此豈不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耶今天下之弊可謂極矣臣不能以徧奉要之非蹈常襲故者所能為也臣愚以為獨在于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



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磨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為之  
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為可後父兄之恥為  
可雪也陛下欲實惠及民當先為省財之術宜約祖宗兵數立為  
定制自今募兵皆以年二十以上至年五十而罷遣之痛削任子  
之法縱未能如祖宗之數要亦不可過三歲取士之制此省財之一  
端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己而已臣不知陛下  
之志將行帝王之道耶抑將為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  
意為言則帝王之道陛下固知之矣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為可以  
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夫都邑之遷  
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却政事之措劃人才之進退皆當今之  
大事而不可不為者及紛紛不定則陛下所以為自治之計從可  
知矣臣恐敵國之有以窺陛下也彼劉豫之為逆臣神人共憤固  
不當與之較彼此之勢然使彼一旦遽能遷善而改過發政而施  
仁有以深服於人心則陛下之勢豈不危哉願陛下以混一區宇  
為心使施設措注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  
盛德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率六師削平蕃偽所謂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今日之事陛  
下將責之宰相興利而除害耶苟非陛下信之篤而用之專如齊  
小白之於管仲則宰相之矣者方且畏權而避嫌而其不矣者又  
將因循以敗事矣將責之臺諫使之進矣而退姦耶苟非陛下諫



則必行言則必聽如唐太宗之於魏鄭公則臺諫之矣者方且量力而就規而其不矣者又將觀望而言事矣又將責之山林特起之士使之獻可而替否耶苟非陛下盡禮以致之克己以從之若蜀先主之於諸葛亮則山林之士其矣者方且奉身而退而其不矣者又將諂諛以求進矣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為首選輔臣奏中係有官人上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俊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第一

朱勝非秀水錄云趙鼎作相殿

試策不問程文善否但用程頤書多者為上科是歲狀元汪洋按黃中策乃不用頤書與勝非所云不合時歲新復詩賦上欲重其選策試日謂大臣曰詩賦取士累年未聞有卓然可

稱者俟唱名日可將省試詩賦高等人特與陞甲以勸多士遂詔省試魁賦鄭厚循二次與陞擢差遣中潛善族孫厚莆田人也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詔五路人依祖宗故事與陞等而取應宗子不尤等四人武奉正奏名進士張深等五人亦次第補官自是以為例

熊克小歷云鄭厚特依第三名今從厚所上辭

免劄子按日歷厚紹興八年十月以左從事即上殿十年正月戊戌以左從事即泉州觀察推官衝替克實甚誤

丁丑中書舍人朱震言竊見將作監丞郭千里畜養倡婦侵奪民田嘗經按治雖得遠闕終非所宜望賜寢罷從之

以後省而按吏頃所未有故著之

庚辰石朝奉郎江漢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漢不審量又得祠當考

辛巳中書舍人朱震徽猷閣待制魚史館修撰范冲以資善堂職



同班入對 左朝奉郎通判平江府梁弁為監察御史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承平時陝西平邊人馬亦未必如此皆階下累年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敵人奄至淮甸賴陛下英斷決策向前遂使敵計盡廢然亦恃此事力可以扞敵故也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也已無江浙矣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

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岳飛檢校少保賞功也

右朝散郎前樞樞密院計議官湖南路幹辦公事馮楸言遂寧諸縣自康定年立法以稅雜錢一千一百一十文折一匹緇今潼川路隨軍漕司行下新科約乃以六百文折一匹緇又不許納正色

每匹估錢七千五百文乞改正 詔宣抚司覺察 詔川陝宣抚司

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礼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以范冲舟有請也徽猷閣待制提卒臨安府洞霄宮張灝卒於開州

癸未太常寺少卿陳楠直龍圖閣知泉州尚書刑部員外郎范方直方直秘閣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時海寇未平故命楠出守

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弁試太常少卿監察御史錢葉為都官員外郎甲申資政殿大率士提卒萬壽觀魚侍讀張守自福州入見命坐賜茶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及進呈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



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鼎搯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上起立拱  
觀禮畢復御坐賜鼎以下銀合茶葉又延鼎冲陞殿命坐賜茶後  
三日制鼎進二官為左光祿大夫冲及直史館任申先著作佐郎  
張九成李公懋校勘李彌正喻樗前史官常同王居正劉大中熊  
彥詩環中並進一官校勘合理王蘋鄧名世改京秩鼎四辞不拜  
冲等亦以未終篇為言詔將來即次進書了畢更不推息冲等乃  
受命九成言在官未及一月最無功乃命俟終篇進秩於是提奉  
諸司宣慶使明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兼內侍省都知梁邦  
彥以勞遷景福殿使而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張令  
亦進一官自後進書率如此例降迪功即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羅  
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為官戶仍理選限日歷無此今以  
九年吏部申詔臨安府在城寄付兌便錢會子毋得出門仍依  
在京小平錢法定刑名用守臣梁汝嘉請也都人不以為便翌  
日遽罷之

丁亥都督行府言契勘屯駐軍馬比去歲其數過倍費用浩瀚皆  
自行在措置應副比常置司講究近畫旨並罷即裏外軍國之費  
除茶鹽課入外止仰上供錢物資助不容少有違欠而當職官往  
往循習積弊罕肯留心居常則緩催理以沽名譽急闕則太搔擾  
以資吏姦理合嚴行戒飭詔戶部開坐州軍應干上供錢物糧斛  
紬絹絲綿等合起發行在名色數目鏤板遍下監司州郡通知當



職官各仰身體今來訓誡之意當思國步艱虞屯兵衆廣用度增多恪守條令悉心措置專意收簇如期起發資助軍國大計監司常切點檢催督戶部每限類聚每路每川有無拖欠開具以聞如敢違慢或循情縱弛即依條劾罪當議重加懲責以為官吏不恤國事之誠監司戶部失覈察御史臺得以彈奏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臣比聞朝廷用任伯雨章疏追治章惇蔡卞以誣謗宣仁之罪謫授散秩子孫補外臣係是章惇家姻戚即欲具奏乞解職任緣臣初除言事官日首蒙陛下賜宣諭此事仍奏全訓有排浮議而用臣之語臣亦自以去惇之亡已數十年耳目之所不接似無所礙故不敢引此以請伏思數日臣既待罪言責以陛下聽納之深每有論奏不敢觀望願避上負知遇竊慮臣今後論事之際不無間嫌反復孰計義當引去伏望聖慈許臣解罷前件職任除在外合入差遣或宮觀一次不許然祖信不自安未幾卒去

常州言民潘念八剔肝愈父病詔依格倍給米帛仍常存恤之

戊子史館奏乞將宗澤行實與汪伯彥等所編元帥府事迹參照具錄進呈斷自聖意付之史官上曰朕昨以使事至河北逮今年當時事歷歷可記也趙鼎等曰臣聞澤嘗勸陛下勿為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然主雲之死乃邦人疑其為姦細而殺之澤不為無力鼎曰使澤一言以留陛下此天意至于澤不能救雲之死豈得無過然事有重輕 左從事即蔡安強特改左宣教即安



強比陽人以荐對改官遂命為諸王宮大小李教授

乙丑左朝散郎大夫新知州余應求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應求坐李剛累久廢至是稍祿之 勅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  
祖嫌名洋年十八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  
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閎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閎言儒行  
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夸盖出于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  
李者知圣李淵淵源而不惑于雜上從之 左廸功即雅州嚴道  
縣尉謝惇德特改左宣教即簽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  
論可采也惇德六策一曰正國體大畧謂天下治乱如人身之安  
危人稟陰陽以生陽為正氣陰為邪氣以一身而論天下則近忠

良布直道遵古法施善教省費用守謙恭皆正氣也近淫僻信諛  
言任獨見施虐政貪財貨崇奢侈皆邪氣也崇觀之失在邪勝正  
也反崇觀之說失監於祖宗成憲則國祚強二曰正身大略謂人  
主一身神明之宅也仁義禮樂之器也政教法度之本也邪正矣  
愚之鑑也朝廷百官之儀也四方萬國之表也若夫飾偽矯誣以  
以幸人之不知是不能安其宅暴虐殘賊以傷一氣之和是不能  
守其器劾僻乱常以傾先王之治是不能立其本喜諛悅佞以塞  
忠直之路是不能明其鑑私嬖權倖以掩白日之光是不能肅其  
儀逸豫敗度以毀威儀之則是不能端其表三代唐漢之亡未有  
不由是也三曰求美大略謂大人君未嘗不欲治矣者未嘗不欲



仕振古以來致治之君成功之矣如此其少何哉當秦隋之季非無矣也在上者恃侈靡之驕恣淫慾之私縱悅佞之辟以害正直而驅之使避地也漢唐之興非多矣也在上者恭而不驕公而不私正而不僻屈已尊道而矣者樂為之用也有天下者其可不鑒四曰奉天大畧為君之奉天猶臣之事君子之事父也探之天理豈使一人壞法亂紀縱其私欲棄民而弗保乎君棄其民天亦棄之君殘其民天亦殘之今國家艱寇盜尚熾天未悔禍陛下誠能盡誠以事天籲俊尊矣以具愛民保民之政則佑德助順將無所不致矣五曰愛民大畧謂天下之得失在於愛民與不愛民昔漢之興困於平城危於呂氏顛蹙於七國篡奪於王莽而漢終不亡者蓋當時人心思漢甚如飢渴則民未厭漢故也必俟黨錮成訟君子盡誅小人盈廷民大失望而後亡唐之興危於武后殆于韋庶人奔走於安史幾亡於奉天而唐終不亡蓋於時朱滔謀叛無樂從者則民心未厭唐故也必俟白馬禍具君子盡戮小人滿朝民大失望而後亡臣未見不愛民而能具國家保社稷傳之無窮者也六曰服四裔大畧謂天地之法嘗嚴于中國而畧於四裔嚴於中國故尚教化而以道德為強畧於四裔故尚殺戮而以兵甲為強中國之君有能嚴申兵甲之備而不失之虛持威福之柄而不失之弱聰明作哲而不失之蔽嚴恭寅畏而不失之驕政教詳明而不失之亂天將誘之福之迪之啓之助之彼人之強者孰能勝



天哉惇德依政人時年且七十矣既受命又為表以謝大略謂天  
息榮被而不蒙朝廷推愛民之心行愛民之政是有益於臣無補  
於國大非臣之素願後二歲卒於家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帙賜趙鼎翌日鼎奏謝上曰尚所載君臣  
相戒勅之言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

辛卯端明殿李士提李夙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復資政殿  
李士 中侍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統制權主  
管殿前司公事提本宿衛親兵楊沂中權發廊延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自渡江後諸將為統制軍馬者必以資序帶六等兵官沂中  
以扈衛之勞特陞等也

壬辰詔元符上書邪說尤甚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  
並與一子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  
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下有敢言之  
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太上皇帝皆此類也唐太宗時馬周  
上書言貞觀初米斗直一縑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憂憐之也  
今一縑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也其言可  
謂切至矣太宗亦憂容之復加擢用如柔中等子孫與一文李不  
為過當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上曰臣幸因輪對輒撰成書一  
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萬幾之暇留神省覽  
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事既多必有不合全心處上曰



朕覽天下奏章不如此朝廷初無拒諫之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全諭人臣進言若皆合圣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為上曰不惟已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中侍大夫華州觀察使解潛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所部將佐軍兵義兵敢勇效用並隸本司使換資序請給如舊仍速赴行在供職潛部曲僅三千餘人老弱減汰者三之一為故遼宣徽北院使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劉彥昇特贈左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武翼大夫迥援例有請也

甲午詔自今用恩例陳乞嶽廟人並令吏部勘當有無違礙申省初趙鼎欲優西北故家子孫之落南者不俟年及率以祠祿處之遂換陞官理資任終身不復銓試論者數以為言至是始條約為太常謚故相劉摯曰正肅既而其家言正字犯摯父名乃更為忠肅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携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戒自言恐忤圣意惟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豈罪言者朕意自欲賞之沈與求曰陛下容納忠言如此使臣下忘忌諱思有以仰裨圣德何患不



聞盡言上曰戒言朕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心此言良是朕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于太祖以神武創業朕誠不及也鼎曰陛下以仁宗皇帝為法此乃中興之基本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之行事自然合若符節 太府寺寺丞徐度樞密院編修官李誼左迪功郎孫雄飛並守秘書省正字 故寶文閣直學士王古盡還合得恩澤

古元符戶部尚書黨籍待制以上第二十九人温州安置

丙申鄉貢進士翁績以軍功補下州文李績崇安人

丁酉樞戶部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上曰今中外大小之臣罕肯

任責若人人體國以公事同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節省積少

成多唯瞻軍賞功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經意於

常賦惰慢尸素者戶部宜糾劾之當議竄責

十一月丙戌所書章疏恐可附此

戊戌徽猷閣待制趙子洳復徽猷閣李士知西外宗正事子洳宣

政間依梁師成以進趙鼎引用之

此據朱勝非閑居錄附入詳具七月壬辰免審量濫賞注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名雷州寇準廟口旗忠

自靖康之末兩河之民不從金者皆於太行山保聚太原太原義士張橫者有衆二千來往嵐憲之間是秋敗金人於憲州擒其首將又有梁青者懷衛間人聚衆數千人破神山縣平陽府判官鄭奭以大軍討之不敢進居數日都制烏瑪刺引騎五百與奭會深



會深誚之乃併其兵與青戰兵敗為青所殺此據張匯節要修入  
青有衆近四十人二人共無六十人對敵六千人匯稱橫有衆十八人  
歷乃稱橫有衆二千青有衆四千未知克誤或傳寫者誤以十為  
也千 金主以右副元帥魯王昌為左元帥左監軍潘王宗弼為右  
元帥右監軍薩里干為左監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冬十月庚子朔賜宰相趙鼎銀帛五百匹西對衣金帶一子六品服鼎力辭進書轉官故用元豐舊制而有是賜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試宗正少卿 詔戶部鑄板下江浙荆湖旱傷州縣奉行寬恤指揮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晴而併及鷄鴨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誦上德以為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患在州縣不能推廣德意而加實惠於民故有是旨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金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入犯當以鷄鴨諫議拒之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六月又云時詔禁屠以禱兩霈言自來上禁猪



羊而不及鵝鴨請併禁之皆小誤此事  
非需建請兼需六月間亦未為諫議也

左朝奉大夫陳堯臣罷

宮觀追奪所叙一官堯臣以表謝上有云孟軻豈畏於減倉武叔  
何傷於夫子殿中侍御史王縉劾其不恭故絀

辛丑詔四川沿邊州縣城寨官及一時應副軍期並委宣撫司選  
差其堂除併本路闕窠皆從舊制用都督行府請也

壬寅秘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轉對上諭曰朕妙選天下士而省  
殿榜首皆卿門人九成頓首謝九成言我宋得天下以來其相傳  
家法臣輒斷之以一言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獄陛下臨  
御以來每以省刑為急州縣小吏亦知仰體聖意每於其情可憫  
其法可疑未嘗不敷奏以廣陛下好之德而崇牘既多棘寺理官

倦於披閱必求小故中以深文天意難欺人命至重陛下有恤刑

之意而理官無致主之忠原其用心出於不逮臣愚欲計理官若  
干人立為定數凡天下獄案來上序其先後輪次看詳凡幾人並

減磨勘庶幾力有所分心當專一足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事下

刑部後不行

九成所奏以是月甲辰送部

左修職郎監懷安軍清酒務何伯

熊為左承事郎充勅令所刪定官左宣教郎潼州府路兵馬都鈐

轄司幹辦公事李弼直為太常博士二人皆蜀人弼直宣和間官  
大學生主張元祐學術送吏部至是並召對而命之尚書右僕

射張浚引疾乞奉祠其言有曰臣寢叨委使獨荷簡知不懲妄作

之愆數至煩言之及詔不許仍趣赴闕

浚引疾必有故當考

是日上遣中



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等奏謝上曰朕觀鴻鴈車攻  
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  
內修外攘鼎曰陛下<sub>下</sub>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武節大夫楊子儀為環慶路兵馬鈐轄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子儀  
父可昇守慶陽為金所殺故錄之 詔川陝宣撫副使邵溥同提

舉買馬官趙開措置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  
起綱赴行在其後開言三郡蕃部自來不係產馬地分兼威茂山

路險惡仍隔繩橋即無馬路且去成都最近所有道路更不開廣  
令人馬通行兼威州後蕃有路接連熙何蕃部切恐茶貨轉至後

蕃路開生路引惹邊事溥因言探報慕容洵常有窺伺疊宕州侵  
犯州蜀之意雖未委虛寔不可不過為隄備議遂寢 溥以明年二  
月丙寅奏至

甲辰右朝奉郎新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范正国罷正国初  
自廣西漕召歸既對賜三品服以為江東轉運判官 四月  
庚戌 正国憚

其難乞守郡後旬日改嚴州未行復有是命 九月  
乙丑 中書舍人胡寅  
言陛下加惠元祐勲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寃又錄用其子孫

以至公之義昭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  
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

無所不至外臺耳目之寄率勸列城非鮮廉寡恥者之所宜處也  
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疎族比其薨謝子

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国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歆



官其諸子之在襁褓者而親兄之子年已長大貧窶不能自存反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是亦可謂不肖子矣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拖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劬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戶彰勲賢之遺烈也疏奏詔正國與宮觀 是日經筵開講故事秋講以中秋前開及冬至罷至是以親試舉人故却日焉

乙巳監察御史周葵守殿中侍御史 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為二十萬

八年六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丙午復高郵縣為軍以知縣兼軍事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應州縣納到米數並別處椿管不得擅有支動其有支移折變及就便輪納去處並通計一縣合收之數截留下戶苗米於本縣送納上戶折變數多願就納本色者聽從便庶幾有以備水旱之變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飢欲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恒為憂常平法自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攻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乃以縉所奏付戶部後不行

己酉罷宮觀月破供給錢自蔡京用事始初祠官供給庶官依本



資序降二等李士以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 都督行府言五馬山車股寨忠義首領沙真遣其徒趙

元來白事乃補進義副尉令復往撫諭

書此以見五馬山猶在沙真其姓名大與趙姓之所

記中山殺陳亨伯之人同當考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賊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動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曰蒙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効愚計趙鼎沈典求曰湖湘既則川陝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之圖詔浚母慶国大夫人計氏進對蜀国兄直徽猷閣浚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西親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于天下国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不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寔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国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志憂国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



百姓方其一念之征其畫為陽恭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恭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途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泰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馬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言者謂州縣之間任職最劇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理宜慎擇而委任之然銓部注擬之法悉限以資格雖貪懦鄙朴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邑得以自擇今之大邑戶口之衆財賦之廣其寔一郡也任非其人而望賦後清平閭里安帖豈不難哉欲望朝廷行下逐路監司守帥條其逐路邑之最劇繁而戶口至多者三五處朝廷遴選清平明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往為之稍優其祿廩而略其細故任滿日別考治狀而優擢之以為能吏之勸寔恤民利國之要術也詔吏措置

辛亥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太宗正事士儂入對士儂至平江省墓過因門故也

癸丑保義節度使朱聰克都督府水軍統領初聰率其徒數百人掠濱海州縣詔以承信節度使招之聰不滿意知泉州連南夫恐其逸去以便宜補聰武節節度使喜乞以所部海舟三十屯鎮江故有是命



甲寅手詔撫諭江淮諸大帥尚書右司員外郎何慤引張浚親嫌故也右迪功郎陳淵充樞密院編修官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瑾之諸孫有學有文通達世務自瑾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困於飢寒負材未試善類嗟措少加任使必有可觀故有是命左朝散郎何鑄克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鑄餘杭人也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文廣以興平湖寇之勞遷武略大夫

乙卯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席益為資致殿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先是川峽宣撫副使吳玠與都轉運使趙開不咸玠疊以饋餉不給訴于朝開亦稱老病求罷故命益往帥詔以益前執政序位在

宣撫副使之上遂州兵馬並隸大使司如邊防切緊大事即令宣撫司處置其調發隸都督府十一月丁亥降旨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官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辟客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辞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

稷為已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綱請過闕入覲上

許之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李綱拜相再閱月御史張浚黃潛善所引力攻綱至泛海南浚出使陝蜀富平之後追還薄謹俾居福州而綱自南遷回亦寓是州馬先是綱百計求復用富於財交結中外不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財可以傾心結納浚亦自云



深悔前日之言相與歡甚紹興四年冬金齊合兵犯淮泗朝廷震  
恐宰相趙鼎者嘗失身於偽楚初無敢薦者而後獨薦為言事官  
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召命下綱瞽行百餘奩皆珍  
異之物又以論時事既托之浚至行在即日進綱疏且降語獎諭  
明年敵退鼎左相並兼都督即起綱帥豫章許其入覲又曰李綱  
靖康初以右丞充御營使謀劫敵若失利罷政遂與復闕之變京  
城大亂淵聖益懼於是賜予無度晝夜絡繹擁集門巷行路不通  
有人約計物價百啻百餘萬緡三月太上皇歸自江浙以綱為迎  
奉使上皇畏之羣闖尤畏之日加重賜隨行珍奇既盡至解御服  
犀帶賜之宸翰褒嘉其寔壘告聞者扼腕至於拜綱宣撫使往授  
太原賜予金二萬兩他物稱此由是綱之私藏過於國帑多矣乃  
厚自奉養侍妾歌童衣服飲食凡資身之具極於美麗每饗賓客  
散饌必至百品每出道路厨傳常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相浚  
自福被召瞽行一百二十合以朱漆縷銀裝飾樣製一如皆其  
宅庫所有也按浚綱初不相咸其後相好當以國事而勝非直勢  
利之交詆之恐非其寔上賜綱親筆在十二月癸丑綱乞赴行在  
奏事在明年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呂頤浩為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頤浩未之鎮上

賜親筆趣行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胡世將

試尚書兵部侍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直顯謨閣知信州

直秘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范直方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字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洳為江南西路都轉運

使顯謨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為兩浙路都轉運使始用

張致遠之言也直龍圖閣新知江州向子諲為江南東路轉運使

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知鎮江府

丙辰尚書禮部員外郎許博知撫州從所請也

丁巳秘書省正字喻樗面對言今歲省試所得二百人其間嘗業

於太學者殆百二十人今學校漸廢非長育人材為久遠之計歎



望姑即府學增養之負嚴補試之法擇學行有文之士一二人以  
為教官其餘諸路亦遴其選令帥守擇士之穎異者具以名聞陛  
下訪之近臣隨材褒賞庶幾海內鄉風人材輩出事下禮部未及  
行詔商販米斛往早傷州縣者所過免收力勝稅時江東漕司  
以請故諫議大夫趙需奏除之故文林郎范正平贈直秘閣子  
一子官正平純仁長子也以忤蔡京故陷黨籍不出仕終身為選

人正平餘官  
第十五人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官一子中書舍人朱  
震以監視之勞進秩太史局官吏推思有差詔川陝類省試合  
格第一名依殿試第三名列推思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  
合宣撫司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  
也左從事郎趙廷直特改左宣義郎通判泰州廷直為袁州司法  
參軍以宣諭官薦對而有是命延安府進士雷榮特補下州文學  
已未進士晃戩特補下州文學以嘗有掩殺石陂盜之勞也

庚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秘閣官其家一人儔有孫也名在黨籍  
用其家請而賜之儔餘官第  
三十九人直秘閣添差通判平江府史願進  
職一等願燕人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  
世已見紹興元年四月庚辰史願為江東宣撫使張俊

辟客上召對而有是命吏部侍郎劉大中乞以修書一官回贈  
其祖瑾詔贈瑾右承務郎

辛酉中衛大夫成州觀察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光烈



復為帶御器械前此已除劉光遠代光烈而日歷但於此日書帶

月丁卯差

右奉直大夫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安邠為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邠惇子

惇新明人崇寧同知樞密院事

王似所薦也宣撫司以便

拔授至是命之

日歷十二月二十二日辛酉安邠除成都府路轉

是宣撫司所差也按此時宣司久已罷便且之命而尚除監司蓋蜀中去朝廷遠命令多不奉行耳邠博撰邠墓誌云通判成都府尹為宣撫副使薦充幹辦公事遷成都府路轉運判官亦不云何年所除今併附此更俟考詳

吏部侍郎兼詳定

一司勅令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給並依嘉祐祿令宰

臣所請則例修立從之先是政和祿格比嘉祐所給增多故本所以為請

壬戌上諭輔臣曰比類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詔諭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庶幾人人感奮遂降手詔論天下徽猷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卒

甲子秘閣修撰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為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軍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

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引兵擊殪之所脫無幾上曰

中原赤子為豫通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

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

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梳仍以通為果州團練使權

領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為差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知



邵州楊珪母太宜人郭氏特贈感義郡夫人以中書言郭氏在偽齊獨令珪還朝歸正郭氏拘留死於偽地故也

丁卯右宣教郎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蘇符賜同進士出身守尚書司勳員外郎 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官人監嶽廟理資任若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勘不唯僥倖大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乃所以壞人材非以成之也欲乞應初出官監嶽廟人年未及格並不資理任選人候釐務書考總許薦舉釐務寔給三年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總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宮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嶽廟所貴人知自勉異日可備選用詔除用恩例除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知蘄州兼淮南西路兵馬鈐轄仍免迴避劉光世 戊辰直寶文閣新知衢州曾紆卒

已巳詔前宰執所舉京官狀不理為職司時言者論宣論所薦即得遷官替罷召對間被陞擢而執政所薦止可克一人之教亦倒置之甚矣至於任嶽廟之人朝廷初以負多闕少始使之就祿今也有求前執政舉狀五章而改官者亦可謂濫矣今相度欲以前執政所舉改官人易以司馬光十科之目歲薦五負無則闕之被薦者中書籍記姓名以備選擢庶幾上以重大臣之薦下以革濫進之弊都省勘會所乞難行但罷前宰執理當職司而已 詔兩



浙轉運司計本路歲當給職祖寔數權行收糶一次每碩給省錢  
五千以上供錢償其直時兵食增廣故戶部奏行之

是月祫享太廟祖宗並為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廟之

前楹迫狹故也 右朝奉大夫新知普州喻汝礪上書言蜀罷國

也左無秦隴以隱蔽右無襄鄧以為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齋深

入和尚原險要之地已屬之於秦矣金引兵下清泥崩薄仙人關

前眺鐵山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惴惴之蜀豈不甚病

也哉 鐵山屬興州河池屬鳳州正當川陝西界 尚賴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

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鷄縣裁西繹抵鳳翔

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

也所謂僊人關者興之東境距利州才七驛自利抵劍關百里而

羸今我退守僊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

山峽隘險難以進兵必相與籌量別生計策他日分兵數道並進

一軍自階成趨文政 鄧艾由陰平路 一軍自梁洋絰未倉山入巴閬 往年敵自

興元攻未倉山欲入巴州 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 此開元時涪州進荔枝路其山後距

子午道甚近 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

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一也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

謂可以擣敵之虛解蜀之紛者特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跂望朝

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函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擣商虢徑薄

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迺傳聞李橫跳去李成已據襄陽稍有科



條歸附漸衆耕闢亦多使年歲間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蝕荆渚  
荆湖道路便復隔絕江吳巴蜀離而為二庸蜀之人雖係心於朝  
廷其何能以自達此其可憂二也夫一里之儉而動千里之權者  
地利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不久留者何也艱於糧故也若使  
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衆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  
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留矣偽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歲  
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困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大兵有久駐  
之勞約齊以深入而吾有<sup>使</sup>奔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斂  
兵依嶮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  
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高穎平陳之策也是其可憂三  
也爰自總領司行益酒之策失<sup>失</sup>羗夷之和於是叙州諸羗攻陷諸  
寨官夷殲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搏其脅諸羗倚其背四川老孺  
何所遺使焉况黎雅石泉所在諸羗山谷聯綿徑道秦隴僮使金  
人乘諸羗懷怨之隙啗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  
憂四也臣雖至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在理興元其二則措置  
荆襄漢中之地嶮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  
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為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  
戍荒地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為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  
附衆之心士伍之暫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  
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為之相險要塞隄隴環壘塹設屯守平



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所以  
備敵者特僊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別  
也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銳力攻前軍毀敗事勢差跌別  
無後斷不知何以遏之乎宣司諸人慮患不遠敵來則憂敵退則  
以為四川恢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靡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  
私於此大節未嘗痛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日和尚原  
至僊人關退舍地失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  
朝廷乎側聞陛下昨者却宣司之請寢移司之議臣竊壯之願陛  
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寧李成并吞之謀專  
揚公舟楫之利函於此時治兵荆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  
軍拒襄鄧劬耕勸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駢濟  
江以為雍容駐蹕之地於此可以揀援川蜀覆菽吳會出軍宛洛  
通舉三秦是則荆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濟中興者也若不趣  
行經理一為敵有則巴蜀其能久存乎吳越其能久無事乎議者  
必曰今解潛已在江陵王瓌已在長沙又何以別遣重臣臣愚以  
謂解潛兵力衰單王瓌孤軍遠客兵力衰單則勢寡怯而不足用  
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願明詔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有  
威信方畧者然後付以此寄使之重兵精甲坐扼襟要繕治城壘  
訓耕時糧揚公不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蹙矣汝礪此書據  
文集及文譜  
皆云今年所上但書中所言李成揚公二事以史考之公今年六  
月方破則汝礪在蜀十月間容有未知而岳飛去年五月收復襄



陽距此時已五百餘日乃復不知何也若以  
為去年十月所上則未應繫普州街且附此俟考

偽齊劉豫令民鬻

子依商稅法計貫陌而收其筭偽知青州李儔罵右丞相張昂口  
可溺豫理合誅戮尚念儔昨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與寬貸追  
五官號州盧氏添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  
 鉞正任至橫行遙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  
 合用製造一由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  
 建立奇勲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為執守自軍興以來皆宣  
 撫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為 詔諸路州縣出賣戶  
 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  
 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繼故有是請為 賣戶  
 錢以日歷考之全不見其始但於本年十二月六日甲辰載立定價  
指揮按十二月二十三日都省劄子有云其十一月一日已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行開具指揮更不施行則是元音在此日也。以意度之當是都  
省不許報行故日歷所逐不見事。祖耳席益奏亦三十一月五  
日已後指揮共八項並為日出已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定價  
賣戶帖事今撮取附見本日已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定價  
錢應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千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  
凡六等惟闕廣下戶則差減為期一季足計綱赴行在甲辰二月即  
旱傷及四分已上權住聽旨十二月甲辰此項日歷不載其錢令  
都督府樁管非被旨毋得擅用癸丑二月時州縣追頗擾乃命通判  
職官徧詣諸邑當面給付民戶壬戌二月其兩浙下戶展限一年二十  
月甲內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次送納價錢俟將來造簿畢日給  
帖為見十二年二月乙丑指揮餘中書門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  
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  
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  
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  
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知於  
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當在無足深恠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  
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也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  
有格法者一切付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  
也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  
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者廟堂之上可以志其  
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  
略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



而說劍上封事而覓官泯之紛之儒風掃埽地謂宜稍增教授自  
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由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  
可觀則凡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  
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三曰重縣令  
之任大略謂宜籍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  
有詔績不次陞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  
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擄諸路  
縣分戶口賦所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  
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立為定額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  
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為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  
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  
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  
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收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  
人之能任者亦刺舉二人之姦賊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  
次施行如是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皆舉其  
職矣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略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  
初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  
通判作威勢贖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  
輕除授其已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  
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大略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



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  
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  
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  
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  
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耻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日除監司  
迴避戶貫之禁大略謂周制興賢出長入治後漢熹平間朝議以  
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能對相監臨  
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  
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  
悉愛百姓无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害滋甚矣不  
擇人而繆於立法此與三五同為後世笑也望明詔大臣蠲除近  
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  
在內窠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昨蒙降出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上曰此涉兵機  
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取河東之策太祖皇帝怒甚至  
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侍立之臣既退除收其奏齊授太宗曰  
他日取河東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擢齊賢至宰相  
沈幾如此當為萬世法按李大有紹興四年九月為檢正官卒  
于此又別是一人疑布衣上書當考  
諸王官大小學教授劉長源面對論今臺諫官闕而不除者過半  
乞命西禁各舉一負籍其名於禁中參考行實有闕即除上曰已



令學士舉堪克人矣日歷未見此指揮長源又請擇文臣剛方有

守才堪御史者為軍正每軍置一員令專糾諸軍之不法者月申

樞密院類聚一季進呈上因舉田穰直斬莊賈等事長源又言劉

豫之害大於金人上曰掃除金人則劉豫無援自不足慮矣宗

正寺上僊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王申右朝奉大夫新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弗提舉都

督府糧料完弗初見紹興二年二月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遺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

秋畢入對詔荅不許上諭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

奏事可謂得事君之體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

嘉也尚書省言歸朝官選人多注不贖務差遣監司守倅荐舉

所不及欲令任無過負者三考循一資至承直即歷五考改宣教

郎著為令從之十一年九月詔應守臣守禦陷難不屈死節昭

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謚用中書請也右迪

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孚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

學教授孚先晉陵人常從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

九成等言孚先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

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為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故有

是命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兼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啟徽猷閣直學士郭思特賜四官為銀青光祿大夫思已見建炎四年十月



以其家有請也此又與今年六月丙寅劉大中建請及勅榜朝堂

甲戌知房州晉薦轉一官再任以中書言薦招軍治城招集餘民

至四千餘戶墾田及六分以上理宜褒賞故也 左從事即克西

外敦宗院教授毛逢特改左承事即與淮南沿邊近見闕通判逢

初以荐者召赴都堂審察而大臣奏其言邊防利害可採遂以逢

通判揚州此又與今月庚午胡寅第四劄子

乙亥祕書少監潘良貴守起居郎 和靖處士尹焞為右宣教郎

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

道具存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

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魚求執德

不回久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經闈勉從弓招副朕虛佇 進

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上聞真卿

之後有居溫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真卿

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

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得處矣况今艱難之際歎臣下

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為忠義之勸况仁祖時曾命顏似賢以官自

有故事既命以官遂命即卓監潭州南嶽廟 罷吉州權貨務都

茶場會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監南劍酒務許約充淮西宣撫

司將官用劉光世請也

偽齊遣謀者吳順至壽春為府司所獲械送闕丙子詔免罪於臆



前大刺兵順發回四字而遣之後有死者視此

丁丑池州學教授葛騏罷初工召騏入對而殿中侍御史王縉言騏貪贓姦濫之迹不可汙赤墀之地乃併罷之 詔興化軍守

倅兵並罷令提刑司治罪先是軍士七人作亂殺人縱火所焚六百餘家兵官懼遁去兩軍校闔營門諭士卒毋得從亂市人執而

戮之右諫議大夫趙滂以為言故罷其軍校令憲臣覈實申者戊寅降授右承奉劉默通判揚州默知天台縣坐發守臣晁公為

受賕特旨編管至是言者論默以一縣令為大臣所怒羅織鍛鍊宜無餘力而其坐止緣秋槁設官吏土豪酒食之費以為入已倍

贓紐計總十五千而已以公為之罪觀之默之寃可知詔與改正故有是命 默七月丙戌得旨改正今併附此

辛巳右朝散大夫新知袁州蔣璨提舉淮南鹽事填創置闕其常平茶事依舊隸茶點司以淮南鹽貨倍增故也 孫覲撰蔣墓誌稱知通州就除提舉

淮南東西路茶鹽事蓋誤 壬午詔川陝宣撫副使邵溥遣參議官一員往諸寨傳宣賜燕自統制官已下至將校並坐使臣軍校皆犒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官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東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

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刊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胡文修克翰林學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侯  
權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張宗元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起居部潘良貴權中書舍人 自渡江宰輔已減俸三之一至

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六年四月復舊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光試禮部尚書試尚書工部侍  
郎部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試兵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  
彌大試工部尚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呂祉試給事中起居  
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科第者  
林摠顏岐及申先而已 秘閣修撰都大提舉成都府熙何蘭廓

秦鳳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專一總領四川  
財賦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兼川陝宣撫使司參  
議開嘗論總領財賦於四路簿計或不相關宜正其名使知有所  
統屬張浚是之故有是命

丙戌詔荆襄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  
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隸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詔諭諸路議  
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  
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往往逃趨蜀中未敢復業懇關  
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宜以文  
臣為統帥分宣撫司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閣如



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守  
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於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  
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詔書嘉獎別路漕  
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  
民日為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已而玠復  
欲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驅梁洋遣民負  
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  
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大中亦  
白玠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責兩路僦船之直以  
償玠從之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者費十之五大中事  
皆不得其日因論者言梁洋事遂幸朕是歲也四川取錢物總三  
書之吳玠奏論詔書在十二月丙午

玠一軍所費為二千三百七十萬緡 權尚書戶部侍郎張致遠  
試給事中秘閣修撰劉寧止權戶部侍郎致遠在版曹嘗奏疏言  
比年士大夫專意營私不恤國事幾習為常殊不知國之安危乃  
一家之興替民之利病乃一家之休戚故寧負詔旨而不負權勢  
之請託寧緩貢賦而不緩親故之券給寧闕軍餉而不闕公使之  
饋遺冗負當者方且私置窠闕以私辟舉攝局當罷方且差出僚  
屬以徇干求賣官田則巨室租賃而謂不可行撲酒務則以官吏  
廢併而多為之說姦賊不按發以善應副為有才簿書不鈎考以



便移允為得計脫有急緩上不過告訴朝廷以求支降下不過厚  
斂百姓以紓已責或謂凋殘之餘未易料理顧在人何如耳夫人  
各有心陛下縱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臣固知其未可也此  
固士大夫之過其實亦循治之失人才不甚相遠九官猶各終一  
職孔子亦三年有成今既不因任又不持久信之不篤責之不專  
有功未必賞有罪未必罰或旬日或數月或期歲輒罷去幸而亡  
他故僅書二考亦罷去其政事著于時惠實孚于衆者亦罷去若  
罪未至於害治而功或足以贖過者亦罷去居常歲然朝不謀  
夕則亦苟目前營私橐為去計而已矣伏願陛下亟命大臣採一  
時公議類前日薦章銓量去留凡有使任各當其才、得試以久  
待以信責之專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負額可  
減者減之司厲可併者併之毋顧小害毋徇人情毋溺浮議毋玩  
歲月爰詔卿士百辟各安職守各體國事各重民力使州縣無妄  
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  
月聚惟軍須是慮內外相視如一家上下相視如一人如此而後  
境土可復二聖可還中興之業可致也後七日乃命下詔戒諭監  
司守令餘令三省措置降旨是在是左朝散郎樓炤守尚書右司  
員外郎炤坐秦檜累久斥至是始用之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  
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改祠部員外郎晨自川陝使還乃有是命  
宗正少卿謝祖信罷為直秘閣知吉州



戊子中書舍人胡寅克徽猷閣待制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  
上賜詔書褒諭而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  
不用其說乃遣承節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  
使何蘄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略謂庚戌而  
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而後日遣使則鈞引金人入國曾  
不旋踵前所遣使皆侍從之臣聞其入金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  
及見粘罕坐受欺結怨而歸而况何蘄一使臣何能任覘國之  
事萬一金人陷以兵威肆其迫脅必不能啗舌就死則反以我之  
情告之是自敗也金人之所大敵者誰不知之既有減宋之心使  
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赴救而况豫賊祈哀乞援殊高草熟耒耜  
何疑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為其賊今豫豈肯容吾使人之達於  
金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  
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磬歎  
之音者况今歲月益久金必重閔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為父兄之  
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  
若通使不絕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  
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  
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  
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無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  
一定不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為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讐



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為至於何辭之行非特無效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待迎乞守湖南小郡故有是命詔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馬居中衡陽縣令仇穎並勒傳知衡州裴蘄除名高州編管初蘄用穎策調夫築城凍死者二千餘人而城卒不成上聞之謂大臣曰虐用其民如此宜重寘典憲以為妄作之戒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所以示勸沮也趙鼎曰雖寘蘄於極典何以酬此二千人無辜性命欲且除名勒傳編置嶺外上曰可既而三省勘會諸司元奏乃穎建議而蘄贊成其計詔蘄免編管穎更降二官後旨在十二月甲寅右迪功郎三敦禮賞詔賜高麗還特遷右從事郎登仕郎柴安逸許理選限安逸周世宗族孫用明堂赦而錄之

辛卯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平江府守引疾丐奉外祠故有是命 秘書省正字石公揆守監察御史

壬辰殿中王縉言竊見去年冬間總理財計之臣以贍養大兵急闕建議預借坊場一界淨利錢朝廷不得已從之宣州諸邑又催當限錢類皆勾集禁繫豈有既已預借又當限之錢不惟重併苛擾實害坊場之法望令提舉司究實按治從之 詔私販川茶至偽界十里內提獲犯人並從軍法透漏州縣當職官吏已下減一



等

癸巳親從官趙勝歸自金國備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勝自曰朕向在太上皇帝處今其遠歸具言二聖久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為人子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今朕所居宮室及一飲一食之間念及父兄痛入骨髓上嘻噓泣下趙昂等曰陛下孝友之思如此臣等無以自效死有餘責然金人恃其強悍不久當衰願必寬聖慮彊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 中書舍人朱震言珍州在涪州之南山路險絕舟車不通居民所輸不過斗粟地利產悉歸敵人而吏祿軍須州縣之費取足於夔路願詔有司廢罷州額以蘓夔路之民詔川陝宣撫司一面措置後不果罷 改右文殿修撰知汾州張克戡定謚忠確克戡著孫靖康末以死事贈延康殿學士 沿海制置使仇恂奏應沿海州縣有舟之家五家為保遞相覺察隱寄盜賊如有違犯並依保伍法如能自陳或徒中反告及他人緝捕並優立告賞從之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賕出入略加約束可也 乙未徽猷閣待制新知邵州胡寅改克集英殿修撰寅上奏辭新命且言自束繇詞掖補外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昭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掌贊書



才踰半年不能請止以違刑誅論臣底賤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  
仇則刑誅不可免疏三上乃有是命 顯謨閣待制兩浙都轉運  
使李迨言陛下深明治體加意所重既遠外臺之選復行銓量之  
令宜乎綱紀肅然也柰何諸路監司尚有不副委任之意者此無  
他銓量之令雖行而督責之方未至也夫監司所以振舉綱紀者  
法令也近年以來循習積弊不守法令者久矣差權官有專法也  
或違法而情<sup>徇</sup>求補人更有定額也或溢額而養浮冗破兵級有著  
令也或廢令而供私役以至<sup>公</sup>使錢踰歲賜之數頭子錢非合支  
窠名虛費妄用姦蠹百出有不可勝言人皆知法令所不當為也  
而監司公然為之其循習積弊不守法令如此豈能為陛下振舉  
綱紀乎昔者薛宣為御史中丞嘗論部刺史不循守條職蓋漢御  
史府有大夫為其長有中丞為其屬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臣愚  
欲望陛下略倣漢制委臺臣分察諸路監司差官補吏占破兵級  
支用公使頭子錢等事今日以前先令改正今日以後許令糾劾  
以聞其有違法被黜甚者仍令吏部籍記姓名永不除授監司差  
遣庶枕按察之權者皆務先自治而後治人綱紀無不振舉矣其  
於治縣非小補也詔御史臺常切覽察迨又言祖宗以來宅都大  
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莫知運動之方且無飛輓  
之擾蓋所運者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昔駐蹕浙右大兵乘江諸  
路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蓋以所用舟船大



半取辦於民間往、鑿船沉江以避其後至於抱認折欠監銅填  
納為惠非一此衆所共知也伏見江浙路如溫明虔吉州等處凡  
祖宗以來所置造船場今官吏具在皆坐糜廩祿略不舉職蓋緣  
逐州近將台支錢物材料工匠等轉為他用歆乞時降處分委逐  
州守臣措置物料拘收工匠隨宜打造仍官自裝籠須管依年額  
數足如錢物闕少許取撥本處轉運司移用錢相兼支用逐旋團  
結募兵卒主挽使臣管押依自來押綱條例支破請給每綱以十  
分為率量由力勝二分裝載私物除不得運禁物權貸外免收力  
勝所謂本綱官物不容少欠如違勒令備償庶幾害不及民可以  
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 賜故賜直秘閣楊邦乂家吉州田  
二頃以其妻曾氏言子孫幼未有食祿之人乞賜復卹也 詔  
出內帑絹三千六百疋綿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上諭大臣曰時  
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故第從內帑贖那給之  
丙申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言臣聞古者不以名  
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周公以謚  
為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  
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  
字春秋為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  
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為誦說而不知恭順之實忌諱既繁名實  
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



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  
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祀聖廟諱不可  
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哲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  
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乱上遵春秋之  
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詔如  
所請仍令疾速投進

丁酉詔預借民戶和買紬絹二分止令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除  
頭子錢外每千收糜費錢毋得過十文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請也  
縉又言去冬已預借和買今聞復有二分指揮向來收糜費錢每  
千有至百錢者今既納見緡自無虧剩不合更收市利從之 詔

江西帥憲司觀察漕司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初  
朝廷以江西旱傷最甚命四等以下戶苗米聽輸其直而戶部言  
下戶之內多有豪民隱寄詔漕司分析仍與逐州協心體國拘催  
本色斛斗殿中侍御史周葵言恐漕司及州縣官規免罪戾一例  
將人戶委係旱傷而未納價錢者催理本色或雖有些小旱傷去  
處而已納價錢者重疊催理致陛下命令不信於民而百姓重有  
騷擾為害不細故有是旨 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彥  
言已標撥營田八百五十餘頃自蜀中市牛千七百以授官兵詔  
彥更切多方措置 右朝散大夫謝亮知通州言者奏其罪命遂寢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疇三十戶為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



先是長沙丞呂希常建言大保長於一保之內豈能家至戶到催  
促不前則監繫破產詔諸路轉運常平司相度利害至是廣東諸  
司以為便遂推行之事祖見元年十月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  
冶鑄錢趙伯瑜乞減鑄錢每千錢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  
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渣淪浸入地漸生鏽末乃淘掘  
成銅品合鼓鑄焉右通奉大夫秘閣修撰程唐提舉江州太平  
觀與理作自陳唐復職年  
月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十有二月己亥胡檢校少保鎮寧鎮信等軍節度使神

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岳飛遷招討

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啟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

楊沂中權主管啟前司公事併中軍隸啟前司沂中自劉錫之罷

此真除也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二軍每軍皆有統制仍令沂中具

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給付身指揮直秘閣宋萬年提點利州

路刑獄公事日歷萬年去年五月己酉直秘閣宋萬年提點利州

閣直閣直到任詔果州團練推官王利用知陰平縣丁則江原縣丞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行知蒼溪縣常明左迪功郎曹彥時並召赴都堂審察如未能  
遠來令宣撫司與陞擢差遣則晉原人時行巴縣人明安民孫也  
先是祠部員外郎楊晨撫諭川陝還薦利用等才行于朝故有是  
命 中書門下省奏累據臣寮陳請乞淮南川陝荆襄等路行屯  
田之制以裕軍食乃命學士草詔諭諸帥如所請 詔閣門祇候  
孫崇節特差幹辦儀鸞司指揮勿行先是閣門得旨行下而言者  
以謂自來未有閣門承受聖旨除臣僚差遣條法深恐自此沿習  
為例中外臣僚因奏對之際干求差遣上累聖德此事雖小所繫  
甚大望賜追寢仍詔大臣今後傳宣內降或官司申乞奏審而不  
依法律者並依祖宗法許中書密院及所屬官司執奏故有是旨  
崇節差遣以十一月辛巳  
得旨今但附寢命之日

庚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唐焯克徽猷閣直學士知徽州以  
焯引疾有請也 詔神武係北齊軍號久欲釐正 按神武乃高歡  
諡號此云北齊

軍號未詳宜以行營護軍為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  
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人為稱左護軍吳玠所部人為稱右

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熊克下歷稱並聽路宣撫司節  
制此時湖北未置宣撫也克云川陝右軍後亦謂之右  
護軍此亦函葦今不取王彥所部人為稱前護副軍聽荆南安撫

司節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分如舊中護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  
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俊親兵與張用李橫閻臯之衆隸之前

護軍者本韓世忠所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曾成馬友李宏巨師



古王瓌崔增之衆隸之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  
京吳錫李山趙秉淵任士安之衆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郤延  
部曲其後王德麟瓊斬賽自以其衆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汪原  
部曲後得秦鳳散卒及劉子羽閔師古之衆隸之前護副軍者本  
王產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隸之至是後與世忠光  
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次之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衛  
名存實亡逮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揚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  
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  
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總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  
兵而已顏漸今月乙巳差克湖南安撫司使喚言者論行在職

事官凡有除授畫降指揮承襲舊例日下供職此無補於事適足  
以長奔競之風又有不可者方除命之出合於人望者固無可言  
儻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  
與其追寢於供職之後曷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不為反汗也執政  
大臣人主之所體貌天下視之以為矜式進退之際其舉措尤當  
慎也至於軍旅急切之事有司之不可一日闕者自可臨時別降  
指揮勿以為此當從權；非反經之謂相時之權事之輕重而已  
伏望特降指揮除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列位勵其風節從之 詔  
四川置制大使司奏稟急速事許赴入內；侍者投進用席益請  
也



辛未趙鼎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應軍馬未有不入三衙者今釐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旨聽其將節制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 權戶部侍郎王傑言致治之要無他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而已然則守法者有司之事也自兵火以來雖案牘散亡而嘉祐舊典紹興新書與夫通用專法纖悉具存柰何此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弊滋甚如立功之賞不可以一揆也彼重而此輕則必引重以為例死事之澤不可以一律也甲多而乙少則必引甲以為例以至遷轉補受之差請給蠲減之異如此之類不可殫舉有司動輒援引以請甚者巧為附益規奈朝聽初則曰與例稍同又其次則曰與例相類一字之別去法愈遠不啻借莛什伯千萬然也所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多為治之害孰大於此伏望明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在田照用外其餘委官悉取已行之例精加詳定有不戾於法而可行於時者參訂修潤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以始悉遵盛憲毋得受理敢有弗率必罰無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條具申尚書省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為叢冗至是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為中制立為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無所肆其姦矣熊克小歷略載此事於今年八月末又不出供奏請實甚誤也按今年八月止是編集糧審院續降指揮



壬寅中書舍人兼直史館任申先陞克史館修撰先是范冲以待制兼修撰而舍人當在待制之上故改命為 吏部尚書孫近等乞依宰執例裁減俸給不許已而臺諫近戚諸大將相繼有請上悉以不允荅之 詔龍圖閣待制耿延禧端明殿學士董耘保靜軍承宣使高則帥府舊僚令所在州各賜田五頃言者論其不可遂止 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表臣試秘書少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罷帶御器械以沂中自言職事相妨故也 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江西路兵馬都監閻臯為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都監先是四川置制大使席益將湖南兵自隨以臯兼親兵統制故有是命

乙巳紹以翠羽為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工匠同之鄰里不覺察者抵罪賞錢二百千已造者三日不毀棄同此以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觀復有請也既而文思院言學士院書詔禁中應奉班直行門等賜帶觀察使已上牌印冊寶法物皆合用塗金詔令如舊 文思院申明在六年正月乙亥 江西轉運司奉朝旨措置賑濟事件乞支降本路實催苗米五七萬石委提舉司以州縣災傷分數取撥比市價減錢十分之三零細出糶仍令州縣勸諭有力之家入納粳米每一千石補迪功或承信郎使作官戶免丁身差役本路帥司舉辟合入差遣入納稻穀每二千石依入納米斛補官例等四等已下戶本戶秋料全放十分者並賑貸為



種更不取息仍令州縣勸誘商賈出給公據往秋收處收糶斛斗免納斛斗力勝稅錢仍每米一百碩許附帶別色行貨約計一百貫沿路與免收稅錢三分令州縣密竊詢訪停塌與販見有斛斗之人勸諭令依元收糶時價量取利息責認碩斗數日出糶接濟闕食之民雖放稅不及七分縣分亦許賑給若常平穀不足聽取撥入納致米支給候將來有納到義倉斛斗却行撥還州縣當職官賑濟有方便飢民安業者委提舉司保明提刑司覈實申奏朝廷優與旌賞都省勘會取撥苗米及許入納米穀補官不行外餘從之

丙午詔韓世忠錢糧專令兩浙都轉運使李迨應副先是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在楚州應副世忠錢糧至是成憲赴朝稟議因乞外任官廟故改命焉 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為北討計乃自召子羽令諭指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遙隸步軍司 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胡舜陟言伏觀熙寧間王安石當國變祖宗畫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老如曾公亮富弼文彥博力爭以為不可行司馬光亦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京畿三路不勝其擾元豐年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為之本欲禦寇乃自為



寇善良受惠惡少得志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賴  
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弊法而侈大之復行之於東  
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為保差  
五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副一保正號一都凡州縣之徭役公家  
之料數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庶事皆責辦于都  
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呼不離公門廢  
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  
免吏緣為姦賊賊狼籍富者以賂逃後貧者舉家遠遁臣出守五  
郡每視訟牒之中理訴差役十常七八民之惡後如此未嘗不為  
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捕盜耳然盜之小者雖無此  
法鄰里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捕盜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  
之近時淮西劇寇充斥保甲皆為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  
禦者於盜則不能擒制於民則徒有搔擾豈若祖宗時耆長壯丁  
之為利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戶耆耆長第四第五等戶差  
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  
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後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若耆耆長壯丁之  
為寬也祖宗時所差耆耆長無勢形官壯寄任之限但品官之家則  
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免其餘家長祇應老疾以次家人  
免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為不若耆耆長壯丁之法  
為均也惟寬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而無弊者



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尚何疑而不行哉朝廷欲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于朝廷皆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耆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保甲以疲瘵之民天下幸甚詔戶部勘當申省其後戶部言已有四月已未指揮乞令常平司鈐束州縣毋得差委非本耆保事及赴衙集祇應違者按舉從之行二月戊給事中張致遠言艱難以來縣令每不得其人黎元受弊無以赴訴臣嘗求其故正由資格大廢為令輕賤之所致也望令三省檢會薦舉縣令預籍記之悉與堂除大縣內京朝官見待次京局或未闕陞而待次通判者仍與借服色他日以應即曹侍從之選若賢才有所旌別資格亦不盡廢明分守息奔競則百里之寄固士大夫之所願也詔三省一就措置

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上曰藥所以攻疾之良已則當却藥武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真氣非養生之道豈唯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為戒給事中呂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踈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博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十一月十一日庚辰按祉是月十三日始除給事中其實



已社上此奏在十一月十一日  
酉克蓋差一月也

庚戌衛大夫泰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為敘前司策  
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軍統制按督府都統制及馬擴而左軍統  
制杜湛前統制王進選鋒軍統制  
申世景摧鋒軍統制未見韓京皆出戎于  
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當考

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

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限南北大理卿張昞克祕閣

修撰知饒州右廸功郎朱敦儒賜進士出身守秘書省正字敦

儒既受官上命德慶府以禮敦遣赴行在既至入對遂有是命

尚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直秘閣提點淮南兩路刑獄公事權

戶部侍郎王俱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克軍須者十居

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為盡善庶幾日

增月積漸致富實臣愚見略陳五事一曰處冗食之兵二曰損有

餘之祿三曰收隱陋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寶五曰修平準之法臣

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衆冗食者衆則勇怯不

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唯徒費糧餉取敗之道

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

則為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間未嘗入隊不堪披帶

者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計也不如委自將帥盡加澄

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為借貸給與牛種使之墾

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立



租課且以萬人為率每歲可減米十餘萬頃錢四十餘萬緡絹布  
五萬餘疋况又有租課所入裁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  
來流品猥衆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  
內外之武官俸給等以緡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者  
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衆不及小官怨而易行夫  
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于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  
資之高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  
計郡以萬計不稽坐食吾民其隱陋稅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  
臣謂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斗依稅  
限送納凡君禪坊及西北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舒民力不為  
過也自艱難以來饒慶兩司鼓鑄遂野而江浙之民巧為有素銷  
毀錢寶習以成風其最其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  
蠡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  
成之日即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魚慮  
數十萬緡西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偽境不知幾何乞明詔  
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闕之  
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  
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  
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內禪國用無  
慮二十萬緡其効固已可見况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



於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  
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採乞令有司講究  
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 殿中  
侍御史周葵言州縣人戶自兵馬盜賊殘破之餘困於軍期例多  
貧乏望將蔡京父子王黼李邦彥等給使減年及其他恩澤補官  
并童貫梁師成朱勔等妄作名目補克大小使臣之家並不理當  
官戶一例選募竟後庶幾以寬貧民下戶之力事下吏部其後吏  
部言給使授官於本選無理為官戶之文蔡京等他恩補官及童  
貫等妄作名目之人乞如所奏從之明年正月  
丁丑行下

夫家江州人嘗為親衛中郎政和末坐詐為天神示現誅死是用  
其家請而復之後者疏其罪命遂格

癸丑詔准東西川陝宣撫司荆襄招討司荆南安撫司並以參謀  
官一員提點本司屯田公事 右殿修撰致仕趙億落致仕提舉

台州崇道觀用給事中呂祉等奏也命下而億已卒矣汪藻撰億  
墓誌云朝

甲寅尚書刑部員外郎楊邁直秘閣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自渡  
江後由朝士出為川陝帥臣者始此 尚書工部員外郎許暘祕  
書省正字孫雄飛並罷 遣中使賜諸大將銀合臘藥其川陝荆  
襄止令密院遣使臣以地遠故也 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卒吏部



言照得本官脚色係曾經勤玉人教詔進復徽猷閣直學士東野  
既貴嘗請於朝與兄弟世為義居禁子孫毋析戶又輟俸買田為  
義莊以給踈族之貧者

乙卯左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凌景夏為秘書省正字用帥守  
基密禮荐也右通直郎樓璿與陸擢差遣遂以璿通判邵州璿異  
子也為於潛令宣諭官舉其政績詔俟終更引對而甄擢之至是  
代還用薦者改官乃有是命宣諭官所荐前此未  
有不得對者當考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觀知彭州觀既罷歸屢召  
不赴乃就用之 右迪功郎江表克勅令所刑定官

己未改樞密院北面房為河北房 諸路制置大使呂頤浩李綱  
席益次第之鎮詔內侍往勞且以銀合茶葉賜之 國子監丞張

戒守秘書郎右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李維行國子監丞維綱  
弟也史館修撰范冲薦其學閤操履置之臺省無所不宜遂召對

而有是命 直秘閣李革知興元府中書以興元殘破之後父闕  
正官撫治故選用之時宣撫司已用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

守興元革不得上乃改知雅州興元帥題名王俊今年五月到任  
歷李革明年九月己卯差知雅  
州 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志落職罷官觀依衝替人例

係事理重子志守衡州視事再閱月諸司共劾其徒流編配無慮  
數十人率皆報復仇怨任情廢法自謂滅門刺史乞送所司治罪

先辛月子志已得請奉祠輔臣進呈上曰監司乃外臺耳目之官



既按劾自當推治然有罪者家居待命而證左無辜之人往、淹延囚禁動歲月深可憫也子志罪狀既明別下須干証第黜責其身足矣趙禹曰臣等共議欲將子志鑄羅不心取勘上可之子志此月

乙巳自陳官觀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工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儻能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焉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儻有稱職者亦當如此

殿中侍御史周葵試司農少卿葵嘗入對言今天步尚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効因進數所行之事不當者凡二十許上曰趙禹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曰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為形迹臣願因人言使大臣易意不惟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未有不先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國大計遂有是命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大理寺丞黃珪並為監察御史 詔上虞縣當職官貶秩一等令提刑司治罪以月中無任賣鹽數故也其會稽等七縣鬻鹽數少者皆詰之

辛酉起居節潘良貴言中臺省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



六曹遵奉成憲各揚乃職兵火以來苟簡玩習視為傳舍其最甚者遇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不依據格法指定是非常操西可之說曰更合取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別有衝改長貳郎官循默奉行不復更有執守每廢一法即後來陳乞者循以為例干求請託紛然無窮若不加察恐首部成法盡壞其患有可勝言者伏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定是非供報仍乞詔大臣事關六曹者不問鉅細一切唯有司格法是從庶幾杜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仰稱陛下賦政之意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事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寢廢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

天下何患不治中興聖政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  
以公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從其不齊於物而悉廢其器  
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誰為知是王之分者哉然則法  
安出也傳之祖宗蓋有町創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  
於下猶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  
勅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對以周葵嘗建言  
檢鼓院隸諫省而刪定官為書局故也

癸酉詔川陝人川不過三負縣鎮寨一負吏部負外郎徐林言比

元豐勅差誤故命申明行下明年正月別立法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候都督府出日隨逐去江淮措置屯田時



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心頗憂之不欲出口趙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眾至是始為之

乙丑監察御史周秘守啟中侍御史

丙寅都督府奏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為命湖北帥臣同知岳州張翥以閑田排為澧辰沅靖州刀弩手用樞密院請也

丁卯右朝議大夫韓杞主管台州崇道觀杞坐蔡條親黨久斥至是始得祠

戊辰詔御史臺朔參官用在京通直郎以上望參用釐務通直郎以上除宣制及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並令朔參官赴赴是夜雨雹

是月偽齊前尚書左丞張東死

是冬金主亶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偽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主亶金主亶入其說調燕雲西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邪山採木為棧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犯既而



盜賊蜂起事遂中輟聚船材于虎州以張匪節要松漢記聞在樵

州之北蒙國編年謂之萌骨子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錄

是歲都督行府令靜江府昭州折布錢每疋增一千二郡之民歲

輸布九萬疋有奇舊法每疋為錢五百至是始增之此據路彬

左朝請大夫馮子修致仕子修知普州治有能名上召之子修以

年踰七十上章請老乃有是命子修西充人嘗為長安令童貫使

陝西士大夫入謁者皆拜庭下子修長揖而入貫怒奏子修葺建

神霄宮不時作坐奪官晚乃得州既致後六年而卒此據趙遠撰

入其月日未見且附年未俟考南班宗室賜名者二十有一人諸宗室命官者

三十有二人西浙路見管戶二百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三萬餘

廣南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西路稅戶三十一萬餘客戶十一

萬餘陝府西路戶四萬餘荆湖南路戶九十五萬餘成都府路稅

戶七十八萬餘口二百十六萬餘客戶三十七萬口九十萬餘夔

州路稅客戶三十四萬餘口八十六萬餘福建路戶一百十三萬

餘口二百五十九萬餘有二龍死于冷山金左丞相陳王希尹

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於漢夏國主乾順改元大德

四川總領所利州大軍庫有李顯忠西夏為誥云大德五年正月

下按顯忠以八年冬奔夏九年六月還朝合在紹興九年逆教之

知此年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之九十七

紹興六年

歲次丙辰十四年偽齊劉務卓昌七年

金熙宗亶天會

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燠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因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况寔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忤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姿



為所當為曾不他卹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寅都省請令吏部立勲官法應破金人拓地主兵官萬人已上第一等功五十人己上竒功並許加帶大使臣己上自武騎尉月給帶勲錢十千正任觀察使己上自輕車都尉月給二十千應賞功合轉三官者賜勲一轉五官者賜勲二轉雜壓序封許用勲品後不果行 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用權戶部侍郎王侯請也 左朝奉郎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徽猷閣提領都督府市易務張澄行尚書戶部員外郎兼提領市易務行府專一措置財用

癸酉申命給舍甄別元祐黨籍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言朝廷旌別淑慝大開黨禁以風動天下凡隸名石刻之人皆蒙追錄此千載盛德之舉也然而其間賢否是非未免混殺方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擠陷善良以快私忿上意未決而李清臣首唱異議助成京卞之惡善類由塗炭而清臣獨留廟堂繼而姦人欺天厚誣太母有欲廢意尚畏天下公議不敢自恣而邢恕乃搥手攘臂力證其事至於反覆變詐如楊畏者固又不足道自崇寧以後黨籍日衆其間固多忠謹勁正之士出處議論具在方冊至如妬賢嫉能助成黨論之人偶乖迎合以至睚眦京卞欲終廢之



故借黨籍以報怨汙蔑善類以至今日子孫又從而藉口僥覲恩典倖門一啓流風靡靡雖故家遺族未免銜鬻希進傷教敗俗莫此為甚伏望密詔近臣博訪耆舊重加審訂稍示甄別以行典禮庶幾賢不肖各當其分足以取信天下後世故有是旨歷書已降指揮令給舍一就省詳而未見元降旨之日當求他書參考按黨籍清臣執政第二十一人畏待制已上第三十三人怨不在籍中直方詔故贈少保王淵許以死事恩澤二資換給常州田二頃誤也

以淵妻齊安郡夫人俱氏有請也 直秘閣提點淮南刑獄公事張成憲同提領都督府市易務 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忠義社梁青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兵攻青故青精騎突而至飛軍前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謀言固

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若敵誠衰來者衆則

敵情審矣

紹興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親衛大夫忠州刺史梁興狀四年十月與五馬太師接戰至次年奪路渡大河歸本朝則興至飛軍前當在去冬今因奏到附此

甲戌起居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董弁為起居舍人良貴未就職以父喪免給事中呂祉等言良貴以父年高十五年之間出仕不過數月貧甚無以舉喪詔賜錢五百緡令所在以上供錢給之賜錢指揮在是月壬辰朱勝非秀水閣居錄云有潘良貴者父年九十餘卧病累年趙鼎聞其儉薄欲引為黨許以從官名之即自至秘少遷桂史又遷中書舍人纔旬月間命未下而頤父死矣右承奉郎孫

道夫為祕書省正字道夫名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上稱善善



武經郎權知閣門事潘永思為武郎同知閣門事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奔競日滋廉恥道喪指臺閣為要津筴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來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内任為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省臺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都守及二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關擇寺監承有才術者為之宰寺監有關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息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承信郎徐如海枝脊黥隸化州如海陷北不得歸變姓名至臨安為偽齊詞事因投匭上書為有司所覺故黥之 夜雷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自今到部隱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縣令民之師帥刑法之官人命所繫不可輕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採或作獻納助國與理選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為官戶而銓曹別無關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貨一旦得官若遂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既不能稱職必為民物之害欲下吏部立法關防仍先次改正故有是旨



已卯手詔朕以菲德致茲旱災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存尚慮未能深體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寬卹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毋使詔書徒為文具又勘會荆湖南北江東西路旱傷湖南委呂頤浩江西委李綱各選差近上屬官分詣管下往來點檢賑濟其湖北江東並委卽守依此 詔戚里之家見任添差官令別作措置初右諫議大夫趙需入見論今添差官員數猥多無補於事若不減罷國用益窘然有不可一既罷者如宗室歸明歸朝官軍班換授及軍功優異之人乞存留外餘悉罷去以紓今日用度之闕章再上進奏院言除川陝外諸路添差官一千五百四十員戚里之家七宗室六百六

十七歸朝官一百六十四歸明官二百八十四三省樞密院遠赴行官十軍班換授一百八十八軍功一百六十一隨龍二十六歸附官二十三奉使之家十乃詔隨龍官係祖宗舊法奉使官理當優恤其餘忠義可嘉皆勿罷所省者七員而已 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權川陝宣撫副使卽溥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

辛巳罷綿州川陝宣撫司卽溥竣結局赴行在宣撫副使吳玠依江東淮南宣撫使體列專治兵事軍馬聽玠分撥錢糧令都轉運使趙開拘限半月結局初張浚既名去王以盧法原以宣副代之溥又代之數人者務私相勝軍政民政施紊不可具言故有



是旨舊宣撫司有兵三萬馬數千至是屬玠矣熊克小歷云卒已玠正使名在九年正月克但見日歷書有旨吳玠依舊川陝宣撫使遂承其誤不復考耳恐是元降旨失契勘或日歷脫字當考

浚之初入蜀也在軍中者皆依衙官例給券有職事人支供給月

犒隊下敢效支錢米其餘兵校則依軍額支衣糧及料錢及料錢

及玠專為宣撫副使始別立格例隊官已上依衙支驛料供給隊

下有官人以武藝高下添支銀錢蓋以為激勸也然諸軍折色米

麥各以軍屯所在之直為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

千議者患其不均然沿襲既久終莫能革也淳熙十三年二月辛亥吳玠奏請并十五

年七月戊午旨揮可參考太常丞王普言宗廟之祭於禮不合臣請究其自

而論之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太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

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

始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今日

之議其可疑者有四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

也古者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位之

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

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

不遷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僖寧之禮為是則僖祖

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三尺之童知其不可大傳曰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熙寧尊僖祖為廟之始祖而僖

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以來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



禘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為甚。欲乞考古驗今斷以聖學自信。祖至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三年一禘。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若四祖神主。臣謂宜倣唐禮。祔于景靈宮。天興殿。遇大禘之歲。就行享禮。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信祖廟既當遷。又非郊禘之主。尚仍配帝於禮。無据。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禘主萬世不易。則配食感生無可疑者。先是起居舍人董弁嘗有是請。詔侍從臺諫。過防秋集議。未及行。逮普疏入。乃趣侍從臺諫禮官參議于尚書省。後二日上。謂左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禘享居東鄉之位。合於禮經。必無異議。鼎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士大夫往往有異同之論。乃命議者各具討論文狀。申尚書省。既而卒不行。紹興元年十二月丙戌所書罷御史臺。平反刑獄。推賞時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察官皆出陛下親擢。糾察六曹之稽遺。乃其職事。平反刑獄。糾察之一也。居是職者。宜不待賞而勸。歲終刑部保明。與羣吏同賞。亦非所以待糾察之臣。故有是命。刑部侍郎廖剛乞以勸一官回贈其祖父。丕右承務郎從之。



壬午宗室伯致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時年七歲 初命川陝四  
路轉運司每季於益月上旬定日集注在司待次官窠闕注訖申  
部以草注擬不公之弊用言者請也既而都省言訪聞多是藏匿  
闕次理宜約束詔制置大使席益覺按奏後甲旨在是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通成二百

卷 中書舍人兼侍讀資善堂翊善朱震試給事中徽猷閣待

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冲陞徽猷

閣直學士他職並如舊 故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錄孟彥弼追

封咸寧郡王以昭慈聖憲皇后親弟特封之也彥弼忠厚 淮

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恭惟主上當焦勞之日減放宮女節省中禁

之費務為勤儉以率天下在於臣子宜上體天心伏自國家多事

以來養贍軍旅調賦日新所費不貲世忠積俸之餘尚可枝梧願

將世忠合得俸祿一切倚閣俟至恢復中原職方貢賦咸入天府

然後請於有司優詔不許

乙酉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丁祖母憂乞解官承

重州人共留之後五日詔綱免持服

丙戌尚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

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為

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

西宣撫使世忠太平州江東宣撫使張俊屯建康府而湖



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為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  
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散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  
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  
太原未陷則黏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闕  
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  
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于上又以告之同列惟上深以  
為然於是參知政事沈與求言都督府關取空名告敕宣劄以萬  
數臣疑其有所為以問趙鼎張浚而不以告臣今又見浚言有川  
陝荆襄之行此固用兵之謀臣初不以為非第欲審而後行况遣  
宰臣之出乃大議論臣實參機務而不與聞是智不足謀國也乞

罷政不久是日詔百官出城送浚行宗正丞孫緯向浚自言沂人  
丞相此行恢復中原望以緯守本郡浚大喜對衆稱善而許之能  
小歷稱詔百官出城班送浚行誤也日歷正月十五日癸未三省  
奏勘會張視師荆襄已免班送有旨令百官並出城餞送今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

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桷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郝漸對于內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  
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  
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  
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  
其易而其效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  
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  
之於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以



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意抑辜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溉能若節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校能若郭子儀如是此據呂頤浩五月而有不成就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勸之耳此據呂頤浩五月詔廣西提點刑獄公

事韓璜市米三萬石赴湖南帥司賑濟此據呂頤浩五月

已丑以皇伯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砮薨輟視朝尋贈令砮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百匹兩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宜如縉所奏

辛卯內侍衛茂恂降一官送吏部茂恂往岳飛軍前撫問受餽過數內批降黜輔臣進呈上曰受餽送過數宜坐以贓罪今降官已

是寬典湏當逐之使為外任沈與求曰陛下罰此一人可以為後來之戒上曰有罪則罰但此一人趙鼎曰陛下懲戒如此後人必不敢犯詔諸路監司帥臣曰朕以督獲之重付在相臣臨遣視

師俾分閫制凡所措畫動于事機惟爾監司帥守郡縣之官宜皆戮力同心協濟國事苟或懷私害公慢令失職已命張浚就加點陟以聞國有常典朕不敢貸資爾眾士母敢弗虔吏部尚書兼侍講孫近兼侍讀吏部侍郎劉大中兼侍講劄曰朕惟王教典籍

皆先聖所以致治之成法也屬時多艱不忘稽古設官勸講豈直踵故事而已哉慨念熙寧以來王氏之學行餘六十年邪說橫興正途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於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



故孟氏以揚墨之害甚於猛獸亂臣賊子與夫洪水為患之列信斯言也朕方閑邪存誠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於天下之心自非直諫多聞所謂益友者孰與考質疑義以輔朕之不逮大中博洽古今持論不阿擢自論思俾充此選夫作於心而害於政念既往往之不足懲尊所聞而行所知庶將來之有可復朕因敢不勉爾宜悉其所蘊

癸巳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諸處推鞠公事惟姦賊之吏多挾智數重賄獄司追理干繫停緩歲月使陳訴及照證之人各有退心然後贓狀可以昭雪其堅執不退者往往非理致死欲乞委諸路提刑司檢法官看詳有情款異同而申報病死者研究情實如有冤枉具申朝廷庶幾官吏不致輕害人命從之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戒約旱災路分監司帥守賑濟飢民等文字上曰歲飢民多流殍心惻然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浙東路令逐路監司行下早傷州縣恪意遵行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逋負休力役甚則轉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督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



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為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彌高澤濬而益深民之戴宗永永無斃宜矣

乙未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司公事邊順乞外任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中興聖政臣留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恩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丙申進士魏悌特補將仕郎悌行可子也行可之應募出使也朝廷已官其子弟至是其家復援例乞官子孫四人詔如所請而言者論行可名節無聞雖拘留未返朝廷所當存恤然恩例過厚公論未久故但錄其子孫焉

丁酉尚書都官員外郎錢葉改禮部葉自御史府再轉為郎既而乞補外乃除知泉州二月除左朝散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馮康國為都官員外郎左宣義郎薛徽言守此部員外郎

戊戌成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



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  
請給其家並作官戶見當差役科數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  
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銓試金  
帶永遠許繫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紹興六年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三月己亥於去年上供米內共撥二萬石付帥司為賑濟之用即不得有妨應副岳飛一軍米數

庚子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並兼本路營田使翌日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湖北襄陽府招討使岳飛川陝宣撫使吳玠亦如之飛玠惟不帶大字賜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右僕射張浚言



迨近措置酒稅課利錢僅五十萬緡備見體國故也。詔諸給賣

貼錢依限逐旋催納起發毋得希覬妄亂申請先是已減下戶所輸之半又詔全無物力人戶皆免都省言慮州縣猾吏妄說事端致令人戶意望林再有更易不行依限送納故條約為既而右僕射張浚言元降指揮非奉聖旨不得支使方今軍事之際兼措置屯田所費益廣已逐急取撥應副使用乞俟支使了畢具實數奏請除破從之。浚奏請在三月癸巳

辛丑左承事郎鄒柄充樞密院編修官 司農寺丞都督府主管机宜文字蓋諒抚諭川陝還入見詔進秩二等

壬寅持服前左中大夫富直柔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時直

柔方持所生母喪故有是命既而言者論直柔編以書達權貴圖

起復章格不下會直柔辭免新命鼎進呈言實無此事上曰鎮江

謀守出自朕意小大之臣未嘗有荐直柔者前已面諭臺諫今且

當降詔不允彼再有請則從之可也既而直柔引祖弼故事乞終喪

制上許之。上詔在二月己未直柔再奏在四月辛丑詔利州路經畧安抚使郭浩襄

陽府路安抚使張旦金均房州安抚使柴斌知建康府主管江南東

路安抚司公事葉宗諤知鎮江府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李謨並

兼營田使先是淮東西湖南北荆南帥臣皆已兼帶至是悉命之

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

未見其效會張浚出行邊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為本浚請應事



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依民間例名莊客承佃每五頃為一莊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為佃頭每客官給牛五具種子農器副之每家別給菜田十畝又貸木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田即官樊賓提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為七月壬申又置營田司癸卯司農寺丞蓋諒言四川提轉牧守之官恃去朝廷阻遠轍法外用刑如軍民少有違犯其處斷輕重係於臨時喜怒之私上負陛下好生之德乞速加禁止詔制置大使司密切體究接劾聞奏都督府劾士張驍特補下州文李驍陝西免解進士也解潛在荆南便宜版授至是命之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奪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倣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糴本將悉行東南為五月乙酉改為子閱尚書刑部侍郎廖剛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剛引疾求去疏三上乃命出守

左迪功郎林儵循兩資與堂除差遣儵乞上所著易書詔給事中朱震詳問震言儵積學有年用功至勤乃令明州給劄錄其所著



易說及天道大備書變卦纂集等合二十六卷上之故有是命  
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需言去秋旱傷連接東南今春飢饉特異常  
歲湖南為最江西次之浙東福建又次之然今賑飢之術不過二  
說惟魚行之斯可以活飢貧而消盜賊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  
二則誘民戶賑糴以給之諸路固嘗有旨許借常平義倉矣又嘗  
令州縣措置賑糴矣然艱難之際兵食方闕義倉之粟諒亦無幾  
州縣往往逐急移用無可賑給唯勸誘民戶賑糴尤為實惠然豪  
右閉糴蓋其常態况當飢歲彼孰知恤全在州責之守縣責之令  
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糴稍濟貧乏務  
在均平然自來官中賑濟多在城郭遂致鄉村細民不能徧及臣  
願以上戶所認米數紐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擘米數縣差丞  
簿於在城及逐鄉要鬧處監視出糴計口給歷照支或支五日或  
併十日其交籌收錢並令人戶親自掌管官下得干預既無所擾  
人亦願從此惠而不費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之術也從之  
丙午賜兵部尚書折彥質進士出身時參知政事沈與求數去  
趙鼎欲引彥質代之以其進不繇科第乃有是命 監御史梁弁  
言行在倉官任滿有出剩之賞由此諸州綱運多端加量枉被監  
禁望賜寢罷若任內交納不擾特與推恩庶幾其弊可革從之  
勅令所奏川陝路知州通判不並差川陝人無通判而但有簽判  
或職官獨負者同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並準此監司屬官每司不



得過二負著為令先是吏部省記川陝人州不過三負縣鎮寨一負既而負外即徐林以為不便乃更立法焉

戊申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唐鄧隋郢均房州信陽軍並為所隸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追復寶文閣待制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時浩子柄入對上浩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呂祉苛奏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與世所傳偽疏激許淺俗繆妄之說不同竊惟浩之名德表在一世如是而前日追復止于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典仍許依曾肇豐稷例賜謚庶以副主上優恤黨人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 右儒林郎姜仲開特改

右宣教郎通判鄂州仲開宰邑有聲為宣諭官荐對故也 太李

生張逸補右修職郎進士魏昌明補右迪功郎二人自淮北來歸故錄之 進義副尉尹机為右迪功郎李鶯為下州文李鶯陽翟

人祖荐嘗從蘇軾李為文章元符末以上書詆誣入自訟齋不第死机安化人趙鼎之未第也嘗從机文天民誦李天民仕不達而卒二人嘗以策干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於荆南潛還朝例補武職鶯能為歌詩援黨人子孫例訴于朝都省言荐在元祐間名重一時坐應詔上書終身廢棄依赦合該錄用子孫鼎又請以給使一官及親屬轉官息例為机換文資以伸師友之義故有是命

詔江西轉運司相度以旱傷州縣下戶所納苗米價錢於江次糴



發客販米斛初上以江西湖南旱命四等下戶苗米皆令折納價  
錢而江西漕司請放稅四分已下者仍理本色至是又言抚州已  
催二千餘斛它郡皆無之乃詔洪吉等州分析殿中侍御史王縉  
言去歲災傷至甚官司檢放未必以實四等以下該納價錢者少  
催督日久未見申到其實可見近湖北轉運司申鄂州見商販米  
斛舡到岸價例不知高貴乞降輕齋和糴若令江西轉運司委能  
幹官就江次糴發從折納價少除津般糜費欠折之外官司貼支  
數亦不多使一路細民免監督之苦無逃移之患甚大惠也詔相  
度措置申尚書省

庚戌殿中侍御史王縉為右司諫監察御史石公揆守殿中侍御  
史制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謂輔弼疑丞大臣之職朝夕納誨  
務引君以當道者也後世事任言責析為二途官以諫為名而所  
用未必賢於是大臣不得盡其規而人主不得聞其過矣况未濟  
艱難慮多闕失顧茲任屬尤難其人縉孝謹忠信有古人之志德  
稱於士友而達於朝廷頃自郎闈擢居憲府三院御史爾歷其二  
為不好訐以為直不撓法以掩姦不為人飛走以擣吠所憎肆惟  
汝嘉俾陞諫列夫孝有移忠之道職在盡言之地勉行爾志以弼  
予違 詔江浙閩廣諸路總領賣田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  
村戶絕并沒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道泥田昨為并魚之  
家小立租額佃賃者永為已業更無改易仍令戶部與監司州縣



毋得申請少有更改用三省奏也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勸權安  
抚司公事薛弼言近以朝廷催趣應副岳飛月椿錢九萬貫并撥  
上供米十萬碩往鄂州又撥四寺折錢餘米應副岳飛又撥二萬  
碩應副荆南王彥又撥一萬碩應副鼎州臣愚兼管潭州備見帥  
漕兩司虛實本路因旱甚民流檢放之餘通不及三分稅米內仍  
有五寺下戶折錢之數委無可以支給本路大軍并將兵自十一  
月折半支錢尚自拖欠一月及口食寺米無可指準遂施守寺諸  
縣催趣殘零放不盡稅斛升支散惴惴有旦暮之憂今來十二月  
積陰雨雪不止自下旬雪霰交作間有雷電冰凝不解深厚及尺  
州城內外飢凍僵仆不可勝數除用度牒招募僧行隨即瘞埋旬  
日之間閱實剃度僧行不少自中冬闕食城內白晝剽劫城外十  
室九空盜賊迫於飢窮十數為群持杖剽奪行旅舟船道路幾於  
阻絕除散遣緝捕官晝夜巡察遇有發露隨即擒獲斬決流配殆  
無虛日近方少戢流移漸歸墾治田畝遭此凍雪寒餓死損枕籍  
道路雖自席蓋在任分置三場給粥以濟日近數日加增至市民  
逐軍營婦不憚愧恥與乞丐隨逐仰給觀此灾沴正宜倍加賑卹  
以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况本路州縣累經敵馬殘壞尤甚遺黎  
九死之餘去歲一年備兼五大夫兵大火大旱大飢今復大雪若  
通融一路所有極力救濟或恐不能延及秋熟蓋去麥熟尚四月  
禾熟尚七月若更撥錢九萬及撥米應副四處非唯上供已無可



支移其錢亦何由辦足定見州縣剥膚槌髓百姓愈不聊生臣昨嘗以帥司激賞有備屢乞責辦相兼應副湖南軍馬及席益移鎮磬竭所有祇了迎新送故之費今帥漕兩空司空虛無一月之儲而大軍諸兵有拖欠之積萬一雨雪不止移運不繼飢寒並至或生他虞雖誅責臣身無救於事亦知朝廷費廣不敢別覲支降唯望特降睿旨將應副諸處錢米速賜蠲免詔弼將節次降到米斛疾速措置賑濟仍具去年上供苗米正色及折錢實數申上書省

著此以見湖南事宜魚自來監司所奏災傷未有如此之詳者故全載之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軍中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右宣義郎湖北京西招討使司參

議官李若虛提奉京西南路常平茶鹽公事魚轉權轉運提刑司公事以招討使岳飛言自收復後來未曾差置監司慮無以檢察州縣故也

壬子都督行府閔右朝奉大夫江東宣撫使司主管机宜文字郝漸在軍日久備見宣力陞充本司參議官 右承事郎直秘閣邢孝揚為武義大夫忠州刺史主管萬壽觀公事以其家有請也

癸丑閤門祇候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徐家宗誠閤門祇候添差徽



州兵馬鈐轄丁禎並發付淮西宣抚司使喚二人皆劉光世故效  
故光世請之

甲寅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彦質充端明殿李士簽書樞

密院事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堂饌自艱難以來至為菲薄趙鼎

名食堂厨公吏云日費香直且數十緡酒饌不計也如執政折彦

彦質劉大中輩從官范冲朱震胡寅魏缸輩每酣飲必抵暮方出

宰相不逮即守都堂成酒肆矣勝非所云不得其時今且附彦質

執政之後其遣帶御器械錢恒往台州抚問其母秦魯國大長

公主仍以銀合茶葉賜之 詔偽造綾紙度牒依詐為制書法斷

罪用礼部請也時以軍興配賣度牒于諸路故條約之

乙卯給事中朱震言國家改官之法選人六七考用奉主五負始

改京秩所以周知民情練達世務養之以久然後奉而任之近歲

戎馬生郊士多失職陛下覽群臣之議給官廟之祿待之固已優

矣而又用其考第求荐于前執政之門以充奉主五負之數無乃

太優乎臣愚乞自今而後有用官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

縣丞補足合用考數然後兩任闕陞知州一如舊法不歷州縣者

不得任朝廷之官若異才實能朝廷之所擢用者不在此例如此

則抑僥倖之俗止奔競之風施之于政庶無妄作官民之事矣詔

吏部勘當 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奉罰銅八斤坐應報江東

宣抚使張浚文書違滯也浚劾鵬奉報事不實出言輕慢趙鼎令

鵬奉分析浚再乞黜責乃有是命 淮東宣抚使韓世忠引兵至



宿遷縣執金人之將孛董牙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硬探偽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日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衆突入陣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翌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令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邛以望通軍通騎至陣前請戰金將牙合孛董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朝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女真小醜侵犯王界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牙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伏以手相格去陣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牙合牙通

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是日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

徒伍俊寺兀所殺先是進據險為寇朝廷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招之進不受直徽猷閣知鼎州張翬使人說俊寺而遣兵捕之俊斬進及其妻子詣翬降餘黨招戮殆書後錄其功以俊為秀州兵馬鈐轄其徒一百七人授官有差

日歷魯攀寺一百七人以四月九日丙午補官

丙辰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張旦復舊官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用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請也先是飛赴都督行府計事遂自鎮江入朝上名對于內殿賜飛金酒器遣還

岳飛入朝日曆不載但於



二月丁未書張俊乞令內殿引見及于此日書有旨左直秘閣

藏庫進金二二兩賜岳飛酒器使用不知何日引見也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薛弼陞一職知荆南府兼管內安撫使洪州

觀察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彥為保康軍承宣使知

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朝議以襄陽重地故命彥以所部鎮之

彥除襄陽日歷不書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

丁巳左從政郎徐喜特改左宣教郎喜為德化令以宣諭官荐對

遂命監行諸軍糧料院

甲子

詔湖北京西帥司於招討使岳飛

並用申狀

戊午詔中侍大夫保信軍承宣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提奉宿衛

親兵楊沂中以入隊萬人赴都督行府使喚張浚欲以沂中助韓

府充孝寺之法堂

庚寅賜侍御史張致遠五品服以其數言事也 嶺南編管人何

圭放逐便特復左承事郎大圭建炎末為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坐

罪廢斥及是宰相張浚為之保叙故遂復舊官 詔樞密院幹辦

官除扈從賞外更轉一官減二年磨勘尚書省戶房更轉一官以

本院言機速房晝夜專一行遣邊防軍機字利害至重戶房應辦

大軍錢糧激犒等並無曠闕故優賞之

辛卯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復鎮南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明堂恩也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叅議

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



月新守程千秋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港亦改為都督府

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港所將蔡兵捍賊熊克小歷載昌寓除參議官千秋知鼎州在今年六月

月按日歷二人改除並在去年十月而昌寓以今年六月去官克遂該記也左朝奉大夫新知建州

鄭彊特遷左朝請大夫彊前守汀州會寧化縣按囚當死者十人

知縣事揚耆年以獄上彊按得寃狀悉破械縱去刑部侍郎胡交

修言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微幸進秩不重寘典憲無以

塞天下之怒詔重黜耆年進彊二秩左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

郎張成憲進官一等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本司駐劄江上近

二年成憲應辦錢糧並無闕誤故也福州言顯謨閣直學士辛

炳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特賜銀帛二

百足兩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

朕以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往行師壘西連隴蜀北泊江

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既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幾

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知詔下在是月庚子右司諫趙

需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今鑿輿言還遠適寧又臣願陛下

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危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明矣伏望益

軫聖念載廣遠圖知晏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

豈樂不可極則前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凡所

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



可忘乎臣於此當念危蹕之勞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不勝至願詔需論奏深得諫臣之体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五月辛卯蓋誤

侍御

史張致遠言天下之勢猶人之一身庶民取心腹之中外國在皮膚之外敵國侵侮是謂皮膚虜不仁僥善用藥石其去甚易庶民稔亂是謂心腹蓄毒若養而不治其愈寔難今之洞庭彬虔東廣嘯脅者仍在此心腹之疾也洞庭阻固累年於茲招安之人婁遣而大半不還水陸之師每進而無深入臣嘗究訪曲折蓋其巢穴綿亘甚廣軍民嘯聚甚衆抄掠儲積甚富伏聞廟筭已定臣不多言至知彬虔東廣乍起乍息畧無寧歲往者岳飛至所遣徐慶日破一寨群賊假息村落殄滅可期慶遠追還餘党遂復熾矣吳錫至柳襲賊入韶州朱廣節晏等頗見窮促未幾而錫亦徑歸長沙貴任不專無益於事韶連南雄近為彬寇所擾雖韓京屢小捷而軍威不振循梅潮惠又苦虔寇出沒重以土毫殘暴人不聊生廣東州府十四惟西江四郡粗得安堵其他蓋無日不聞賊報千百為群所至焚劫而惠州河源縣凌竦曾衮二項人數最多衮嘗就招安補官為歸善巡檢頃復歸河源其徒居於水上自惠至廣相屬也帥守監司幸其不入州縣各僥倖罷去無肯任其責者故憚於上聞一方閤門無所告訴臣嘗為陛下言之矣繼以江淮有警度



朝廷未<sup>有</sup>餘力今適可為之時更緩而不圖是養心腹之疾然帥守  
監司所以憚於任責者亦有一說諸群素不儲糧大兵難以持久  
以臣愚慮宜以此事付之諸帥仍分委江湖閩廣諸漕使各應副  
糧草韓京一軍并元通黃進之黨各四千餘人見駐韶州令湖南  
帥司遣任士安等入郴州宣章與京相應以經營郴與北江數州  
令江西帥司遣趙詳等由虔州安遠入循梅令福建帥司遣申世  
景由漳州入潮惠相為犄角以經營虔興東江數州視賊所尚不  
以路分遠近或分或合且招且捕招者刺其壯健捕者釋其老弱  
若委任得入信賞必罰不過歲月之間可以平定詔逐路提刑司  
体究有無上件賊火中書省又詔郴虔廣東諸盜限兩月出首有  
材武之人願赴都督府使喚令帥司津遣前來當議不次任使  
癸巳左迪功郎成都府府學教授雷觀特改左承奉郎觀成都人  
靖康初以尚書賜第為大學博士俄罷去上聞其名改召對而有  
是命觀又獻蜀本資治通鑑乃以觀通判潭州觀進通鑑在  
三月甲戌除  
俾在丁丑  
今聯書之 賜荆襄陽制置司統制官李道崔邦弼金束帶各一  
錄襄漢之功也飛承制以其將武功郎姪政於鵬並為武顯大夫  
至是申命

乙未宰相趙鼎張浚請鑄都督府印應川陝荆襄都督府事務見  
管吏兵將官物等併歸本府行移依三省体式其與三省樞密院  
往來文字依從來体例互關合行事件待報不及者聽一面施行



浚又乞神武中軍將官王存及本軍一百騎并昨江上措置日有  
支使不尽激犒金帛等並行取撥前去又於左藏庫支撥空名文  
武官告三百道皆從之 封太常博士陳確寡嫂楊氏為孺人確  
自年少養於楊氏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庶酬其平生撫養之恩  
特許之非常制也 和安大夫忠州刺史致仕樊彥端落致仕判  
太醫局 詔昭安府曾得解舉人特免文解一次以諸生援紹興  
明堂赦恩有請也 責授永州別駕潮州安置王以寧許自便  
詔左朝奉大夫太常博士耿洵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洵在揚州為  
敵所執至是用其家請而命之詔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丙申叅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薨於相廬縣詔賜庾告半月往視之  
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体訪捕盜已用張致言命  
武中軍將官趙祥廣東兵馬銓轄韓京福建兵馬都監申世景王  
進各率所部不拘路分會合招捕樞密院言尚慮祥等遷延乃遣  
臺臣体訪如監帥臣不切措置漕臣不為應副錢糧通兵官遷延  
玩寇並令按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仍令樞密院各降黃榜付祥  
等軍前招諭又令福建安撫使張守遣官密訪進兵勤惰等事遂  
旋聞奏 偽齊成忠郎左叅特補秉義郎恭為劉豫部糧至淮陰  
縣遂以所部舟十五艘米千五百斛米獻故錄之 賜荆襄制置  
使岳飛金字牌旂榜十副充招安使用從飛請也 右朝請郎提  
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公事韓寅胄罷寅胄錡曾孫也也金之入



犯也寅胄自鄱陽挈家遁去寓建州之崇安至是為殿中侍御史張洵所劾故黜之 是日雷發初發

丁酉詔叅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各進官一等以措置防秋之功也於是徵猷閣待制胡安國與其子起居郎胡寅書曰昔裴度平淮西功亦大矣制亂不過曰燕孤載橐楚廣旋軫錫階旌德祚土執勤而已李繼隆澶淵奇績止進一階比觀二揆制詞四將賞曲頗未晚也又曰元鎮非大手亦得一半恨佐之者弱元鎮趙鼎字也 詔自今旬休日今宰執摘按神武中軍事藝精熟人量行激賞今樞密榜諭 吏部奏武臣陞朝官已上賞立戰功遇大禮並加勳乞者著為令用大理寺丞韓仲通奏他事見去年七月辛未後亦不果行 都督府奏改詳議官為諮議軍事又奏右朝議大夫知常州詹至 主管機宜文字司農寺丞蓋諒幹辦公事皆從之

戊戌手詔監司守令勸農 左文林郎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左迪功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高閱並改合入官除秘書省正字閱嘗從楊時學至是為趙鼎所薦皆召對而命之 閱初見紹興元年四月彌

正月初見三年六月

詔監司州縣官吏公人毋得收買官田 右武大夫

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宗籤孫以彥從恩特轉遥郡一官籤孫自陳係隨龍人特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張洵言籤孫特於遥郡上轉行趨躡象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宜免



別生僥覲况隨龍請給同於軍功若特轉如此其祿廩合增兩倍  
臣又謂朝廷紀綱由乎三省詔令所出當從中書審覆駁正當由  
門下受而行之當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今竊彌所得聖旨只  
云中書門下省閣門狀則是不經由尚書省也燕臣檢照比年以  
來閣門自取特旨作中書門下省閣門狀降出指揮者前後非一  
賞失於僭則啓僥倖之門法失所守則成紊亂之弊仁者之患漸  
不可長望速賜改正只令依常格施行仍乞今後不許閣門以私  
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今後亦不得妄有僥  
求庶幾大公至正之道可以克濟中興不為小補輔臣進呈上曰  
絢所論極當可亟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  
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上語在閣  
月乙酉

詔神武中軍見八隊官兵每五百人為一指揮選將校置兵籍俟  
就緒日取旨賜軍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招安群盜往往撥  
隸中書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焉

己亥手詔以中原未靖介處一隅令公卿百執事交修不逮仍榜

朝堂 賜信安郡主孟忠厚兩浙官三十頃 尚書左司員外郎

徐杞直徽猷閣提點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右司員外

郎王綰直徽猷閣知漳州 右朝散郎馮國泰知萬州右朝請郎

喻汝礪知普州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綱集英殿修

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賈安宅右太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湯



東野並復徵閣侍制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復集英  
殿修撰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平太平觀柳約左道議大夫提舉南  
京鴻慶宮馮溫舒並復祕閣修撰皆用刑部檢舉也既而言者論  
安定明受間不從葉夢得勤王之議御史張洵論溫舒借勢於梁  
師成以得館職並乞寢罷以俟後赦從之 詔吳國公主二子並  
補武節郎賜名令中書舍人訓導近歲公主子例補副使一遷即  
領遥郡孫曾皆京秩云 故武翼大夫趙士道特贈武德大夫官  
其家二人道守官江州為馬進所殺改錄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  
章疏進入初上既命群臣條具而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面謂天  
下之事言之非難而聽為難聽之非難而擇之為難臣伏見神宗  
皇帝治平中詔內外官上封事者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  
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於是方平等言百官所上封事其間但陳  
箴諫之言及泛論治體者欲節畧編寫成冊奏御若指陳時務利  
害有可行之事即具聞奏乞降付二府施行若大意可採而又辭  
鄙俗事理不盡者臣等逐節別立看詳冀文理稍備其上封事人  
開陳國體時務文理詳明才識出眾者官員乞依詔書甄擢其次  
賜勅書獎諭布衣乞下有司召問令逐一條封委有可取量才錄  
用從之臣竊惟中國無事之時採納群議如此其至况今內修外  
攘建太平之基業復文武之境土時不可失寶資群策之助伏望



陛下明詔有司依做治平故事編類進呈斷自聖意擇而行之故

有是旨 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王侯守尚書左司員外郎直

徽猷閣湖南制置大使司叅議官張宗元守右司員外郎後六日

詔侯轄權給事中侯廖剛至日罷 左宣教郎何掄為秘書郎掄

青城人張浚所引也 左朝請郎吳表臣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

事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寧止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進士劉儼特補進勇副尉以儼自雄州歸朝言利害也 淮西宣

撫司統制官親衛大夫康州防禦使知丹州鄜瓊翊衛郎劉光輔

來獻光州之捷詔賜其軍錢二萬緡以瓊領宣州觀察使光輔遷

拱衛大夫文州刺史而統領官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孫琦亦遷

右武大夫

琦即建炎初寶應縣作亂者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為外姻

願以授沒上曰安可以冲故廢祖宗故事况史館非朝廷政令之

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惟神宗皇帝實錄

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

去取之意設若不當稍涉私徇則罪有所歸何所逃刑據史館所

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記紹

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

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簽帖今考異依重修本

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方神宗皇帝在藩邸及即



位之初治平之際未有大議論也舊史成於元祐六年而王安石日錄出於紹聖之後新史專用安石之說去取之際各有可議參照稽考必求其當此則見於熙寧之後也臣衰病不在誤膺付委固不可避瀆煩之誅然先朝大典設官置局上有監修次有修撰而臣妄愚進越乃敢專違止緣從便之日輒為此例上稟聖訓恐可如此修定臣智識淺近學業荒蕪遣辭非工敷叙不明此臣不能免彊者也其如議之未精考覆之未祥前後有所抵牾本末或相乖違伏望陛下貸臣之罪容臣是正當稽於衆論資於官長固非臣所得專也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刊定修立從之

按宋史繫

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轉運副使陸彥欽為川陝宣

撫司參議官用盧法原奏也

詔准西宣撫使劉光世妄許氏甯

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時吏部勘當自來特恩所得封號許陳乞親屬如遇赦封妻亦召保官委係禮婚正室封贈本部未曾行遣過似此体例合取朝旨詔特從所乞中興後諸大將封妻自此始

壬寅侍御史張致遠言自古為官擇人故人勝其任後世為人擇官故官失其職比年以來不復因任號公透者猶不量其能否徇私意者豈復計其賢愚故天下之務日以委靡無所責成而百官有司寢失其職監司守倅皆按察官也乃不責以糾劾而分遣臺屬諸路漕臣正轉餉官也乃不責以應副而別遣郎曹舉此二端



倒置已甚欲革其弊惟在於披公議以因任耳臣願陛下飭諭執政大臣自今中外有關皆以公議能否而進擬除授仍令給舍臺省察其選用未當亦以公議是非而繳駁論列如此則官惟其人勝其任賢才彙進朋比不作中興之業陛下垂拱仰成矣詔三省樞密院遵守 左中奉大夫黎確復徽猷閣待制右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程唐左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鄉並復集英殿修撰既而言者論確嘗勸張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心論唐諂事童貫不當叙命遂寢 確罷職在是月戊辰唐罷職在己巳 都督府奏改參謀參議官為參謀參議軍士從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賤上曰臣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立國規摹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以汝嘉言心力有限不能當兩處繁劇改也後三日陞徽猷閣直學士

甲辰申嚴吏部禁謁應在部人整會文字聽於食前具事因見長貳郎官呈稟仍不接坐著為令 詔湖南上供錢物及進奉並免

三年 日歷無此今于七月二十  
五日 本路運司狀修入

是月端明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盧法原薨於閬州初宣撫副使吳



玠言法原以憾不濟師不餽糧不給錢幣不應副器械功成又不  
銓量獲功將士上以手詔詰法原法原辨數甚悉上不以為是法  
原又上疏開具自到任後來應副玠軍馬等事且言人微望輕無  
以塞責乞一宮觀差遣詔不允時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行  
至達州之通明而叅議官范正己等白以法原久病乞致仕即自  
本司事無人與決乞速降指揮晨具以聞有詔法原委任非輕義  
當体國協濟事功不可託疾引避乃仰晨宣諭至意令法原日下  
視事而不知法原已卒矣盧法原卒未見本日李燾撰趙開墓誌  
係於閏二月按日歷閏二月二十二日  
丙寅楊晨申法原久病乞致仕以地理計之自閬州申至通明又  
自通明申至行在非月餘不能則法原之卒當在前二月矣日歷  
宣撫司奏二月十五日秦州捍禦事亦止是吳玠  
單銜無法原各今且附此當乞法原墓誌增入  
偽齊將商元

率衆千餘襲信陽軍成忠即閤門祇候知軍事舒繼明率麾下十  
三人轉戰登師陽門矢盡被擒賊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  
宋鬼豈行逆耶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  
修武郎官其家一人荆襄制置使岳飛聞敵退乃以忠訓即閤門  
祇候惟隨州兵馬都監李迪知軍事就戍之舒繼明事以信陽圖  
經修入日歷繼明四  
月己巳贈官李迪  
三月己未正差淮西宣撫司將官陳琳叛琳者親兵統制官  
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也於蕪湖縣叔琦以衆奔偽齊統制官  
王德追至襄安鎮屬無為軍獲琳而歸失琦所在閏月甲子奏明  
年五月琦復歸之  
劉豫罷什税法改行五等税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六年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綾紙錢以尚書省言新法綾係專一織造費用倍多故也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

安府多火災或頃刻焚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霈建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

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畧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

弁白執政曰二者之論俱不遏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 二疏不

官今因光攝刑部附書之四月戊午光罷權是月癸亥霈徙 徽猷  
此其事必在三四月間也日歷全不載當求他書參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閣待制知揚州葉煥引疾乞奉祠以煥提舉江州太平觀煥守揚  
終一年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本軍錢糧闕乏張浚乞令都轉  
運使趙開躬親前去應副仍詰開違慢從之 右通直郎知撫州

劉子翼特遷一官以江西諸司言子翼自到任後發過岳飛軍糧  
五萬餘斛錢二十四萬餘緡又勸誘人戶椿備賑糶米三萬餘斛  
故有是命子翼子羽弟也 金均房州管內安撫使柴斌乞名民

軍曰保勝先是王彥移鎮荆南盡將其部曲以行惟在兵數十人  
而已斌始集三州保甲結成陣隊每人免家業自五千至三千  
止號保勝軍又請招必勝禁軍三千人以實邊面皆許之斌招禁

軍在三月  
併繫此月

己巳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  
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  
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  
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意  
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鷲可以倚辦  
大事故並用之是日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  
有四兵貴精不貴多；而不精反以為累將貴謀不貴勇；而不  
謀適為敗擒陣貴分合；而不能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  
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按原本四  
條止載其  
二今據奏  
議補入 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



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者二後今降官告  
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  
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去  
春呂頤浩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  
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  
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  
東京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也去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  
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  
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  
蘓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  
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未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  
西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  
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  
餘民力必不給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  
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  
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  
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  
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  
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寔何補於事  
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綱營田議以是月戊辰行下今  
後附此其奏恢復未善等事必



在到洪州之後今且  
用除二宣撫逐書之

勅令所刑定官左時面對言國家經費之

大藉於鹽者居多入納之法雖詳而未免乎壅滯者法屢改而無  
以取信于商賈故也今之商賈本多而利寡納之而請遲法更於  
上人疑於下所以間有不通之弊願詔有司自今毋或輕議改法

詔戶部申嚴行下

詔浙東州縣守令勸誘上戶廣行出糶如糶

及三千石已上之家依已降旨等第補官若有頑猾上戶依前閉  
糶之人亦仰斷遣仍令提舉官躬親檢察尚書省奏婺州積米之  
家乘時射利閉倉遏糶緣此細民轉致艰食偷生為盜故有是旨  
未幾殿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臣但聞其勸  
分矣未聞其迫之也今止令州縣勸誘猶懼其抑勒若更許之以

斷遣則彼將何所不至臣恐州縣官吏不復問民之有無而專用  
刑威逼使承認姦貪之吏因得濟其私而善良之民或有被其害  
者矣乘時射利閉糶待價富民好利之心固多如是然而為守令  
者苟能布宣陛下之德意感之以至誠動之以利害再三諭勉使  
各以不費之惠自周其鄰里鄉黨彼宜無不從則亦守令之政教  
約束不素行於其民也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徧詣所  
部戒約守令多方勸誘務令民戶樂從或因今來酌情斷遣指揮  
輒有分毫搔擾並令提舉官奏劾從之三月丙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  
也降授右迪功郎新樞密院編修官陳淵依所乞改監潭州南



嶽廟

辛未言者請命館職編纂前古中興君臣事迹有資於治體者分  
分以篇目總為一書寫之御屏置之便殿萬幾之暇得以參驗古  
今鑒戒美惡從之後不克成 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州縣所  
負紹興四年已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及進呈上曰  
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五月癸酉米斛事可參考又詔旱傷四分地分  
闕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尊毆傷人罪至死者聽知通酌  
情減等刺配俟麥成日如舊各降勅付本州遵守仍不下司 集  
英殿修撰知湖州方孟卿充嶽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  
請也 拱衛大夫惠州防禦使知全州劉遠知邕州趙昂因論廣  
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苗屬  
官一員主管錢物上曰朕於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筭餘杭監牧  
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五十匹鄉等更可商量  
時已命左承議訥范直清提舉廣西買馬後三日遂以遠同提舉  
買馬令直清與遠協力措置焉 故朝議大夫周中特贈中奉大  
夫直秘閣官其家一人中從弟戶部員外郎聿訟中濰州死事狀  
于朝事見建炎二年正月下成都府路兵馬都監閻阜保明如所請故褒錄  
為日歷載此狀聿繫比部員外郎銜阜繫江西兵馬都監銜蓋是二人未改除時所上也 故左迪功郎章  
之即贈左宣義訥之即和中以上舍得官者於選調至是有旨召  
察未及用而死給事中呂祉等請特與贈官以為抱義修潔者之



勸乃有是命 詔總制司官候三者除執政日取旨以沈與求去位故也自是不復除

壬申罷潼川府路歲織官告度牒綾以轉運司告乏故也

癸酉秘閣修撰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陞徽猷閣待制先是川陝宣

撫副使吳玠數言軍前糧乏水運阻滯緣軍食少闕所繫至重緩

急生事愈害百姓詔開躬往軍前極力措置水運如委遲緩不能

接濟見今急闕即隨宜從長措置仍令制置大使席盜常切督翌

日開有是命蓋朝廷之意欲以解開際趣應辦也熊克小歷載開

正月又云先是詔開親至軍前又令席蓋趣開行皆誤也按日歷

此月戊辰有旨令開親至軍前又令席蓋趣開行皆誤也按日歷

煮煨開墓誌稱忠獻奏請公違慢又詔席 尚書吏部員外郎徐

林守右司員外郎 秘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守著作郎秘書省

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守著作佐郎 直秘閣知昂州張鬻陞直

徽猷閣鬻引疾乞祠而都督行府言其勞效乃命進秩為 左朝

奉節范同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

虜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

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習迂濶之學施之事

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 起居舍人董弁言

謹按直徽猷閣程芾素不為士大夫所齒嘗除湖南漕乃于廣西

監司權知賀州又於新任部內詭請官田千餘畝使久佃之人一

旦失業望正典刑以威貪吏詔芾罷官祠芾今年二月丙寅與祠

以修注而按吏頃所未



有故

啟中侍御史周秘入對論四川漕司注授不遵法令孤寒

之人無緣得祿雖已令制置大使覺察謂宜先絕其弊源欲令每

遇季月終刷其應使之闕於孟月首出榜令在部人集注一次更

從朝廷取見四路合辟闕行下曉諭其監司違法差置權官占據

合榜窳闕乞重加責罰仍許徑赴大使司陳訴其漕臣姓名申奏

如此則蔽匿闕次妄稱奏辟之弊可以盡革上嘉納謂秘曰蜀中

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乃詔諸路運司遵守如有違戾

令制置大使司按奏日歷於一日兩載秘此章而章疏及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已經召對及既嘗輪首乞令吏部會太常

問如偶無已見顧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

過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顧對雖數而不嫌儻効一官

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之間以各展其所長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

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並權聽啟前司節制

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

少欲摘張浚之將趙密為助浚以行府檄浚、拒之謂世忠有見

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浚亦稟於朝趙昂白上曰浚以宰相督

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浚亦不可拒乃責浚當聽行府命不

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

得體至是浚終以浚不肯分軍為患昂謂浚曰世忠所歆者趙密



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今沂  
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此以熊克小歷修入但克繫於今年八月浚入奏之後蓋不知其  
日月也按日歷今年二月二十日戊午有旨揚沂中赴都督行府  
使相與三月一日乙亥有旨趙密權聽敕前司制以此事正與克所  
云相合但其後世忠兵未出而金重兵祀淮西反以中隸俊蓋臨  
機區處非夙議也故表  
而出之以補史闕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落階官提舉萬壽觀工之即位  
也淵以覃恩遷遙郡至是積十年終落階官焉拱衛大夫同州  
觀察使致仕胡愷追三官勒停愷坐私酤抵罪當罰金案奏特有  
是命是日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至成都府益未至成都道奏兩  
蜀去秋荒歉乞米一二萬頤專乞濟糴詔趙開除應副吳玠一軍

歲計糧米外將其餘寬剝米斛付益又言四川土禁軍自來孱弱  
屯駐京軍亦非精銳屯駐既久存無幾臣嘗乞却裁焦元李建陳  
元等軍馬未蒙俞允乞別撥一項精銳軍馬前來并許臣招收軍  
中兵將逃避之人漸增軍數樞密院招收逃亡有害軍政但許召  
募效用三百人而已益乞賑濟米以是日奏至乞招軍  
在後六日癸未今併書之

已卯右朝請郎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  
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切持雖灼見懷姦以其議及祖宗未敢行  
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切持懷姦誠如睿旨覩其文理繆固不足道  
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今輒其前後聞見以証其說元祐之初  
哲宗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



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  
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九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  
畧曰恭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  
下者甚溥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  
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蘊轍范純  
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  
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皇<sup>上</sup>嗣位之初首召范純等  
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  
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  
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劫持上下姦人  
情偽如出一律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  
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  
復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  
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為名始  
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為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聰  
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  
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愷何  
者而敢為此言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  
廷庶幾僥倖萬一為自愷有此言善類為之不安士大夫莫不疑  
惑以謂既付之民社未必以其言為非也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



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當  
便與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恠折彥質曰此  
乃國論不可不察小人嘗試朝廷之意若好惡不明則便出為  
惡趙鼎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上曰是亦輕典至是再進呈愷細  
位鼎奏愷係州縣資序恐用以牧民非宜欲送吏部與監當上曰  
甚好為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說彥  
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 詔岳飛疾速兼程之鄂州措置軍馬

左朝散郎勾龍如淵行秘書省校書郎如淵漢江人也 右通  
直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進秩一等左迪功郎添差臨安府學  
教授周孚先特改左承事訃復一無錫人與孚先皆引對而有是

命

庚辰宣政使貴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陳宥為內侍省押班  
主管溫州景靈宮奉迎所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觀祖宗帝后神御見在溫州令幹辦官黃彥  
節迎奉赴行在惟聖祖象由溫州如故既而中書言恐內侍沿途  
騷擾止命本州遣近上兵官迎奉為後音在是 檢校少師奉寧

保靜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鎮保平靜難興州置司  
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殿前司策選  
鋒軍赴行在遂有是除 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  
差遣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也時見任通判百五十員待闕者



乃有二百八十九員公揆以為僥倖冗濫且非舊制故有是請  
端明致學士提舉華州雲臺觀張深卒

壬午太常謚故贈安化軍承宣使劉瑱曰剛愎鎮守真定與金人  
巷戰而死

癸未左中奉大夫直秘閣閻旦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

副使怒府吏喬昇會王似薨旦攝府事以旋風棒擊之至死川陝

宣撫副使印溥以便宜罷旦成都運司題名且以言于朝上曰若

以軍中法而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陛

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乃有是命既而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劾旦

違非詔旨不肯落銜旦坐奪職職曰奪職在詔臨安府官屬咸年

磨勘指揮勿行先是以行官之勞第賞而文武當受賞者百有餘

人御史石公揆言其太濫周秘又乞令守臣覈實折彥質奏外議

頗不以行賞為然命遂寢降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趙秉淵

令赴江東宣撫司軍前自効秉淵以掠和州水寨之罪當遠謫至

是乞以功贖罪張浚許之

甲申給事中張致遠乞顯謨閣待制知台州致遠以母老乞奉祠

章四上乃命出守既而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致遠移郡在

時言者論福建帥憲曾楙呂聰問捕寇無方又言聰問無檢身之

操趙鼎進呈乃詔楙累乞官祠可提舉江州太平觀聰問令致遠

密切究實事遂已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疆盜未經結錄已



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為吏受賕鍛鍊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為正賊乞今後未經結斷在禁身死者二名一名吏部尚書孫近等言如此恐貪冒賞典之人計囑獄司愈將平人非理致死其弊益深故有是請仍乞將惠州獄官貶秩衝替自今疆盜獄死及五分以上官吏比附歲終禁及一分科罪不以併計失減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餘從之

乙酉進呈李彥所探事宜趙昂奏兩日併得陵寢神御器物此必在天之靈深有望于陛下者上愀然久之右朝奉郎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咨為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

言咨為總領司屬官專務掎克以苟進身豈可居外臺耳目之寄

乃降二秩罷之咨尋卒咨五月己丑降罷洪邁彥堅甲志云永康

興五年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權監於潼川路王躬請

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三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

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

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監額倍增荐諸宣撫使權為利州路轉

運判官未幾死按史咨今年方徐陝西運判與邁所記差不同蓋

是時宣撫司除監司帥任亦未嘗盡奏也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昂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日逐腫痛不能出鼻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右朝議大夫直寶文閣任詩落職降二官罷官觀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罷先是朝廷聞詩帥夔無治狀詔俾奉祠十月



癸巳詩亦奏轉運判官王肇銓選不公乃降肇二官放罷令帥司拘  
苗取勘今年正庚子至是制置大使席益言夔路帥漕皆非其才三人  
不和動相比罵詩素病狂易專事貪苛望行罷黜輔臣進呈上曰  
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遂有是命

庚寅故承議郎贈直龍圖閣龔夬加贈右諫議大夫與恩澤以其  
家有請也直秘閣知大寧監龐修孺落職放罷修孺方待次言  
代者穆實未上而亡乞之任實聞自言詔貶修孺二秩右司諫王  
縉劾其躁妄故絀之是日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始領使事于金  
谿縣綱請蠲從傷州縣三等以下戶四年積欠又乞錢十萬緡為  
營田本上皆許之洪州月費軍儲未五千斛錢六千餘緡而倉庫  
之見在者未四斛有奇錢五百千而已綱具聞于朝乃命都漕司

應劭一月

此並據綱行狀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奏捷上因語及世忠將所得  
青徐州土兵弓箭手皆放歸甚善朕思之不若更與數百錢令去  
此事雖似非急務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縱被劉豫父子驅  
率亦豈肯為之盡力顧趙鼎曰卿可作書速諭張浚右諫議大  
夫趙霈請戒諭臺諫之臣糾按姦弊先是吏部令史有隱匿過名  
遷補者為御史私呼大理吏諭意繫者不伏詔移臨安劾治臺史  
二人皆坐特旨編管霈奏恐百司緣此慢易臺綱浸輕乞加戒諭  
上從之入內東頭供奉官陳成之追二官成之為熙河蘭廓路



提轄棟中保寧指揮避難入蜀寓居嘉州及張浚罷歸成之復出行陝西之祿至是為權宣撫副使邵溥所劾故有是命成之已亡去求之不獲久之復自歸職如舊紹興九年往陝西撫諭即此人也

壬辰詔四川災傷至重去處全闕俟秋成日催理時制置大使席益言去年十二月六日聖旨節文諸路旱傷去處全轉運司審實如委及四分以上權往給賣臣自入界以來百姓遮道陳訴困窮皆稱去秋旱傷田畝所收多者不過四五分少者總一二分又緣官中糴買壅遏未穀價例踴貴無從得食盡有菜色又去秋西川水潦東川旱曠即今粒食昂貴斗米錢兩貫利路近邊去處又增一倍民人饑流死者相枕藉於道見行賑濟臣契勘四川災傷如此自合權往給賣今轉運司並不遵用上文審實却一概行下殊失聖心臣訪聞得益緣蜀民自來不曉陳訴災傷是致州郡漕司不曾依條檢放間雖有檢放去處並不以實臣又契勘四川贍軍十年民力困弊計其生理蕩散何啻旱傷四分以上縱不災傷亦合比附旱傷四分去處奏請權往給賣何況民方飢死見行賑濟而不得比於旱傷四分蒙被寬恤之令臣若不言朝廷何由得知四川水旱之實有司便文徒務推行使遠民重困嗟咨怨恨上累國體所繫非輕故有是旨

癸巳趙鼎言近史院編類元帥府事蹟有可疑者如言王雲行李中有短頂頭巾百姓知其果叛上曰雲死後宗澤方遣客司齎兩



頂頭巾來云得之雲行李中是時耿延禧高世則皆在坐雲亦牧  
之為國豈可誣讒以此又言黃潛善遣張宗入京密結王時雍上  
曰此事亦不然黃潛厚一日驟來見朕哽噎不能言再三叩之乃  
云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朕是時更無分毫生意同與見耿南仲  
商議往招潛善潛善既到即檄諸路共力勤王當時處置皆是潛  
善張宗見存自可問也折彥質曰大抵人情喜宗澤而惡潛善故  
耳上曰潛善誤國固有罪然事之是非亦不可不公

乙未左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  
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其論時事其論行法令畧曰人主威權之  
出至於殺戮事關軍政儻罪狀明白當守之不移不可奪於好惡

使遠近窺測動搖國事論先計後筭略曰臣伏見頻年教坊將相  
用兵制敵初無成筭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  
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計願任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  
使廟筭先定然後兵再出而亂可平矣論賞罰曰人主之馭臣鄰  
惟在賞罰當則功勸罰當則罰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尤不可不  
謹比年以來爵賞失於濃厚愚者苟得為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功  
傑捐者較功揣己豈無不自信之人伏望審信賞必罰之旨以圖  
興復論行法令曰法令者立國之本<sup>大</sup>人主之至權近者朝廷以四  
方未平務從含貸而臣下浸成驕慢法令不行於軍旅沮落於方  
岳幾何而不陵遲望明勅中外執憲之臣振起綱條以折姦推之



漸論虛實用度曰今天下自經兵火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  
三之耕牧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吏雖使天雨鬼輸  
無由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願解紼更張以圖興復論敵人強  
弱曰金人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二太子婁宿等教人零落殆盡獨  
黏罕竊有其權土地濶遠金玉子女盈積自以為非天崩地陷無  
復可憂喪兆漸萌陛下欲雪大恥正在今日論釋相曰陛下臨御  
以來授以為相者十人矣在位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願慎  
謀厥始益加禮貌且推赤心置其腹中無令小人伺其隙論戰守  
用兵之道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死生者戰也增俾  
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百萬未嘗罄金鼓於行  
陣間敵之至即戍兵而走豈知所謂戰未嘗修城郭立宗廟間敵  
之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或謂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竒正  
無常變化不測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臣謂金  
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善以陛下之神武託社稷  
之威靈以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論政事  
本末曰政有大小事有本末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為先  
臣竊謂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是乃政事也今能修其政事  
則本氣實而神氣不能入彼外敵不待攘之而自攘矣論兵曰大  
抵用兵之說三<sup>有</sup>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反



此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其數出場動作勝乍負最兵家之  
天忌論形勢曰立國必處形勢之地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  
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自古吳以壽春  
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  
自養梁洋田壠邱墟置之不復為慮兼梁洋可戰可守乃天下脊  
願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乃有噬臍之悔

丁酉詔於皇城內修益天章閣以奉祖宗神御後以親征未及行  
武功大夫知商州充金均房三州都統制格禧知均州王彥之  
棄金州也宣撫司遣禧以所部戍之及柴斌為安撫使以格權均  
州至是申命

是春偽齊劉豫再開貢舉得卽世矩一云卽以下六十九人改  
明堂基為講武殿於其地造戰船偽開封尹鄭億年為吏部兼禮  
部侍郎殿前都指揮使許清臣兼開封尹金太宗歲之后以病  
卒謚曰明德皇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宋 李心傳 撰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卷 左朝散大夫直秘

閣詹大和落致仕以給事中呂祉朱震中書舍人任申先言其才也

庚子敕中侍御史周秘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潼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治之不良亦無足恠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廷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



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是日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讞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贓錢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顯謨閣待制新知福州張致遠言臣聞自昔為天下國家者其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顧從與能斷與不斷耳大抵一二立議如楊國忠張延賞輩出於忿嫉則不可如吳張昭如晉桓冲特識慮有不及耳至若秦隋之季禁切斬殺使人雷同此敗亡之軌可以永監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臣竊惟陛下專任將相慨然有為宸謀英斷固已度越前古矣至於前席臣工開納羣策亦未嘗不推誠務盡第未聞何人抗論於朝某人力陳於上唯唯諾諾幾至成風得則暴揚私言失則歸過君相負陛下兼聽之意墮公朝共濟之體此臣朝夕之所寒心也區區管見欲望睿明采臣瞽言特降親劄切責公卿大夫各摠所蘊無尚詭隨利便闕失指言其故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復折衷斷而行之天下幸甚時張浚將大舉北伐議論已定致遠入辭乃上此奏上命學士降詔出榜朝堂左朝奉郎提舉洪州王隆觀傳崧鄉為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降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



次翁為參議官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臧梓武顯大夫閣門宣  
贊舍人王繪並充幹辦公事繪乃落致仕皆用制置大使呂頤浩  
奏也後五日詔復崧鄉集英殿修撰免解進士宋藻特補右迪  
功郎藻興化軍人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而命之右承議郎程  
序杖脊刺配新州牢城序監新都縣商稅盜用庫金法當絞故有  
是命

壬寅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楚州軍前撫問以淮陽之捷故也仍  
以兩鎮節度使印賜世忠且賜張浚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  
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  
岳飛一窺陳蔡使敵枝梧之不暇也寶文閣直學士劉洪道知  
揚州洪道自武昌召歸既對遂有是命詔左朝請大夫主管台  
州崇道觀陳公輔右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左  
從政郎監福州嶺口鹽倉梁習左宣教郎黃鏗並召赴行在所用  
史館修撰范冲薦也冲奏公輔學術高明可居議論之地本中文  
章典雅長於史學習學有淵源敏於為政恬退之節人所難能以  
其不求聞達故世罕有知者鏗學問純明吏能精敏抱才未試風  
節甚高閑廢之久衆論惜之伏望特賜召對察其人才可否而進  
退之故有是命故贈保大軍節度使高士遜追封南平郡王高  
士林追封普安郡王右朝散大夫新通判溫州高世定進一官直  
徽猷閣士遜士林宣仁聖烈皇后弟世定士林孫也先是保靜軍



承宣使高世則言宣仁遺恩為博下所格有旨令世則開其遂自

士遜以下十三人次第褒贈之士林官止內殿崇班世則稱嘗任

節度使繇是得王按士遜追封制云生專節制之權士林制云親

館修撰不知何以

專牧伯八命之貴是時中書舍人任申先兼史

甲夜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

死詔各贈一官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九月丙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錄見措

署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曰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

先是飛母慶國太夫人姚氏卒於軍飛不竣報乃解官而去上聞

之詔飛起復遣東頭供奉官鄧琮持告撫諭賜銀帛千匹兩令官

屬將佐本路監司本州守臣日下敢請治事翌日降制已而琮見

飛於廬山寺飛欲以衰服謝恩琮不聽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

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日歷飛奉以四月六日扶護

瑞昌縣被受密劄起復二十七日甲子降詔不允五月去申再降

詔今併附書之諸書稱飛與張浚議不合乞持服乃紹興七年事

詳見本年四月丁未并注

丙午集集英殿修撰新知邵州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三省

勘會寅自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故有是命寅時留婺州未去乃

就用之秀水閑居錄稱寅不肯父病未

改除事見八年六月戊寅注右武大夫降授文州刺史

史王健知閤門事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玉帶

玉束帶象簡各一畫二軸詔還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御筆



刻石送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真蹟網因以賜物上之勝

非秀水閣居錄李綱帥豫章許入觀網見上畫以前朝所得書詔

因既去殊快按網進前朝書詔乃秘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從所請也 詔諸州試經給降度

牒權住三分之二舊法降賜度牒元二有撥賜有試經自軍興以

來名山福地及他當賜者並罷如寺觀有金寶牌及御書去處等而每州試經猶

不下三十人至是配賣度牒益多官直百二十千民間三十千而

已議者乞權住五年故有是命

丁未左朝奉郎徐文出落致仕文中通判吉州與虔寇戰傷重請

老至是疾愈乃復令出任

戊申偽齊進武校尉陳舜臣張瓊並補承信郎舜臣充嚴州兵馬

監押瓊充臨安府南蕩巡檢仍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使喚以

韓世忠言大兵至鎮淮軍二人首率全城官吏軍民以迎王師乞

推恩故也既而世忠再請乃並轉三官二人轉官在丙辰

己酉中書門下省言之武臣僚賜功臣號係祖宗舊制方今勸獎

有功理宜檢舉重別措置詔應能決勝強敵恢復境土並降制特

賜以示異恩 秘書省校書郎勾龍如淵行著作佐郎 詔川陝

宣撫司類省試武舉合格陳紹業等四人並補官并文士所賜勅

降付制置大使司換給時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專治兵應選舉差

注民事皆隸制置司故也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選人任京局



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得以次進從之時刑定計議編  
修官共十一員而待次者至三十餘員故公揆以為請 武功大  
夫文州團練使韓昭特遷右武大夫武功即韓誠侯轉正使日除  
遥郡刺史修武即韓諮除閤門宣贊舍人三人皆駙馬都尉嘉彥  
子其家請用遺奏所得恩澤三資而命之 起復左武大夫文州  
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推鋒都統制韓京乞以捕盜  
賞二官回贈祖楚一名日詔如其請贈楚承節郎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  
典而宗正丞孫緯論同名者衆改復訓名焉 起復左朝奉大夫

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詳博為都督府幹辦公事

辛巳故朝請大夫趙君錫特贈徽猷閣直學士 君錫河南人元祐

制以上第六用其孫諱也上因言一時甚有濫居黨人之數者范

冲任申先皆能辨之上又曰聞章惇家極恨申先揚言於人俟他

日申先不在朝廷當集衆訴於闕下折彥質曰此天下公論豈係

一申先但除惡務盡前日行遣太輕不當其罪故致此紛上曰

然 遣內侍黃克柔往楚州勞韓世忠及一行將士

壬子韓世忠遣參謀官右朝散大夫秘閣修撰陳楠參議官右通

直訥新知建昌軍張偁幹辦公事右丞直訥竇灝等三人來奏捷

上引對詔補進一官偁秘閣灝特改右宣教訥 三人遷官除時正

陰雨上數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



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祐  
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縉入見諫上取青碌玳瑁後二日上諭  
趙鼎曰中間嘗取玳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鞞襯餘令入藥兼朕雅  
不愛此物昨日縉疏中論及此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鼎  
對雖不記子細大槩是令民間採取貨賣官中收息耳上云疏中  
亦有此一事當便為理會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  
明日進呈縉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  
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供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言路既有  
聞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聽民間自取此亦何害然縉深得  
諫臣之體大抵當仿微杜漸救之於未然上曰前日已嘗再三嘉  
獎乃出伯瑜所請許召人與採抽買毋得抑勒搔擾上諭趙鼎在  
呈縉疏及出伯瑜所請  
在乙卯今併書之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瑒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瑒建炎初通  
判洛州死於難至是其弟廣西提點刑獄公事璜訟於朝故有是  
命

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遷  
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  
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是役也將士受賞者萬  
七千人論者或以為過云

乙卯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契勘都督府并行府恭



被聖訓勸誘懷忠體國富豪之人納金入粟以助軍費詢訪得平  
江府湖秀常州江陰軍紹興府衢溫州建康府廣德軍最係豪右  
大姓數多去處行府量度支降官告委守貳隨宜勸誘上戶請買  
即不得例行均敷如或委實勸誘不能敷足數目即具狀申取行  
府指揮若元係出等上戶即令物力減退亦不得抑勒科配詔依  
已行事理時殿中侍御史周秘亦言去歲諸路旱歉民多殍亡惟  
浙西一路粗為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  
召人買爵州縣因而為姦名為勸誘恐其實不免抑配名召富民  
其實均於下戶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欲望睿  
慈特詔大臣將鬻爵事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  
無及下戶未賣者特與之蠲減已買者稍緩其征催務使民力不  
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絕矣乃命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依  
都督府已行毋得抑配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申先緣沈與求詞頭有臺  
諫陰附相為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趙鼎等見其章皆闔門待罪  
且言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  
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  
比之迹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虜斷施行疏入遂有  
是命仍令鼎等日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鬻爵及配賣度牒錢  
引數事朝士皆以為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



助張浚乃携臺諫章示秘書郎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  
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事中呂祉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  
附右相不悟人之嗤已然或者以為祉之附浚又甚於申先者也  
申先事以熊克小歷所書附入但克繫此事於正月己丑恐誤益  
今年二月甲辰方置之三月未問言者方論文子不便至此  
方論言告申先持示張戒當在此時故趙鼎疏中有云臺諫有所  
論列公然對衆指議其罷去實以此也今移附此日庶不抵悞  
故中大夫趙瞻贈資政殿大學士以其孫右丞議郎戩有請也鳳  
翔人元祐間知樞密院事薨於位贈銀青光祿大夫成都府天寧  
夫謚懿簡董籍執政第十五人追奪贈謚

萬壽禪寺住持圓悟禪師克勤卒賜謚真覺禪師塔名寂照克勤

崇寧人有戒行自張浚已下皆尊禮之

丙辰司農寺丞金安節言對論和糴之弊大畧言以行在觀之去  
歲糴價僅用今歲三分之一而粒未之餘願糴者衆近歲州縣和  
糴往往有弊或不增價勸誘使之願糴而輒令有物力之家等第  
均認雖名和糴而實抑配其弊一也又所均之數亦未集而輒先  
告辦以覲恩賞及當起發乃始追呼倉猝供輸民力重因其弊二  
也又或與射利之民相為表裏貸以帑使營私利取貴價於官而  
以賤價糴之於民專收其贏利不及衆其弊三也願陛下申勅有  
司各體德意毋蹈茲弊安節又言近歲吏部法官率數人而共一  
闕又三歲而增數百人豈不益甚乎任官觀而仰給州縣者衆有  
未嘗歷任而坐理考第用舉主陞改又非特月費俸錢而已望陛  
下明詔大臣深思其弊凡官至任子者無論貴近皆為之限官觀



嶽廟格法更加裁約俾無濫授至於考任舉官亦宜區別無令與  
服勤州縣者一槩收使以絕僥倖庶幾二弊可去少裨今日官冗  
財匱之患天下幸甚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文修試刑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提舉  
建隆觀兼侍講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為翰林學士兼侍  
讀他職如故

己未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張琦歸自金中上曰無故而  
歸必須有說正當深察耳折彥質曰若其人稱金勢極衰便當可  
疑先是琦以所部戍蕪湖為裨將陳琳所劫叛去至是復歸光世  
以琦為翼武軍同統制尋進琦橫行遙郡二官充洪州兵馬鈐轄  
其徒四人皆序進一官琦以去年二月報去今年五月  
辛巳遷官癸未陞帶今職書之寶文閣

直學士新知揚州劉洪道為寶文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銀帛三百  
匹兩先是新除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王彥以岳飛嫌辭不赴都  
督行府奏令彥以前護副軍都統制兼本府參議軍事遂命洪道  
代行張浚因奏洪道兼行府參謀軍事仍以江東戶帖錢十萬緡  
通泰鹽三千袋為回易本二事並在  
是月丙寅尚書倉部員外郎辛次膺

徙吏部右奉直大夫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薛仁輔為  
尚書倉部郎中時宣撫副使吳玠遣仁輔與其子忠訓即拱偕來  
奏事且進所市西馬千匹故有是命尋又進一官左宣教郎監  
潭州而嶽廟蕭振為秘書郎振平陽人趙鼎所薦也初振入見稱



旨上欲除臺官而無闕焉請用為樞密院丞旨上命以館職處之

詔成都潼川府路漕臣及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並先次降兩官

今制置大使司取勘以中書門下言四川合應王彥一軍錢糧除

夔路已有起發數目外兩路並未見起發數目都轉運司亦不催

發故也其合起錢糧仍令大使司責立限須管催促起發盡絕

李燾撰趙開墓誌吳武安與公所操持浸異疊以餽餉不給訐於

朝詔公躬至軍前應副錢糧更除公待制加武安兩鎮節餞復降

旨都轉運使皆坐應副贍軍錢物愆期各罰秩二等凡此皆所以交

解間隙趣辦饋餉也按漕臣降秩乃為王彥一軍錢糧此時彥移

屯荆南已得旨令行府應副或是併以彥軍錢糧應副吳玠亦未

可按當考總領庚申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諭州縣得失

顧趙昂曰卿須常留意若有庸繆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亘

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

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

造船筏自近及遠斫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

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代者正為藉此為阻

以屏捍外夷耳異日營繕為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

阻隔折彥質曰此皆陛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廟曰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鼎試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 左從政郎樞



密院計議官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若得恩澤並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立後承受或子孫皆已無官然後及其近屬庶幾絕其為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義之家得蒙實惠從之

甲子以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世忠乞犒軍銀帛三萬匹兩詔以五千予之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詔新製度牒權住給降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支用 故殿中侍御史陳洙特與一孫恩澤洙建陽人嘉祐中嘗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立為皇子司馬光當國奏官其子師雄未受而死及是守臣魏正為之請故有是命 詔客載見緡來者除其稅言者論近聞諸處未穀皆貴錢亦難得是以小民重困究其所以兩年之間折帛預借戶帖之類多起見緡一州之間亦不下數十萬用給大軍發往江淮而商旅販易少有載見緡迴者下唯脚乘之費而所過場務例皆收稅自江上至行在場務十餘及往諸州愈遠愈多一一抽收所餘無幾是致滯於一方不能流通江淮日益多諸處日益竭他日或須折帛之類民間何以應副故有是旨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兼職如故冲再辭新命上不許冲復奏避親故事典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戶曉上乃



令改命自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經元豐紹聖再省至是特以命  
冲 詔岳飛仍舊兼節制蘄黃州 左朝奉郎新知常州李易直  
秘知揚州先赴都堂稟議訖之任易以本肯辭不許 詔比減行  
在官吏俸祿所損無幾可罷之事粗見去年十一月甲申 忠訓郎川陝宣撫  
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吳拱特遷右武郎其後行吏士並進兩官資  
遣還蜀 除名內侍趙民彥特敘入內侍省黃門日下供職民  
彥初坐驗視偽神王失實流英州樞密院言民彥未嘗赴貶所於  
敘法有礙詔特依已得指揮 偽齊劉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劉  
光世遣本司副統制王師晟破之執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待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法可  
遵稟者乃申之朝廷事當勘當者又推之於司上曰六部長貳侍  
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之事而一旦為執政  
便能決斷天下事耶趙鼎奏近特卿監以上補外職名高下不一  
故事如侍郎在職未及二年止得帶制今一例除雜學士太優欲  
令兩省討論上曰卿等便可商量立為定制亦免有好惡厚薄之  
嫌乃命兩省官同吏部長貳討論申尚書省是月庚辰降旨徽猷閣直  
學士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是命左  
中大夫富直柔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湖南制置



大使呂頤乞本路州縣已注未上官盡八月不至者許奏辟一次  
又請催廣西運所糴賑濟米皆許之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頤  
浩既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  
碩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勅度僧牒誘上戶糴米民  
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廣西米事先見正月丁亥  
已已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感德軍節度使克觀  
使亦用宣仁遺恩也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行營中護軍右軍統領劉紹先知隋州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江南東路宣撫使司統領軍  
馬楊伯孫知郢州按此元是以張俊偏裨屬岳飛未和有無將帶所部之任當考 詔行在諸倉

監官任滿受納不擾及無欠折與減三年磨勘此與梁弁元奏相關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際理宜措  
置臣竊思之將悉由堂除乎則天下之大縣令之衆必欲人人自  
廟堂選授勢有所不可行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  
如平江之常熟秀之華亭婺之東陽溫之平陽之類素號難治者  
每路指定三五處並從朝廷擇有風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  
任其赴官之初優其禮數依通判例借與服色或持許陞對任滿  
日委有異政或除貼職或賜章服或遷官或再任或不次拔擢隨  
其治狀高下而寵褒之其不任職者罰亦稱是如此則能吏得盡  
其才而事必舉民必安庶幾仰副陛下惻怛之意事下吏部其後



遂以常熟山陰等為四十大邑

四十大邑具十二月辛酉

吏部侍郎兼侍講

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故於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素廉耻道長**既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寢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方補外任非惟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為輕臣近求對經筵亦嘗進說及此伏蒙聖諭深以為然臣因奏曰陛下若草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上謂大臣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師至當舉以賜之日近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觀美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黃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用皆黃素羅衾褥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

給事中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兼權直學士院

左通議大

夫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萎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聽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于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



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  
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  
大異之此以庶附傳及晁公邁所作庶傳參修公邁稱庶請問天  
子數燕見之日歷今年五月四日辛未王庶引見上殿十  
五日壬午王庶朝辭上殿是前後止再對也或見又嘗內引  
而不書于記注亦未可知今且云燕見之去數字更俟詳考 詔  
自今宦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關閣門引對復舊典也

隴右郡王趙懷恩為恩州觀察使懷恩建炎初自橫行封王不帶  
職至是因其請而命之 和靖處士尹焞辭崇政殿說書新命詔

不許令涪州加禮敦遣疾速赴行在 戶部侍郎王傑請災傷路

分拖欠及侵用紹興四年以前上供米并折斛錢物并權行倚閣

埃豐熟日帶發上以旱故蠲諸路錢帛租稅今年三月辛未 辛次應時為

倉部郎官建言諸路積年拖年上供米斛難于催理無從出辦而

俟謂無除放米斛明文故申明焉次膺今年四月  
已未選吏部

甲戌戶部言右武郎同知閣門事潘永思增給養錢不應格去上

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閣門官惟永與韓恕二人恕

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

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

過小使臣方此國家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鼎等皆稱道

聖德再三 武議大夫帶御器械韓世良自楚州以淮陽之俘入

獻詔選一官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



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失職授以祠館有六等宮觀之格五項徽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以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乞今後陳乞宮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于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

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師臣先是右朝請郎李棫為提舉官遣劾用譚昂入大理國招馬至是八年去秋大理國王段和譽遣清平官以馬五百及馴象隨昂入獻至儂內

州預欲却之言於朝乃命舜陟更切相度如無它意即措置收買仍密為防備毋致引惹生事會預代去舜陟亦以聞且請還馬直却馴象賜勅書即邕州勞遣其使皆從之

李預以是月庚寅申到舜陟以六月庚子申到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

今牽聯書之 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閣水听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詔侍讀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恩數依學士例



丙子工部尚書李彌大復為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彌大自廣召歸奏辭新命且言五蒙除召旋致煩言乞改授在外宮觀故有是命 詔劉摯持贈大師以摯為孫登仕郎尚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蒙追賈之寵各以位登公師惟摯獨未盡被恩典故也

右朝請大夫胡紘知楚州仍令奏事訖之任

戊寅詔四川監司應有違戾事件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按劾奏聞其監司見兼宣司職事者並罷 右承議郎趙戩為廣南西路轉判官

戩贍孫已見今年四月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州縣勸誘鬻爵

不問貧富一例科配勸誘不行亦不申稟與元詔一切相反乞申戒詔都督行府嚴切約束

乙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畧安撫使

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陞寶文閣學士知廣

州時廣東寇未平帥臣曾開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 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兼都督行府諮議軍事 徽猷閣待制

兩浙都轉使李迨陞徽猷直學士尚書戶部員外郎主管都督行府財用提領市易務張澄直顯謨閣為兩浙轉運副使兼管淮南

漕運兼權行府主管機宜文字他職如故皆用張浚奏也時淮南不置漕臣西路宣撫司錢糧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而東路

宣撫使軍儲多自浙西椿辦故就用澄馬

熊克小歷云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職

亦令澄兼領蓋不考

又詔兩浙江東監司州縣悉心體國應行府

江浙餽運本末也



措置調發事務毋得少有注滯仍令戶部侍郎劉寧正當切催督  
劾其違者以聞又詔在庚寅今併書之起復秘閣修撰京東淮東宣撫措

制使司參謀官陳桷充右文殿修撰又旬日陞兼都督行府隨軍

轉運副使補陞運副在是月庚寅武翼郎添差溫州兵馬鈐轄趙子彥特

選武翼大夫以璫授官故也太常謚故將作監丞耿傳曰忠憲

傳康定間通判慶州死西事贈諫議大夫至是其曾孫左司郎中

自求有請乃命定謚焉

庚辰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孫佑陞直徽猷閣知虔州見任人

韓昭與宮觀理作自陳時度寇久未平故起佑為守量移人膝

膺許自便膺坐李允文累除名編置至是始釋之

辛巳初令吏部初官選人用四年闕以在部積歷者多故也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知平江府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守引疾

乞奉祠故有是命賜州陝宣撫副使吳玠四川戶部錢十萬緡

為隨軍激賞之費中書門下省言刑寺凡有疑案第行問難遂

致淹延乞依元豐舊制應所議不同限次日稟白刑部若所斷未

定則刑部長貳限兩日率法寺官赴堂稟決施行從之右朝散

大夫知興國軍應繪添差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繪未上而卒右

承事郎知夔州巫山縣王之才通判黔州之才庶仲子也在巫山

時戶部符貧乏者上其名得不賦即日盡疏其名上之貧乏者因

不亡去王彥軍多郡盜及鎮荊州乍于法不快有潰去掠峽歸二



州而南者府中皇惑未知計所出之才已集保伍得五百人會天大雨徑以舟趨夷平先奪其險待之掠者至不得出險且見書揚兵夜篝火于傍而鼓之若大軍至衆恟恟怖而降既測兵少悔欲為變則盡執以歸府戮百餘人投尸于江荊州軍見之懼不敢復判彥嘆服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于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盡歸益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諫州郡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碩然既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碩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合官私中外公其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寘于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甲申權戶部侍郎王傑言車駕駐蹕浙右東南商賈繁盛魚物價倍貴比之昔日不同乞今後諸路酒稅務監官任滿未立到新額



去處並且以紹興三年數為則比較推賞如當年數少於舊租額即自舊租額比較不惟稍草倖冒又使用心催趣課利從之

乙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溫州龍圖閣學士知溫州章誼知平江府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

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

在今年二月甲辰而未有所椿見錢于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

行之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椿塿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權貨務椿塿見錢矣續降指揮印造和糴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而未聞椿塿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

和糴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權貨務請錢者以公數支民間行使亦以公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權貨務椿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子先令庫務椿塿見錢行使之日齋至請錢者不以多少即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椿錢而不足已椿而別用或行於民間而不許之納官庫或行於諸路而不許之充上供或官司出納並令行使至于月給官兵將以百十一二用有不便焉是為一節有礙則商旅貿遷井邑交是之際必有不行者矣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閭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度牒且猶有偽數寸之紙其無姦偽乎債財不通獄訟繁興當自茲



始矣立法剝制貴于謀始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三月癸巳又言昨見朝廷令權貨務椿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江東路行使其後有司措置寢失本意因改為交子欲廣行用除初造見錢關子二十五萬貫已係都督行府借撥戶帖錢椿充本錢外後來所造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糴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椿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為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苟所利者大則雖有小害則亦不暇恤也至于所害者大而所利者小則其事有不得不恤者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糧實邊減般輩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偽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為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慮難于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所謂害者固已在于目前而所謂循環之利者亦恐未可必得何以知之交子出數既多則人必知官中之無本商賈縱或收買豈肯停留私家必須即時請換見錢雖有椿塿數目必不能給既不能給則交子之法大壞今有司措置皆用四川法臣亦嘗詢究四川始末項因陝西借為糴本或官不收引其法幾至大壞後雖朝廷遣官措置猶用新一道收換民間舊引四道自是之後不出泛料幾三



十年而錢引之法乃始復行比年以來又緣應副軍湏出數復多  
目下雖粗通行而議者亦頗憂其法壞也况今東南和害與四川  
全異欲不椿本錢而多出交子則其不可行也必矣自古軍興之  
際未有不以財用之屈為患者苟出數寸之紙可足一時之用則  
古之人亦何惜不特出數百萬以濟其闕而乃區區講求理財之  
術也今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貴萬一如軍兵所請或言養贍不  
足則又將何以給之欲望聖慈博採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  
造已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  
或納錢兌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  
之類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  
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今錢引之出于行商尚可而  
無益於軍民之用于道路之尚可而無資于旦暮之需今行商與  
軍民孰多朝夕之需與道路之齎孰急此不便一也雖曰交子與  
錢並用今一交子不過千錢軍民之湏日用飯食持一交子以遠  
市止有數百之用用之不盡將棄乎將為數百之用乎此不便二  
也物重財輕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時射利者必高其物價  
此不便三也富室豐家典賣之際故輕其引必欲見緡既得其緡  
深藏不出交子空行于市井此不便四也異時盜鑄銷鎔皆出東  
南之民今數寸之紙能保其姦詐不為乎此不便五也四月辛丑降出工  
部侍郎趙霈時為諫官亦言其弊有五法行之初人必疑慮蓋不



行使則起爭端若有減落則違法禁鋪戶緣此必致停閉一也市  
井交易一立私約用見錢則價直必平用交子則價直必倍二也  
今以片紙用為千錢細民得之反以為累片紙不可以分裂千錢  
不可散用三也日積月累物重財輕緡錢藏于私家官庫愈見匱  
乏四也官私既許通用民間豈無詐偽雖嚴為偽造之禁孰能懲  
冒法之人五也四月刑部尚書胡交修時為翰林學士亦上疏力  
陳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議舉朝無敢非者法  
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屬終莫能勝今之交  
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百紙鬼神莫能  
窺焉真贗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偽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  
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  
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遺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繇是遂  
復為關子馬六月乙卯再降旨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通判辰  
州右宣教郎閻大鈞通判靖州二人皆李橫京西參佐故錄之  
丙戌張浚奏建康府畫到行宮寢殿制度簡省可以副陛下崇儉  
之意乞降下本府依此修葺從之時浚乞上幸建康故有是請六月  
甲寅不行 詔以平江府陳滿塘地賜韓世忠歸所賜南園而請佃塘  
地故撥賜焉 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收應于裏外官司  
舟船以備漕運從之先是以官舟少而漕運多乃令沿流州縣均  
之民戶期限迫促僱舟之費既倍而裝發交却倉斗邀乞折欠監



錮尚多有之朝廷聞之因出度牒即上戶市舟又刷百司舟船應副而蘇常諸郡科差如故故縉有是請焉浙路漕臣亦請于華亭置塲歲造百二十舟以浙西諸州分認錢數及憲司二分頭子錢與抽解木植供其費至是就緒浙漕建請日歷不載此擬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浙西提刑朱締所奏增入所謂前任漕臣乃王侯李謨吳莘而縉亦其一也

丁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自行府入見上召對於內殿

右承事郎王之道知開州之道初見建炎元年十一月

庚寅少保寧武寧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保靜寧武寧國軍節度使賞龍城之捷也時光世遣參謀官直秘閣新知袁州汪名嗣來獻捷乃詔本司副統制王師晟進橫行

遙郡二秩名嗣進秩一等偽統制官華知剛等皆釋罪付光世軍

中使喚其餘第賞有差師晟轉官在是月壬辰名嗣進職知剛放罪在癸巳後旬日擢名嗣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過乃止後光世言知剛等三人未有使喚乃命送福建諸州廩給之毋令失所八月甲辰降旨直徽

猷閣知鼎州張翬以捕斬山賊雷進之勞進職一等而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伯牛亦進一官

辛卯輔臣進呈時事上方以愆雨為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雲氣朕焚香默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嚀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祐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仍兼翊善蔡州進士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用朱



震請也震言臣切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于千有餘歲  
之後學者負笈捭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  
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  
諸子世祿醉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  
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  
補一子克巳入官後克巳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度嶺  
入閩死于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  
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  
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哀替最為不幸伏  
望許依黨人及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  
下尊德樂道之實故有是命 成忠郎李沆上皇宗大典三卷詔  
進沆一官其書付秘書省沆高祖文易嘗為國子博士故有是書  
既而沆乞換文資言者以為不可乃止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上  
諭大臣曰占法邊有敗兵當諭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  
象要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所臨分  
野上曰畢主趙地然既言邊有敗兵亦不得不戒也 鼎奏言  
在蔡已  
壬辰秘書郎蕭振為監察御史時趙鼎薦人為察官上批除振  
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崇  
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



鼎歡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採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斵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偽齊遣三百騎於泗州境上臨淮佇觀久之而去

癸巳司農少卿周葵直秘閣知信州葵既去御史以親年高不得迎養為言乞補外上命趙鼎召之都堂諭旨留之葵力求去乃有

是命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高儼行秘書郎儼召對勸上聽言納諫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進職二等右奉議郎知撫

州劉子翼除直秘閣並俟終更日令再任以中書言綱等治郡有方賑濟宣力故也紹興八年四月五日臣寮上言劉子翼守撫州專意聚歛以奉所知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欲

圖召用不為後人之計既而遷職再任軍糧不繼幾至生變又復詭計求脫遂得持節一路此事當考故集英殿修撰知拱州錢歸善賜諡恭愍歸善靖康末守拱州死於難刑

部奏大理寺丞評斷刑名每歲於次年正月取會差失刑名比較死罪二人或流徒六人具名上都省取旨責罰失出者二名當一

名丞比評事增三分之一謂死罪三人流徒八人已上執議不同建白者罪著為令勅令所奏諸州以公使酒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違制論

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準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以言者請立法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周秘言今虔賊未能殄滅而閩賊遁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間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為銷弭討治之



策勿使滋蔓特海寇鄭慶寇廣州扶胥鎮為東南第十一將官兵所掩遂絕洋趨南恩州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廣東經略使連南夫福建安撫使張致遠疾速措置綱謂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為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兵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止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為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付軍前使喚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于盜賊哀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于

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成平之象疏奏皆從之此並據綱行狀日歷未見詔自今鈺鎔錢寶及私以礪銅製造器物及買賣興販之人一兩以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自從重賞錢三百千許人告隣保失察鑄造者償錢二百千州縣官奉行滅裂仰監司體訪按劾以聞今尚書省榜諭始用王侯奏也侯奏在去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本路上供



歲入不敷綱運留滯乞于歲終比較一路州軍勤惰優劣各一兩處保舉按劾以聞庶幾朞月之間事可見功民不告病後之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試侍御史仍賜五品服先是祕言臣聞太祖皇帝嘗欲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偉哉聖謨是所以威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睿略同乎祖宗比將肆伐于北方而糧餉之資有所未備故于常賦之外薄取于民會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緡矣然臣以為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成糧餉之資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既以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指擬非泛支用數雖

不多也然積日累月恐致侵耗若不于此少加靳惜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夫聚人者必以財理財者必以義所謂義者知取予之義而已知取之難則其予之也必慎謂取之易則其予之也必輕今當百姓凋瘵之餘諸路且歛之後半歲之間屢有科歛朝廷之取于民者必曰將使百姓暫勞而永寧也百姓之輸於官者亦必曰繼此無復橫歛也今若以難得之財而費之于無事之時則他日遣蒞大兵激賞戰士一或有闕復從何出欲望聖慈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樞管無令有司輒有侵耗庶幾糧餉預備不悞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行府祕奏以丙監察御史梁弁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將作監丞



趙渙守監察御史 尚書祀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  
晨移禮部尚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移祠  
部 左後政郎黃鏗特改左宣教郎以范仲薦對也尋除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除日在七  
月辛巳 降授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郝漸兼  
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及者聽差官即檢察  
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著為令以言者請立法也

是月大常博士李弼直卒少卿向慤言其嘗主張元祐學術坐廢  
十餘年詔賜其家銀百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

紹興六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于宮中親種一方稻數日  
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頃長四寸半真可喜也 詔提舉淮南  
鹽事蔣燦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州  
之料角故命燦領之

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 兵部侍郎胡世將兼  
權吏部侍郎 帶御器械錢恂兼權樞密副都承旨 直龍圖閣  
知建州魏矼充祕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

庚子大理少卿張滙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表賀

十三年六月戊申二十二年五月

三月乙未四月丙寅三月十一月戊午五月庚辰 滙河南人也

同日



辛丑詔湖北安撫使統制官輩數見管水軍官兵等並撥隸侍衛步軍司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樓焯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為左司員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賞功文字 詔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續次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初藻守吳興被旨編緝未就而去會史館初置乃用修撰官綦密

禮言罷之至是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浸零落可惜乃先進藻

一官是月庚子今接續編類加賜史館修撰錢官給筆劄賜錢在七年三月

今併附此左中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友聞卒友

聞子傳球既臣劉豫皆仕為要官朝廷不奪其祿養冀招來之此以

紹興四年十二月詔書修入友聞家居七年年八十餘乃卒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尚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參謀軍事以張

浚言調法大軍移屯淮南乞選從官前來參議軍政故也 詔新

除給事中晏敦復不候受告今日下供職此又與近日言者建議請相妨左宣

義即左時充樞密院編修官時自勅局改官當罷去故以樞屬處

之此又與今年四月已酉石公揆請相妨既而省待次員乃以為御史臺主簿八月壬寅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

荆南屢為盜殘庶與士卒披荆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庫解舍畢

修陶瓦為民室闕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

其安于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



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  
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  
隱然為雄藩

乙巳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黎確並復徽猷待制 左從  
事郎新饒州州學教授孫雄飛為樞密院編修官俟左時到任成  
資日上雄飛自館職罷去過又用之此亦與石公  
揆建請相妨 直徽猷閣知

荆南府薛弼為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武顯大夫湖北京西宣  
撫司幹辦公事于鵬知鄧州皆用岳飛奏也 右朝奉大夫曾慥

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兼宣撫司隨軍轉運慥以親年高辭不赴  
夜地震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上曰知之上天譴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  
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  
上曰頤浩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

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樗面對言自三代云遠學校貢舉  
之制一切苟簡故蘇軾有言自政事論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  
誠篤論也臣伏見進士之外有博學宏詞以表制詔書布檄箴銘  
記贊頌序為十二目實為有用之文然法須命官方許召試彼一  
命之士既有職業則文藝之習比之舉人不能精專欲望明詔天  
下應舉人有願兼應宏詞科者于科詔到後以所葉上之縣縣上  
之州州察其性行溫淳鄉評無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禮部



禮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學士院或後省看詳文字典重議論淵源者報禮部赴試西北人在行朝無州縣可以保明者令清望一二入薦舉其程試之法略如見行條法所取人數臨時取旨裁定申選者免省試行之數將見人材輩出文章爾雅可備朝廷選用事下禮部後不行 是日言海制置司水軍統領修武郎嚴安雅廣州水軍統領右儒林郎范德冲以舟師與海賊鄭廣戰于新會縣之三竈山賊乘風衝突兩軍俱失利官軍多死安雅等皆坐貶定八月己未行遣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用浩大科歛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臣等日夜不勝惶恐而才綿薄終恐上負委使又進呈軍器所事上宣諭軍器所初緣李志道措置得有法至今整齊因言志道夜間著帽而寢中夜起治事左手運籌右手書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鼎曰惟其如此便非國家 禮部尚書李光引疾求去罷為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權戶部侍郎王俱兼權禮部侍郎

己酉手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艱厄敵偽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寤寐惘矜未知攸濟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讎滋彰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



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寃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為姦惟茲御士小大惕恭各祇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畧喻諸帥大抵

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

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

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此以浚行狀增修但能克小歷繫之五

渡江前去淮甸巡按不得其日故因遣中使逐書之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

人王淵令先次額外供職淵者降授宣慶使德慶軍承宣使仍之養子自言仍嘗提藩邸府事昨從上皇北狩未回乞用隨龍官子孫恩例先次供職故也權中書舍人董弁言閣門官係三十員為額不聞其有廢事今淵欲劾員外闕以遂其私臣未見其可望寢前旨不行仍乞自今應官司毋得陳乞額外劾添員闕其自行陳乞額外官者重寘典憲輔臣進呈上曰弁所論甚善大抵僥倖之



門不可開開則不能復閉矣遂已進呈在是月甲寅

右朝請大夫主管

台州崇道觀謝亮卒

唐成紹興府嵎縣令錢塘對移餘姚縣丞塘馭吏嚴邑吏二百餘人訟其過于府中一夕逃去言者論吏強日久茲實亂階不可不治而塘不能潔已徒務淫刑逢其盛怒論法之際渠水亦赤恐難在任望下本路憲司究實擇清彊官對移如有贓狀自當按法施行至是憲臣劉一止奏塘到官半歲所決遣吏民二千七百餘人而士民之言以為塘愛民不擾皆詣本司借留乃命丞勘官司照會

辛亥張浚遣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行府諮議軍事張宗

元來奏事

壬子上御正殿踈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甲寅給事中晏敦復繳江東帥臣葉宗諤修建行宮畫一錄黃上曰敦復所論何如趙鼎曰近日民間多事若緩為之亦無傷上曰極是要當以愛惜民力為先他時巡幸粗庇風雨足矣于是鼎未欲上幸建康故對語及之事祖在今年五月丙戌按朱熹撰張俊論同者極解行狀云公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蓋有所指也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命太常少卿何慤往都督行府撫問上召對而遣之

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朱敦儒改左承奉郎敦儒入館未幾上特引對而有是命 直徽猷閣知鎮江府李謨陞職一等時都督



行府在鎮江而謨應辨無闕故陟之 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言  
本司提點諸房文字王偉隨軍調發軍馬計備錢糧措置戰守首  
尾九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千餘萬制造軍器二百餘萬類詿  
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詔許換給當制  
制舍人言據上項所陳果皆成績則帥臣將佐監司郡守之事也  
提點文字使臣何與焉且此數事若有不及當行責罰則提點文  
字使臣必不預顯見欺罔朝廷冒昧官爵乃命依條回授 白身  
陳佃特補右奉議郎張浚之撫師川陝也佃以言邊防利害授初  
品文階又以往闕外軍前撫諭之勞改京秩至是行府闕送尚書  
省指揮既易直命遂以佃知廣安軍七月

乙卯觀文殿學士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 武節郎閤門宣贊  
舍人添差江州兵馬鈐轄寇宏知黃川 詔交子務官吏依已降  
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為糴本關子而權貨務提  
轄官魏彥弼言本務受納錢物浩瀾若押印關子委與職事相妨  
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  
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要有陳請乞勒令分析于是遂罷  
丁巳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上曰田  
中雨過多猶可車水決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更無可譬畫大率  
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蓋喜之也况今日公私  
匱乏望歲之心尤為切至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對上望見之曰少



間當子細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  
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  
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早做得數年即今已獲其利尚曰為國根  
本之計莫大于此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  
遺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紹興  
之初兵罕未解調度百出取給于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  
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不能奉承也肆主上休兵以來博採  
羣議遣使講求兵之屯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營田者責之守臣兩  
淮荆襄膏腴之地墾辟幾徧行之數年殆見公私兼濟倉庾盈溢  
羊祜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矣

右司諫王縉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  
自儆懼特降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  
見浙江船渡使臣阻節往來回易收息籠及柴薪物價為之頓增

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睿旨浙江船渡宜責邊江巡檢回  
易宜取高賈情願民瘼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  
回易強市者使臣停官自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祀居湖州欲  
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縉疏遂止前二日縉入對嘗奏疏論  
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賊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  
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  
未節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抑僥倖  
以靖衆志薄賦歛以寬民力為長久之計疏留中不出江西制置

大使李綱亦列八事奏上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是月地震手詔求  
自行朝至湖者為勝非言大臣無所論勝非始不信後數日即報  
論地震一疏云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浙江監渡使臣阻節往來諸



軍田易擅增物價能去二害則和氣可召災異自消此應天之實也于是降旨追使臣送獄立法禁田易強市勝非嘆駭累日更不時趙鼎作相植黨如山無敢言者勝非所云即縉降出之疏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用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弗入對論軍興以來兩淮殘破尤甚願朝廷寬恩未加賦役故零丁殘民漸有生意望陛下念殘民撫存之急察郡守教易之弊將兩淮及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無事不許更易庶幾流移漸歸耕稼滋廣數年之後有以助朝廷調度之費豈特一方之幸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况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葺治之心蓋亦

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上論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已刑固不可以濫而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卿等于此且更留意此曰近時賊吏雖不能依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來皆從貸例而臣等亦多酌情依斷聖人所謂罪疑惟輕既無可疑何為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眾而善人咸被其禍

平江池鄂岳州興國軍中興聖政史臣曰刑期于無刑聖人之治不能無刑聖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貸一賊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勸縱一姦民而天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盜賊愈甚以是為仁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用不犯于有司者明于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殺之利之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為治其亦不仁之遺金部員外郎霍益往岳甚哉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飛軍前催督錢糧以飛言本軍糧乏故也 忠翊郎湖南制置大

使司親兵左部統領軍馬裴鐸遷一官兼閤門祇候用呂頤浩奏

也先是彬衡桂陽草賊紛起頤浩遣鐸與統制官步諒招捕悉平

之吉州盜王權既受岳飛招安復自軍中亡命聚眾數百人為寇

鐸擊破之權棄仗遁去鐸本馬擴步曲以勞板授至是正命之鐸

二月乙未補正

己未秘書省正字李誼守監察御史誼特被引對論吏之臧否係

乎人君之好惡其從違常係乎人君之賞罰嘗考漢書循吏傳六

人而五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書循吏傳

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

之時者亦半以是知吏之為治皆視上之趣嚮耳願詔諸路監司

舉劾部內守令政績之善否其有蔽賢容姦者皆當坐以違制之

罪詔下其章翌日遂有是命 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淮西宣撫

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李鑄除名邵武軍居住以宣撫使劉光世劾

其竊弄事權蠹害軍政也

七月丁丑降詔獎諭

庚申右宣義郎趙侁為太府寺丞侁亦孫也朝廷以其世而用之

湖北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范寅秩言茶鹽之利常平之法專一

應副國家大計州縣不得擅用此因盜賊累年為害如本路州郡

表私移用或申畫朝旨特免監司支取朝廷一時取撥免年限或

二年或三年有至限滿又展年限及有一面擅行支用錢未盡淨



申乞朝廷除破提舉官縮手坐視不敢誰何欲乞自今後兩司錢物應申畫展限及除破并通融本州支用及截撥并一面支取指揮並行乞下本司覈實保明收支的確下落委實要用及無可椿還再行申明方許依應後之寅秩建陽人也 直秘閣知真州趙尚之左朝散郎通判真州李洞並罷洞乃降一官二人不相能交訟其不法都督行府言二人別無贓污若令根治徒使干連之人無辜坐獄故有是旨

辛酉皇伯左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令應為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詔以呂布記熙寧市易本末及紹興以來奏對語錄真蹟送史館先是布子直寶文閣紆上布三朝

正論事見去年四月庚午趙鼎奏令紆親書布真蹟赴行在八月俄除知信

州令其子右奉議郎惇代齊趙關丙寅既又改紆知衢州九月未上而紆卒戊辰至是始以其真蹟上之紆言先臣以直道事三朝知無不言自紹興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唱為傾搖廢立之議而蔡京蔡懋等附會增飾致滔天之謗上及宣仁聖烈皇后獨先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至元祐付之未太上皇帝踐祚欽聖霄肅皇后垂簾之初親于簾前稟問本末欽聖聖語力辯誣至云究他孃孃豈有此意親盡記錄首尾具全欲望聖慈宣之外廷付史官考驗真蹟修之信書除四十年蔽蝕之妖正千萬世是非之實詔付史館仍遷惇一官賜銀帛百匹兩



八月

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已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于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熊克小歷稱吏部郎官黃祖乞堂除縣令按翰林學士朱震言祖舜今年七月始自監丞遷屯田郎中

竊見陛下念虔州之民屢于邦憲選任郡使牧其民固已得治虔州之策矣臣謂虔民弄兵其說有二越人劬悍其俗輕生見利必爭有犯必走農事既畢則徑度潮梅循惠四州驅掠良民剽劫牛馬此其一也自軍興以來守令多非其人政令苛虐科歛無藝小民無告橫荼毒互相扇動遂萌姦心徒黨乃成巨盜原其本意豈願屠戮自取滅亡良由吏失其職奉法不虔激之使然罪至不赦

此其二也凡虔之民均是人耳烏有不治者臣願詔孫佑令到任條具本州及諸縣官吏有貪墨無狀巽懦不職無益于民者一切罷去聽佑選擇慈詳仁惠之吏忠厚愿慤之人異日治績顯著者咸以名聞朝廷優加獎勸或令再任宿弊盡去人樂其生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臣又願陛下詔樞密院令于潮州安泊一軍以斷賊路今韶州已有韓京一軍賊度頗欲寇南雄英韶等州則有所畏憚矣如別置一軍屯于潮州姦盜之心自息于冥冥之間不待誅鋤勦絕而老盜宿姦心知其不可為矣至于本州掌兵之官亦乞選用立功邊徼有名于軍伍者為之如是而三年不治者未之有也時新除守臣孫佑方入辭未去乃以付佑焉 侍御史周祕



言臣近見川陝宣撫司屢以糧運不繼聞于朝廷而四川總制財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孰是也今漕司之所較者惟運運之費而已且以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四貫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稅戶自陸路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于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于稅戶自運之費水路少遠其行雖遲而所費至少陸路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宣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為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為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臣以謂大將為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闕絕固不所當慮漕臣為陛下臨治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饋餉則但當責錢糧之辦足不當問般運之遲速但當前告以期限不當取之于倉猝協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特命川陝宣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為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于一季前應辦其水陸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寬於民力詔制置大使席益相度聞奏

壬戌顯謨直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與義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傅松卿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董夔並試中書舍人與義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不俟受告供職故事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為序夔與義松卿皆故官乞依宣和故事以除



目為序上許之符奏在七月己巳與義嘗為給事服金帶至是更舍人服

上諭曰朕當以卿為內相左朝請大夫陳公輔行尚書吏部員

外郎用范冲薦對也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張

體純罷體純初為張俊所辟今年四月癸卯吏部審量當敷減殿中侍御

史石公揆言體純以助軍官上書赴殿試便宜改官皆不由格法

畏避討論遂隸名軍中望罷之令俊改辟上曰當如所請豈有不

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為大將募屬邪於是體純近比追四官改正

出身而體純在俊軍中如故體仁追官改正日歷無此明年正月十八日體純自右承務即用淮西宣

撫司功賞轉官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

軍馬南陽郡開國公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肆百戶浚出按

淮南故降旨加恩馬時浚密遣人至燕山田知道君不豫淵聖遣

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

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

其禍也趙鼎奏得浚書云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沿路既安商

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

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左從事郎范如圭為秘

書省正字如圭建陽人也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觀賜諡忠肅

故右替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諡莊愍皇祐中懷智高入寇二

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為之請至是



賜之

日歷六月十三日廣東經畧司奏乞為二人賜謚無師臣姓名被連南夫今月十二日方辭免不允則曾開所請也

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轉運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一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前舉成都路漕司就試者三千餘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就試者二千餘人解三百人益請於朝故有是命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事祖見建炎四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

紹興六年秋七月丁卯朔己巳翰林李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  
民多流亡今夏又復乾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于狴犴  
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踈放詔本  
路憲臣躬親巡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  
南已得指揮從之

辛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李士孫近言見行官制李士二員今已  
有李士朱震直院陳與義乞罷兼職不許起復右文殿修撰京  
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楠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  
酒務先是韓世忠遣楠陳乞淮陽功賞而楠以空名印紙增填其



其行吏士冒賞者衆為世忠所刻故黜之是月丁丑降詔獎諭既而桶言當待汝之官乃許持餘服九月己卯得旨

壬申大常少卿何慤權尚書禮部侍郎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措置營田王弗行屯田員外郎同提領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制曰嗚呼為君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中原未復不可去兵而再三發輸民力已困盱食宵衣凡以為此日者領營田之政於四方而未有太效孰能為朕趨時赴功以紓兵民之急乎爾才力治行有聞於時為即田部知其曲折其以少農遂董斯政吾將循名以責爾寔其惟勉勵克就爾庸時議者以張浚出師故專置一司措置于是賓等乞再給錢三二十萬緡應副支用每十莊募土豪充監莊假守闕副尉與免身丁依軍中例行券俟秋成日比較所收最多者正補每縣增置十莊就緒令尉各減磨勘二年州縣官避事便文之人許本司劾罷皆從之今年八月甲辰降旨

詔川陝諸州應奏及刑名疑虜等文案許制置大使司酌情斷遣用席益奏也故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繪故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公紀並追封郡王二人皆士林子也宣仁聖烈皇后之上賓也二人以遣恩自防禦使升拜留後公紀先卒及免喪公繪乃除節鉞至是其子世則數以博卞沮格遺恩為言遂有是命



癸酉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尚書 直顯謨  
提點台州崇道觀張燾守起居郎 右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台  
州崇道觀呂本中守起居舍人本中以范冲荐召還未入見詔  
曰本中李術淵源本乎前哲文采聲譽絕於搢紳更歷險夷  
遂為耆舊可特賜進士出身遂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李

仲試太常少卿吏部員外郎王廸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詔新法綾紙度牒除換給使用外今後更不給降應童行試經並  
權住三年仍自今年為始先是令諸路僧道人輸綾紙工墨錢十  
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批度牒事日歷  
源此日所上封事已言之則指揮  
必在此後也當求他書參考之

甲戌試尚書刑部侍郎呂祉給事中晏敦復並試吏部侍郎祉仍  
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 左司郎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耿自求兼權給事中 尚書司勳員外郎程克俊左朝散郎黃  
次山並為吏部員外郎 左奉議郎范璿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璿  
知甌寧縣甫踰歲士民言其治狀於州乞再任守臣魏玘以聞上  
召對而有是命

丁丑安定郡王令憲同知大宗正事軍器監丞王祖舜守尚書屯  
田員外郎時王弗在建康故中書引六曹郎官差出近例而命之

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詔書獎  
諭時右司諫王縉論唐郭子儀渾瑊皆於唐室有大功而恭慎抑



畏故能以功名終始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冒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以俟誅戮小心恭慎有足嘉尚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日之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所加足以勸有功凡勩給者必以寔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戰士宿飽而競於立功則強敵不足滅而恢復可期矣故有是賜

淮西事見六月己未  
淮東事見是月辛未

戊寅樞密院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兼都督行府都統制沿海制置副使馬擴丁母嘉國太夫人田氏憂詔特起復日下依舊治事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言比都督行府恭稟全訓措置科斂之弊以寬民力內州縣賣官告除大姓全戶

承買外如糾定象戶湊數請買之人雖已均敷若未曾送納並截日住罷非陛下勤卹民隱何以及此然全戶承買雖曰勸誘實出科數欲乞以承買納錢者令諸縣別置簿籍他日如有科斂即令參照不得更敷令以次得及之家均出湊數事不見日歷公揆又訪聞營田人假官勢力因緣為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蓄水之利強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群起攻之以為盜斯民無訴有失朝廷本意也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耘鹵莽欲償其費奪民之稼以為己功侵魚攘劫無所不至望下營田司頂行戒約皆從之

己邗翰林李士朱震乞廢靖州為縣上曰前朝開拓邊境似此等



處尤為無益趙鼎曰非徒無益且復傾數州事力供輸不暇至今  
為害上曰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儻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  
用當時首議之臣深可罪也乃命本路帥司相度後不行日歷震  
此月已丑行下尚書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行左司諫公輔甫至  
疑是差十日行在上召見而命之 監察御史黃珪罷為尚書刑部員外郎御  
史臺主簿閻邱昕守監察御史 故奉議郎贈直龍圖閣張庭堅  
加贈右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恩澤以其家援例有請也

庚辰宣慶使明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宮觀日下出  
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銳意其未戢力言於上前是日上謂  
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寢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上威斷

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總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

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鵠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

得而上之

偽齊錄載偽詔云江南依前做做宣和間所為寵任內

并鶴鶉鴉鵠之屬與馮御藥寺今恣受賄賂官負受差遣者往往尋買妾

聞益交關外事即斥去之則豫之誣罔聖德可謂無忌憚者矣其一

書頗行于世故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暖昧然

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

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

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

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  
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



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

目正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此以日歷趙鼎事實喻

記謂鼎與張浚同進呈則誤按此時浚在淮上疑劉綱自行府繳

奏而鼎進呈耳熊克小歷稱趙鼎意益未戢言于上前今參考書之

辛巳都省言人戶典買田宅文契昨限半年投稅仍免倍稅又斷

罪人戶徃徃樂於輸納今聞尚有未曾起限去處蓋緣原降指揮

出限別無約束詔更立限半年元降投契指揮是日行營前護

副軍都統制王彥發荆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

文通準備將趙樽等偕從焉彥未至鄂州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

使人邀請舫舟相見彥許之而俟風順即解纜張帆下鄂渚其疾

如飛飛岸觀其過舟歎伏久之而去熊克小歷六月壬子詔荆南

名襄陽帥府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為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

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乃出交政仍

起彥所未有去意弼赴入境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乃出交政仍

以行按荆南先除薛弼有已改用王庶所謂帶經畧使者乃庶

也但此時庶未到而弼先至京南交割耳所云彥未有去意及八

字軍不樂赴行在他書

皆無此說更當考詳

壬午左承議郎陳康伯行太常博士

癸未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 淮西宣撫司參議官韓璉兼都

督府隨軍轉運判官以張浚言見修濠州城須官措置移運也

乙酉責授忻州團練使王仲薏復左中大夫與官觀仲薏上疏稱述

宣仁聖烈皇后定策之功且訟父珪不忠之謗故有是命

戊子侍御史周秘乞諸路踈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贓合用供證者



本身雖無收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按劾從之初上既從朱震王縉之請命諸路釋拘繫之人而秘謂命官犯罪先推干證今一槩釋之恐獄吏舞文縱釋賊吏故有是請後數日中書舍人董弇復言諸路見勘命官公事二百二十四其間姦賊不法等罪為數百二十有一有及三四年未決者干連禁繫死於狴犴不知其幾何人望令諸路憲臣詳加檢察按其滯繫以副陛下欽恤之意乃命刑部申嚴下行弇奏請在八月丙申

癸巳詔川陝監司守倅內係宣撫司便宜所差未受朝廷告敕之人日下並罷用都督行府奏也行府又奏宣撫司自罷黜陟後以雜功遷轉將士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取索改正若委有勞績

令所屬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賞內有出川歸部之人令吏部依濫賞條具申省皆從之 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

知利州郭浩為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知金州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邵隆知商州並以所部軍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陝宣撫司仍令隆聽浩節制經畧商虢金均房安撫使柴斌俟浩至日赴都督行府涇原經畧使楊政兼權利路經畧使專管本路戰守軍馬事務 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令再任用席益奏也 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兼淮南漕運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兼行府主管机宜文字提領市場務張澄陞直寶文閣充轉運使他職如故 直徽



猷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進職二寺忠翊郎閣門祗候吳扶忠訓郎吳撝並為右承事郎扶撝皆玠子也

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奔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己而復詔進鵬奔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否但當留意宰相耳鵬奉再任廣德軍在是月己酉詔營田課子除椿出種子外且令官收四分客戶收六分次年己後即中停均分自今請佃莊做此用都督行府奏也

乙未諸王官大小學教授蔡安疆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名為宗世補環衛官以奉祭祀著于甲令然自艱難以來宗籍散闕所存無幾立嫡以繼漫不可推今諸王之祀十年不供願詔有司考諸王之世酌情之宜選屬近而行尊者各一人補環衛官襲封公爵奉祀不怠詔禮部討論權戶部侍郎兼權禮部王傑言太常寺令封爵以嫡而安疆所乞屬近行尊一節不應襲封條令難以施行事遂止

是月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



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日民困不擇令大畧謂今內侍猶以奢侈相  
勝賓友燕集尚有宣政之餘習遠而將帥各以富貴自矜財用節  
于陛下。一身所省幾何而蠹於天下安得不匱。高祖親奪韓信兵  
柄於成臯。光武躬拒尋邑。大敵於昆陽。繫海內之望。消未萌之釁。  
不得不爾也。獻帝則失之矣。曹操威望隱然。震赫而天下推曹漢  
鼎。潛移矣。豈非獻帝不能收攬威福之柄所致歟。今日之事。若諸  
將過江分道並進。臣願陛下移蹕建康。親臨六軍。料敵督戰。非常  
之功。盡歸陛下。四海之望。復安往哉。西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  
設亭障。唐太宗分置府兵。而關內居二百六十有一。藝祖平定天  
下。養兵止二十二萬。而京師十萬餘。皆明乎內重外輕。強幹弱枝  
之勢也。今禁旅單寡。將領怯懦。卒有蕭牆之變。何以待之。欲乞以  
五大將軍各取五千人。更番直衛。在諸軍未為妨事。而禁衛益二  
二萬五千人。則心腹無患矣。仍別選智謀威望。可以服衆忠義。誠  
實果於衛上者。為殿帥。庶幾首尾無顛置之失。侍從之官。其任宜  
久。今也。凡應是選。權侍郎者多。不俟及二年而改。除正任者多。  
患久次而求去。其請外也不在于方權之時。而常在正任之後。皆  
為身謀也。非為國計也。欲乞重侍從之選。必可與共圖興後之人。  
然後用。既用矣。非有大過弗聽。便私而去。苟故為異議。以冀退罷。  
亦察其姦。而明正典刑。以為背公營私之戒。以近事觀之。如造交  
子。賣戶帖。批度牒。或方行而遽罷。或既行而旋易。大抵皆因一人



建言以為可行而遂行又因一人建言以為不便而遂罷雖見否而草尚愈於遂非而不改然政令之不一所損於治體亦多矣故乞今後每創有建明事送尚書省集侍從臺諫本職官會議委侍從官一員同左右司董其事謂之審議司具可不可之因以稟宰相宰相判其是非取旨行若猶有疑為不憚再議必歸於是而後已今諸將行軍喪師失地而未有罰收復殘破之空城則寺第推賞以目今在蜀一軍言之一年保守和尚原朝廷賞其功矣大將增封加爵而全軍轉五萬官資又一年復失和尚原大將不聞有敗績之責而餘兵不復褫一官一資是以敗為常以無勝負為功不復為恢復之計矣今乞大明誅賞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使人人知所勸畏則功無患乎不成今諸大將爵居師保之尊權視輔弼之重擁強悍之兵以自衛奪生靈之財以自豐所欲賞者雖無功人得冒處而不疑所當罰者雖有罪彼且保全而不問大臣畏避而不敢斥諫官指陳而未嘗行方茲多事未可卒治臣願陛下以漢高祖武帝先主為法以唐明皇為鑒徐以計銷其勢使之由而不知庶無肘腋之虞矣自古取勝之兵在精而不在衆今天下之民力困於養兵而兵籍之數類皆無實且以蜀中論之都運趙開應副關外軍糧紹興五年之數比紹興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四年一倍每歲倍索稍有稽緩直申朝廷遂云誤國夫糧所以贍兵必兵倍增然後糧亦倍增未聞其逐年益兵也度其私心蓋謂



倍索糧數必有虧額恐因寇至兵潰欲移罪於漕運之臣其自謀則善矣如社稷生靈何臣愚欲乞選擇文武官各一員按閱諸軍之兵其有年五十以上者汰之雖年未至而有疾者亦汰之則勇者存而怯者去怯者並押送營田所收管願歸農亦聽歲用之費必十省六七矣今大將統兵各十數万號令不行士卒不練賞罰不明欲乞詔文武有李識通曉軍政之人考古兵法可施于今者勒為成書頒之軍中上下遵守庶幾兵皆可恃動而成功陛下施行臣所陳汰孱兵之冗食去軍帳之虛名廣克儉之風行勸農之寔而又減官祠之俸察軍功之濫省不急之官則用度節財有餘斂取有經矣凡官私之須莫不出於農奈何閱日浸久上之人無一語及農非特不勸督也又從而推沮之接送官吏之上下農也在任者給親朋之負重農也遞兵不足而般運官綱亦農也一方有驚而負兵器賫行糧亦農也至若公家賦斂私門租課一有不足或械之囹圄或監之邸肆纍纍然如以長繩聯狗彘獄吏執箠而隨之路人灑涕為之不忍而州縣恬然不恤為民者何苦而為農乎今殘破州縣不耕之田豈可勝計流民散徙而為盜賊盜賊招安而為官兵官兵復仰給於縣官田野半空賦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衆上下困竭職此由也比者朝廷建營田之官行營田之政施之淮南固亦宜矣若無行於遠近州縣則民之復業者為營田之兵所擾是以欲歸者不敢被擾者復去非特無益而有



害之欲乞營田只行於江北所江南民未歸業處詔守令誘勸百姓歸業有力者令其自營無力者官為假貸以招復逋逃勸課栽植之多寡為守令之殿最如是則田野闢而倉廩實百姓足而國計豐矣民為邦本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欲令得人其術有五曰遴選曰重權曰量才曰久任曰勸沮不拘資格必唯其賢在內委省郎以上在外委監司知州歲舉一名注籍吏部有闕照鄉貫路分差注仍赴堂審驗然後給勅委縣令稽考佐官之勤惰上下半年申州及監司稍假以權俾佐官協力逐路審訂煩簡分為四等應奉官充縣令者亦等別之盡以三年為任未滿不得遷已滿而民願借留者聽再任凡成任則具考課條中事件而別為三等政績優異者擢以省臺寺監之官次則與增秩次則與減年政績無聞者退歸選部不得復任縣令貪冒無恥則放歸田里永不叙用行此五等而縣令不得人者未之聞也長源書凡六千餘言其大要如此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六院倉場庫務編修刪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別具差遣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塗自即吏而上莫匪遴選其下則有寺監丞一寺蓋以待資望未深初召用者率三四人守待一闕使其才可用將試之於數年後是始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畧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遲羈旅終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迪功郎權滁州軍事判官林珣特改右承務郎以荐對也  
權戶部侍郎王俛言近年以來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翫習



太甚恬不為意且以事干財用者言之有坐待措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買錢數是也有責令椿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寔者逃閤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宜額擅使獻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牽催他司究治鄰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于懈慢或出于無術故頑者付之以不報黥者雖報而不書其視符命蓋蔑如也欲望明詔大臣應諸路監司廢弛鹵莽乖謬出限違欠等事令六曹類聚申尚書省委官看詳擇其尤甚者顯責一二自餘嚴立之期尚或稽違必罰無赦庶幾少儆外服以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尚書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黥責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廸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脚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間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還為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尚書省

己亥觀文殿李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名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李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切惟光為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社稷澤



在斯民今奉祀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卹昭示四方為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目今止有族曾孫宗名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名權主光祠特與添差就近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絕如此朝廷特恩不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稹為嗣而稹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于人者得于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寔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即欲畧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或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於是冲褒為十朋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觀文殿李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于台州年三十七訃聞贈特進輟朝三日今所屬量給葬事

庚子集英殿修撰樞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督



行府主管机宜文事熊彥詩抚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礼部侍  
郎何慈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之 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  
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二圣北征遠  
在沙漠願陛下跣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  
父兄之讎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姦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  
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削平僭乱  
俾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庶幾復還兩宮得以盡  
問安侍膳之礼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  
誠意惻怛孚于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  
即凡一金之細一縷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猾胥並緣  
為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罰而勿赦儻能體國愛民抚循不擾  
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庶幾與民休  
息盡罷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于此願陛下  
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是宗社之福生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  
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三品服令尚書省以其奏疏  
修寫成圖進入 白身穆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州都酒務  
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敵情來告故官之  
饒州童子梁瓊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瓊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  
親六發四中 直秘閣王庭秀卒  
辛丑選人文旦循二資進士崔岩補上州文李岩子方子也先是



上遣中使持子方春秋解命李士朱震校正而中書以旦所上春秋要義付震看詳震言旦博採衆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李積之歲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誦孝專意著述自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故有是命子方已見建炎二年六月

癸卯徽猷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寺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徽猷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先是開復與制置大使席益不和咸抗疏乞將舊來宣抚司年計應副軍期但發輟之情咨爾有官各

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來歸浚到行在所見九日甲辰張浚放告謝蓋浚以內引故修注官不書也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臯擊之擒

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李累卒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與十策請車駕視帥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謀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趙鼎事寔報寔有南窺之意乃議前期幸平江就近應接張浚先在江上已令張浚城盱眙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堅欲為之鼎以其行府措置不欲力爭每為上陳其利害云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

泛支降錢穀差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



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修武  
即王恪為閤門祇候知隨州 海賊鄭慶鄭廣並補保義即慶受  
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差

乙巳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潛以所部精銳  
千人扈從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府彈壓兼治殿前馬  
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慤引嫌力辭  
故有是命 左朝請郎知巴州勾濤為尚書兵部員外郎濤新繁  
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冲荐得名濤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  
祐之法次奉元祐之政既用其法當究其意既究其意當行其寔

上稱善 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為巡幸隨駕都轉運  
使 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  
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

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趙姓之遺史云  
秦檜為行宮留

守張浚荐之也初與孟庾皆除留守而同為觀文殿學士庾以先  
除欲居檜上檜曰檜嘗為宰相公執政耳檜宜居上爭久不定奏  
取旨乃以庾為副按二人同日並除而檜先入謝庾後數日方至  
又除目已帶同字八月丁巳續降旨秦檜孟庾並日下供職與姓  
之所云不 詔景靈宮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礼俟還臨安日如舊  
同當考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于君臣堯舜之至仁  
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



國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  
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度其乃職謹俟朕  
行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第四副將武經即楊再興引兵復西  
京之長水縣右中大夫提奉台州崇道觀黃潛厚卒詔侍從  
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侯先往平江措置于是兵  
部尚書劉大中翰林李士朱震侍讀李士范冲中書舍人陳與義  
董弁工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秘左司諫陳公輔右  
司諫王縉監祭史御史趙渙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負外  
郎徐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編修官孫汝翼吏部負外郎  
黃汝山鄭士彥戶部負外郎周聿比部負外郎薛徽言太常少卿  
林季仲博士黃積厚皆從仍以大中魚樞文禮部尚書霈魚樞戶  
刑部侍郎又命秘與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  
錡與管軍解潛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負外郎范直方皆為行府  
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  
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鄉左司  
負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按耿自求  
此時以左司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

府世將引疾乞祠章再上乃命出守

庚戌廣東經畧安撫使連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



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訖以聞從之 吏部尚書魚樞翰林李士魚侍讀孫近充龍圖閣李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徽猷閣

侍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為漕臣逢汝霖寺不法至是獄成法寺當昌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詆汝霖寺不法至是獄成法寺當昌

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秉義即以鄧洵仁繳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為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

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

事祖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駕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差之奉不遇隨宜切恐所過州縣帶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

夫煩於調發飲食膳差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為已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為侈費若排辦大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宣抚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秘閣修撰四川轉運使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為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寺禁錮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為陛下收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寺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寺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為說



其所斥已者盡誣其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皇上之意也執中黨籍餘官第七十五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于温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洳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餘人杖一百有蔭人仍不用蔭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間如此行之日歷無比今以十月

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尚書省應給降勅劄並依舊式給降內勅添用中書省六曹諸官司申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請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文舍進入用寶降奏出狀不候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直徽猷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危駕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皆所未暇故也左朝散郎馮檝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庾入見命坐賜茶 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即仍賜  
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理宜優  
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奉萬壽觀韋淵為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  
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納  
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  
絹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二石部  
勘當到事理日歷不書今以九月十七日王縉乞不收頭子錢筭  
子并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別立米價指揮增入也

白身吳琰補保義即琰玠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 是日監  
察御史劉長元西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

之道莫先於覈寔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矣愚  
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子孫皆可用臣  
恐其失近于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矣夫以房元齡為矣相而  
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况不逮  
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矣乎苟曰盡矣則不矣者冒濫于其  
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  
恐其失近于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弒晉文公  
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  
湛迺復中宗之良佐况不為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苟  
曰盡愚則矣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奪矣臣嘗究前代明君之



選任吳臣之進戒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為要凡親賢臣遠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親小人遠吳臣則國無不衰替其所謂家世寔不繫於人才之矣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論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使為亂其故何哉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為臣敢併持是說以為獻伏冀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為先而濟以駕馭之術勿拘於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內智能才得之士使四面交歸不復它往則矣者皆無遺而治道與矣

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所恠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孝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寔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於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直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寔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不知何以去遠小二字制曰御史耳目之寄自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李術膚淺嘗謂其恬退不競擢寔臺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一付之



公議汝為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惡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昏懵無知者乃若引用事寔尤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宜處斥歸銓選往莅權征循省之餘勉思李問熊克小歷止稱上殿官劉長源蓋不考真為御史也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即官外舊止有職錢添給至至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為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仍與右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進義校尉陳晟為承節即以都督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珪還朝乞推恩也武節即王達除名虔州編管達崑山人以朱勛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詬詈邑宰法寺

當私罪杖該息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責右奉直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安邦迨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在中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賈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勾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虛負罪責而撫諭官劉子羽寺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目稱邪端坐廨宇一向弛慢故貶

壬戌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為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劉守孟庾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錫衣帶鞍馬而庾亦以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講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旨詔左司即官樓焯兼



樞中書舍人書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樞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樞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檝兼樞右司員外郎兼樞給事中並行官職馮檝兼職據檝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辭免轉官狀結銜如此而日歷不書當求別本參是日偽齊遣兵掠鄧州之高安鎮於是守臣武德即閤門宣

贊舍人韓適坐降一官適十一月壬辰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並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及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觀文殿李士行官留守秦檜言伏

親陛下親御六軍往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猥蒙召用切願扈從銜輅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敵累年敵國詭計稍知之二賊豫狂謀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孟庾有已試之效其人詳諫練慎密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秘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真徽猷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九成言父老乞侍養故也右中奉大夫知郴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補獲宜章土寇之勞免文解而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言祖宗以來監使知通親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草冒濫乞明行下和卿遂罷

甲子廢白州為博白縣隸瓊州龔州為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



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賞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韋淵特許赴行在

是月詔權貨三務歲守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錢居

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為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二

千一百五十六萬有奇乾道六年三月癸丑立額左宣教即遂寧府府李教授程敦厚

應詔上書且獻所注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教敷寔正俗練兵

生財專任廣聽審處慮大畧言教勢方堅吾寧未復於兩河而不

忍輕用於民力願汰冗兵節浮費又言宰相有好功之志非社稷

之福願陛下加意審慮寧拙而遲無速而悔又上趙鼎書言今日

之事戰未必為是和未必為非要不可令教執其權而反以制

我鼎亟稱之張浚曰姑試而用未晚也乃除通判彭州敦厚之元

孫也之元眉山故人故衛尉少卿敦厚上書以文集行狀修入而不

且附此月末當考得其時按今年六月下詔求矣言八月張浚始自行府還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過執  
黃旗報捷者乃湖口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  
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晟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  
五萬斛上已登舟召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  
諸將各據要害雖為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  
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 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  
補下州文季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  
也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其儲侍擾民詔轉運使張匯究寔匯言渙之和借塗金溺器至十收辦衛士五千人食用肉直千緡而止償民三分之一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己巳次皂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各賞典欲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驕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為我用二口斯民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政汝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上次秀州 直秘閣王暎韓琰並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 樞殿前司公事解潛帶御器械提本宿衛親兵劉錡各罰銅八斤坐以不經御史臺印驗旗號舟船於禁衛內乘使為侍御史周秘所劾也 起復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摧鋒軍統制韓京領和州防禦使以掩殺嶺南諸盜之勞故有是命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次吳江縣 平海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蘭

整樞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行宮供職 是日偽齊故相張孝純

遣其客薛節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

等二十餘人待以殊礼孝純自言得其陰謀孝純書云蒯挺訪臣

宗帝御書云酷好黃庭堅墨跡東宮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黃

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與王開道等效李務令精肖不久與

相公別矣臣方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匕首微行又言金人於沿

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得以肆其狼毒矣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為戎器者以厚直償

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旦暮乘風北濟而

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儻利於吾彼寧不為之禁豫大悅遽罷通貨

場又言豫遣使封廣王事見三年羅誘上南征事見四月盧偉卿乞

師李成獻策事並見四月徐文犯通泰事見三年防俠士禁商販之

可軍器者並見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勒之浪道持劉豫之

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

望王師之來爭為內應以贖前罪惟孝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

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

不可免漸事見二年故孝純及之孝純所上之書偽奔錄有之不

于今十年以年計之當是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

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西犯皆在三年教出助兵李成獻

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豫未入犯之前今且依徐慶莘北盟

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偽尚書左僕射按偽奔有左右丞

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癸酉上次平江府以水門隘不通御舟乃就輦于城外百官朝服



乘馬扈從至行宮賜百官沐浴三日

甲戌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乞赴行在扈從優詔不許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上特宴世忠令入內侍省都知黃冕

押伴上督世忠進兵世忠不從

此據趙姓之遺史日歷不書世忠入見但于今月書世忠辭免御筵

今併附此起居郎張燾兼權給事中

秉義郎郭彥卿忠翊郎行營

中護軍準備將韓瑤並為閣門祇候以彥卿自北來歸而張浚言

瑤向在川陝宣抚司嘗獻陳法頗有可采也

武翼大夫閣門宣

贊舍人添差洪州兵馬鈐轄王才令再任

戊寅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抗問江東淮西宣抚

司諸軍家屬之在金陵當塗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負面對

已邛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謬國科歛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今日

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不愧也

詔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與

制置大使司及川陝宣抚司行移並用申狀書檢不繫銜始趙開

于兩司並用申狀至是改之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腿之疾者得陛下所賜

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

脉終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

也詔臨安府百司移行並增行宮二字行宮留守司奏以秘

書少監吳表臣兼參議官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兼詳議官秘

書省正字胡瑄兼主管機宜文字又請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袁



復一趙令結並兼幹辦公事大理寺丞吳彥章準備差遣皆從之  
復一以十月己亥令結以十月己未彥章以十一月庚辰奏碑今聯書之 詔四川應上供內藏封樁  
寺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都轉運使李迨請也一日封樁  
禁軍闕額錢二曰減罷吏人請受錢三曰耆戶長雇錢四曰經制  
頭子錢五曰贍李租課錢於是歲撥提刑司錢八十九萬後四日  
迨始辭行

辛巳詔龍圖閣直學士汪藻所辟編類詔旨官二員並理在任月  
日俟成書投進日比附自來修書體例取旨推恩 右朝請大夫  
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聰問直秘閣以樞密院言聰問在  
閩中招捕海賊鄭廣宣力故也又賜福建安撫使張致遠詔書獎

詔

致遠賜詔在十一月是年甲申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寔錄  
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  
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寔錄考其議論多有  
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  
事寔欲以辨誣為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送至行在付冲  
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却發回史館庶幾不  
致妨廢從之 鑄行在所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印 岳飛以  
孤軍無援復還鄂州 是日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  
固辭新命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敷遣



煇始就道固時已有罷命俄除知開州固除郡在十月辛丑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

焚香 詔嗣濮王仲湜安定郡王全應交互赴行在 武奉童子

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行宮戶部賜帛寵之自昭江

山人也 直秘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李健知宣州 降授右朝

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彥欽知婺州降授右朝奉大夫直秘

閣范正已知衢州彥欽等始為吳玠所劾送潼州府治罪而中書

言別無合勘理事故以郡守處之事祖在去是日左司諫王縉

入對乞江浙人戶預以米斛折納紬絹者抵斗交量勿收耗凡頭

子糜費之類皆捐之翌日如所請行下時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

言今陛下所以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繼戎或

處而秉軸交修改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所不相及則初

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

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縉疏在此月而不得其日因縉上殿附見

乙酉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

制權都督府參議軍事王彥免持服彥行至鎮江遭母憂上疏乞

解官不許仍趨還引對時左武大夫康州刺史种潜為彥中軍統

制官從至行在詔潜領文州團練使亦以金帶錫之潜師中子也

彥入對潜遷官並在十月丁酉

丙戌故左宣義郎右芳特贈一官芳元符末為太季正坐上書入



邪上尤甚籍停官興元羈管至是用其家請而贈之。詔宜州守  
臣魚帶提點買馬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樞戶部侍郎王傑寺上紹興重修祿秩新  
書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鏤板施行詔傑落樞字敦復  
與離所提本詳定官各進一秩在所刪定官遷秩者一人選人改  
京秩者五人其後傑再辭乃止遷一秩三省戶刑房已下減磨勘  
年有差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傑應副  
張俊軍錢糧子諲與後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壻也故改  
命之尋詔子諲與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俞傑兩易子諲乞還政

不許

子諲與俞傑兩易在十月庚子  
致仕不允在戊申今聯書子

命戶部員外郎霍蟲就鄂

州置司專總領岳飛一軍錢糧

左承議郎新提本兩浙西路常

平茶鹽公事計有功充都督行府寫機宜文字

己丑徽猷閣直學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趙子洎陞寶文閣直學士

以中書言子洎應副岳飛大軍及行府官兵錢糧無闕故也轉運

判官逢汝霖令再任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

州李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有李行累名不至 右朝請大夫知

處州呂丕問直秘閣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直徽猷閣知衢州

吳草各進一官以三省言丕問等究心郡政吏戢民安故也 溫

州進士張願名赴都堂審察願瑞安人以歲旱民飢率鄉人就陶



山湖之側築陂儲水溉田萬餘畝小民就食者且千人龍圖閣李士章誼時守溫州上其事于朝且言願素有文行衆所推許乃有是命

庚寅直秘閣秦梓知台州尚書左司郎耿自求言竊見祖宗以來內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願詔天下諸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足禁衛兵額次招上中禁軍仍寬以數年之限歲選強壯及寺之士以充其額詔樞密院措置是日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偽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曰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為己有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金太宗晟以為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及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偽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今改封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大兵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鄴為行臺右丞誦議軍事戶部侍郎馮



長寧為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

據李大諒

此時為偽中侍大夫安

化軍承宣使知鄭州 孔彥舟闕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

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  
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  
之偽詔榜示指斥奎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後謀報豫扶金兵來  
寇主管殿司公事揚存中在淮堆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  
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禦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  
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在楚湖北宣撫副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了不相及獨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車  
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辛卯中書舍人董弇言陛下雖當巡狩必載廟主然近歲時享徒  
以有請勿殺牛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今陵寢尚淪偽境歲  
時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太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情文始稱  
願明詔禮官奉行以稱陛下祇事神靈之意從之 都督行府擬  
定盜賊徒中自相招誘出首賞格五十人已上守闕進勇副尉三  
千人忠翊即凡十寺仍並賜銀絹有差

壬辰上論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

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為諫書耳

何補龜鑑高宗之崇

索鞅風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李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  
務李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近而他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



去取皆並治道唐鑑正可為一諫書耳

左司諫王縉言竊見軍

是以帝王務李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降指揮官戶並用編戶  
所以寬下民也諸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求於貴臣之門改為  
墳院乞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免墳院之  
名蓋緣官戶豈得獨免哉况又前宰執負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  
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均之下戶非官戶同編之意  
也詔戶部申嚴行下 左朝奉郎林叔豹知饒州叔豹為御史坐  
秦檜累久斥至是稍復之 進士何疇獻孫子解語賜束帛  
癸巳翰林李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間入城都  
犯邕管名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雋諸郡

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  
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還其直  
却馴象賜勅書即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  
為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為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  
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為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  
寔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  
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猥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  
漸減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劄與廣西帥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 石朝散大夫提

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秘閣上名璨入對乃有是命初

除不帶茶字當時張澄改  
除乃并以茶事歸監司耳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

人招填禁軍闕額 尚書右僕射張浚言昨今兩浙江東州軍勸

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

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從之

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趨數希賞却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寔如

無抑配擾人即如前詔 中書所奏在  
是月丙午 秉義郎李綱特除名送潯



州編管網入內王門也永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部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網不法下大理獄具坐嘗與光世交通光世為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其五十金法寺當網贓罪徒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網後死于貶所趙之中興遺史睿思殿祇候李綱者能詭詞善小說主養飛禽呂願浩在都堂聞飛禽百數百其聲如音樂問之曰鶉鴝也詰其所主曰內侍李綱所養每鴝有金銀其足又有鷹鴝之屬甚衆皆御前者願浩不樂明日奏之詔網送吏部應主管飛禽有官人皆與遠惡州指使網遂居于金壇之別業網嘗為劉光世承受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願浩聞之下大理寺除名勒停潯州編管死貶所姓之係此事于紹興三年二月據網案款稱紹興四年十月內差充承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則其送吏部不應在三年亦非由願浩所奏也此事恐與今年八月庚辰馮益事相關按日曆八月十一日戊午中書門下省勘會李綱昨在內侍省日公受賄賂所為不法有旨令大理寺勾追根治具案聞奏是時張浚自行府初還朝故知同鼎奏請也如喻樗所記張浚乞斬馮益事亦恐或

在此時今併姓之所云

故朝散郎游議特與一資恩澤議師雄

附此須求他書參考  
孫也靖康中為河北轉運判官真定之破議在城中至是其家援例求恩且引侍御史周秘為證秘言嘗與議同在圍中而不知其所以死特錄之

丁酉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還行府供職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金人服于河南諸處千百為群人皆疑之以金偽合兵而至淮西宣抚使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于左僕射趙鼎欲還太平州又江東宣抚使張俊方駐軍泗州督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眾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名



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浚及光世曰賊豫之  
兵以逆犯順若不巢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  
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  
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浚大畧欲退師還南為保江  
之計不必守前議趙鼎事寔曰鼎移書張浚令張俊楊沂中兩軍  
併力勦滅麟猊二賊然後移軍建康固守江上  
以待後事來者謀者言二賊之後金兵不斷知兵者亦謂金使麟  
猊為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支梧不暇矣鼎復以書與浚  
云使張楊協軍掃蕩之敵騎未必不望風而遁蓋兵家之勢如此  
折彥質亦以書言之尤切鼎為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者也因令  
鼎擬定所以措置之方上親書賜浚且曰今日有數條與卿商量初  
未嘗執定決行之也其後浚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言者論折  
彥質言淮南之後首議欽兵幾敗國事生此落職亦觀望者不詳  
首尾一意投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按此與朱熹所撰張浚行  
狀及張拭所作王縉墓志全不同以史及他書考之其是鼎專為  
守江之計而浚力督諸將進兵以此異議餘具此月癸卯趙鼎呈

於是江東宣抚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  
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  
諸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  
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不可保乎今淮西之寇  
正當合兵掩擊况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  
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驚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  
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知今覽所奏甚明  
俾朕釋然無憂非知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社亦言士氣  
當振賊鋒可挫榻前力争至于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  
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上不聽乃命社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



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抚  
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俊統制  
官俊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俊不敢私諸將皆聽命

戊戌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趙姓之遺史云劉光世軍廬州聞劉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簽書樞密院事沂中質助為之請遂檄光世退軍張俊大怒遣向子諲寺督光世復還廬州林泉野記所書亦同按光世但私請于鼎無緣便降密劄許其退保此所云恐誤然張俊行狀稱鼎欲退合肥之戌名岳飛之軍東下而日歷十一月九日癸酉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則是果嘗降此指揮也姓之或有所據姑附著之更俟後甚怪之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

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上親筆付沂

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趙鼎事寔曰時鼎又督沂中徑趣合肥以

劉麟已逼合肥光世輜重已回江北人情大懼俊急以書屬鼎曰欲上親行上江上先作一指揮行下庶諸將用命鼎慮行府號令不行有失執事即白上今者軍事已急萬一少有差跌利害不細須自朝廷主其事庶使張俊事有骨肋上深以為然乃擬呈親筆付俊云有不用命當依軍從事俊乃使人懷此御筆馳往合肥見光世微出示之光世驚駭大呼諸將曰汝輩且向前救取吾首級即躍馬而出諸將卒其部曲倉皇追之麟兵方大集光世適與之遇血戰終日麟遂大敗是時非朝廷措置以御筆督之勝負殊未定鼎之誠心協濟如此而議者謂沮軍事可謂厚誣矣按日歷明年五月丁丑載上語不進軍者當行軍法乃指謂楊沂中與鼎事寔差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鄺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皋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過於前羊市